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佛教部派的分裂原因，依印順法師的說法可以分成四階段，分別是：第一階段，因僧伽內部戒律的問題，分爲大眾部和上座部；第二階段，思想上的分裂，以教義爲部派的名稱，例如說一切有部、分別說部；第三階段，依地區、寺院爲名的分裂，例如制多山部、東山部；第四階段，依教義立名，例如說轉部。¹在第一和第二階段的分裂，因對戒律和佛法教義的詮釋不同，除了分裂爲各部派之外，部派間也各自結集了屬於該部派的廣律，因此要研究各部派思想的同異，現存的六部《廣律》²是重要的材料。然《廣律》的價值不僅僅在於研究部派思想，作爲原始佛教結集的聖典之一，當中更有原始佛教的思想成份，又如印順法師所說：「促成『大乘佛法』興起的因素，是活動於『佛法』——『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中的。」³因此要探究大乘佛法興起的因素，還是得從根源著手，於是《廣律》便成了印順法師說的「屬於部派佛教，卻流露出大乘的特徵……可說是大乘佛教的序曲。」⁴是研究佛教思想發展脈絡的重要材料。

但因六部《廣律》能研究的面向太廣，非筆者於此文能一一分析論述，因此在閱讀印順法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對於書中提及：「部派佛教的聖典，『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如『本生』、『甚希有法』、『譬喻』、『因緣』、『方廣』，其中一部分，就是大乘的胎藏、萌芽。」⁵又依淳法師在《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一書也說：「在為時甚長的歷史舞台上，本生經一直有相當吃重的演出，特別是在促進大乘佛教興起的原因和實質內容上，不僅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是把小乘佛教推向大乘佛教的推進器、發酵劑。佛教有了它，才能從小乘推向大乘。」⁶因此促使筆者決定以《廣律》的本生故事爲材料，從

¹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頁 348-352

² 指《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根有律》、《銅鑠律》

³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頁 175

⁴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頁 533

⁵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頁 533

⁶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釋依淳，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276

菩薩觀、佛身觀和女身觀的角度切入，探討以下問題：大乘佛教和部派佛教真能截然的一分爲二？大乘佛教的興起和《廣律》及本生故事的關係爲何？《廣律》如何透過本生故事顯現出其推動佛教思想演進的力量？希望藉本文的論述，顯示出《廣律》本生故事確實是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關鍵，藉此確立《廣律》本生故事在佛教發展脈絡中的價值和地位。

第二節 研究步驟與範圍

首先，筆者先從《大正藏》當中的律部找出《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和《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以及從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中找出《銅鑠律》，接著根據印順法師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和依淳法師的《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二書中，所整理出的六部《廣律》本生故事的名稱，再從六部《廣律》中一一找出這些本生故事，材料的蒐集至此底定。值得一提的是，兩本書所提到的本生故事數量稍有出入，筆者依照律師所傳本生之三段式的結構：(一)當前的事緣(二)世尊說過去生中事(三)結合過去事與當前的人事，詳加閱讀後，整理出本文的本生故事數量。以下列表加以比較：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	本文整理
《四分律》	5	5	5
《五分律》	16	10	8
《十誦律》	9	8	9
《摩訶僧祇律》	28	28	28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	14	文中未提	14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昆奈耶》	5	文中未詳提	5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藥事》	2	60	49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破僧事》	48	69	69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雜事》	1	文中未提	1
《銅鑠律》	2	文中未提	2

【表一】《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和本文本生故事數量列表

在選擇材料時，本生的觀念常會和本事、因緣、譬喻相混淆，而丁敏教授針對佛教譬喻文學有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其中大量引用了《廣律》中的譬喻，

但所選擇的譬喻故事與筆者在本文選用的本生故事是有不同的⁷，雖然在各經論的定義中可以明顯的區分本生、本事、譬喻、因緣的不同，但事實上其間的關係緊密，是很難做絕對的劃分，尤其是在律部當中更是很難做區別，一如依淳法師在《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所說：「特別是在傳自於律師的本生中，因緣與本生或因緣與譬喻可以說完全結合在一起，以『本生因緣』、『因緣本生』、『本生譬喻』、『譬喻本生』的姿態出現。律部的本生都是屬於這一類，所以形成這樣的原因是，律師重視等流的因果，把前生、今世所發生的善惡因緣業果作對比的聯結，以達教育、警誡之效。」⁸既然四者的區別不大，因此筆者在選擇材料時還是以律師所傳本生之三段式的結構為主要依據，而本生、本事、因緣和譬喻的定義就成為次要的參考依據。

在確定材料之後，筆者先仔細閱讀並加以分類，材料的爬梳和分析至此抵定。接著筆者發現在材料中有許多思想的呈現會因所屬部派的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可看出佛教從部派到大乘的發展脈絡，更是作為論證「《廣律》本生故事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最佳證據，其中以菩薩、佛身和女身的呈現最為明顯，本生故事的數量也最充足，因此筆者將以這三個角度針對《廣律》本生故事進行論述。

除了從文本分析找出思想的發展脈絡之外，筆者也從部派的論書和初期大乘的經典中歸納出和《廣律》本生故事中相關的菩薩觀、佛身觀和女身觀，以理論作為基礎印證《廣律》本生故事中的思想發展，將本生故事放到思想史的脈絡中加以論述。以下將筆者引用的部派論書和初期大乘經、論列表呈現：

⁷本生、本事、譬喻、因緣定義請見本文第二章：【表三】本生、本事、譬喻、因緣定義列表

⁸《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釋依淳，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21

部派論書	《舍利弗阿毘曇論》、《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異部宗輪論》、《阿毘達磨發智論》
初期大乘經、論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十住毘婆沙論》、《大智度論》、《佛說離垢施女經》、《維摩詰所說經》

【表二】論文中引用部派論書和初期大乘經、論列表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提及《廣律》本生故事和大乘關係的有印順法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⁹。印順法師透過此書探討種種促使大乘佛教興起的原因，律中的本生也是因素之一，書中提到：「律中從當前的事緣，說到過去生中早已如此，再歸結說：過去的某某，就是現在的某人。律中所說的『本生』，通於佛及弟子，是或善或惡的。早期的『本生』，已編入原始的經律。部派分化以後，『本生』不斷的發展，著重於釋尊的前生，傳出了更多的菩薩因行。敘述的形式，採取律家的三段式（當前事緣，過去情形，歸結到現在）。……『本生』、『甚希有法』、『譬喻』、『因緣』，都是事跡的傳說。起初都不限於佛，而在部派佛教時代，都著重於佛。在流傳中，這四部的事跡，是可以相通的。……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所傳出來的，無疑是啟發大乘，孕育大乘佛法的重要因素。」¹⁰此處印順法師也肯定律中本生故事對於大乘佛教興起的影響性，但因該書著重在探討各種促使大乘興起的原因，因此是一本通論性的著作，無法針對《廣律》中的本生故事及其思想加以仔細分析。

而目前對於本生經進行全面性研究的就是依淳法師的《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¹¹一書。書中針對本生有了通盤的論述，包括：(一)介紹經師和律師所傳的本生、佛本生與弟子本生和詳說本生與略說本生；(二)說明本生興起的原因和時間，並由各地的浮雕去看本生的發展；(三)論述和介紹小乘經律二藏中各部派

⁹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70年5月初版，92年1月十刷

¹⁰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頁533-535

¹¹ 《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釋依淳，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初版，2004年二版二刷

所傳的本生經；(四)講述菩薩思想的起源、發達與本生談的關係。並依本生談將部派佛教時代菩薩的身份、修行的內容、行位等作詳細的介紹；(五)敘述本生經中的特殊思想，例如授記思想、念佛思想、十方現在多佛及多菩薩思想和廣發誓願的思想；(六)論述大乘佛教興起與本生經的關係；(七)介紹現存的本生經的集成本；(八)講述本生經在文學中的地位及其影響。《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一書對於本文影響甚深的就是論述小乘律藏中各部派所傳的本生，以及菩薩思想和本生的關係的部份，提供筆者尋找材料的方向和論述的角度。但因書中探討的範圍甚廣，對於律藏中的本生故事僅能條例式帶過，而其和大乘的關係著墨也不多，既無法多做說明，也無法從思想史發展的角度加以論述。

印順法師和依淳法師的研究無疑是對研究大乘興起之因和本生開啓了一條通達的道路，讓之後的研究者可以依循這條道路走出各自的蹊徑。因此筆者才能在二位法師的研究基礎上，針對《廣律》的本生故事進行更仔細的分析和討論，以找出其中的思想發展脈絡。

第二章 《廣律》中的本生故事

第一節 本生概說

一、本生的意義

本生，梵語 *jātaka*，巴利語同，音譯作闍多伽、闍陀伽、社得迦，意譯本起、本緣、本生譚、本生談，略稱生，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之一。本生具有一定的形式，諸多的經論也針對「本生」這一特殊題材進行解釋，以下列表說明：

【表三】本生、本事、譬喻、因緣定義列表

	本生	本事	因緣	譬喻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¹²	本生云何？謂諸經中宣說過去所經生事，如熊、鹿等諸本生經，如佛因提婆達多說五百本生事等。	本事云何？謂諸經中宣說前際所見聞事，如說：過去有大王都，名有香茅，王名善見。過去有佛，名毘鉢尸，為諸弟子說如是法。過去有佛，名為式企、毘濕縛浮、羯洛迦孫馱、羯諾迦牟尼、迦葉波，為諸弟子說如是法，如是等。	因緣云何？謂諸經中遇諸因緣而有所說。如義品等種種因緣；如毘奈耶作如是說，由善財子等最初犯罪，是故世尊集苾芻僧制立學處。	譬喻云何？謂諸經中所說種種眾多譬喻。如長譬喻、大譬喻等。如大涅槃持律者說
《順正理論》 ¹³	言本生者，謂說菩薩本所行。……若依現在事起諸言論，要由過去事言論究竟是名本生。如邏刹私經。	言本事者，謂說自昔展轉傳來，不顯說人、談所、說事……。或依過去事起諸言論，即由過去事言論究竟是名本事，如曼馱多經。	言緣起者，謂說一切起說所由，多是調伏相應論道，彼由緣起之所顯故。	言譬喻者，為令曉悟所說義宗，廣引多門比例開示，如長喻等契經所說。有說此是除諸菩薩，說餘本行，能有所證示所化。

¹²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二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六六〇上

¹³ 《順正理論》卷四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九冊，頁五九四下

《成實論》 ¹⁴	闍陀伽者，因現在事說過去事。如來雖說未來世事，皆因過去現在故不別說。	伊帝曰多伽者，是經因緣及經次第，若此二經，在過去世名伊帝曰多伽。秦言此事過去如是	尼陀那者，是經因緣。所以者何？諸佛賢聖所說經法。要有因緣，此諸經緣，或在修多羅中，或在餘處，是名尼陀那。	阿波陀那者，本末次第說是也，如經中說，智者言說則有次第，有義有解不令散亂，是名阿波陀那。
《大般涅槃經》 ¹⁵	何等名爲闍陀伽經？如佛世尊本爲菩薩，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作鹿、作羆、作麀、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諸如是等行菩薩道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何等名爲伊帝曰多伽經？如佛所說：比丘當知，我出世時所可說者名曰戒經。鳩留秦佛出世之時，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時，名曰法鏡。迦葉佛時，名分別空。是名伊帝曰多伽經。	何等名爲尼陀那經？如諸經偈所因根本爲他演說。如舍衛國有一丈夫羅網捕鳥，得已，籠繫隨與水穀而復還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緣，而說偈言：「莫輕小罪，以爲無殃；水滲雖微，漸盈大器。」是名尼陀那經。	何等名爲阿波陀那經？如戒律中所說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經。
《大智度論》 ¹⁶	本生經者，昔者菩薩曾爲師子在林中住，與一獼猴共爲親友。獼猴以二子寄於師子，時有鷲鳥飢行求食，值師子睡，故取猴子而去住於樹上。師子覺已求猴子不得，見鷲持在樹上而告鷲言：我受獼猴寄託二子，護之不謹，令汝得去，辜負言信，請從汝	如是語經者有二種：一者結句言「我先許說者今已說竟。」二者三藏摩訶衍外更有經名一目多迦，有人言目多迦。目多迦名出三藏及摩訶衍。何等是？如佛說，淨飯王強令出家作佛弟子者，佛選擇五百人堪任得道者，將至舍婆提。所以者何？以其未	尼陀那者說諸佛法本起因緣。佛何因緣說此事？修多羅中有人問故爲說是事。毘尼中有人犯是事故結是戒。一切佛語緣起事，皆名尼陀那。	阿波陀那者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如中阿含中長阿波陀那經，長阿含中大阿波陀那，毘尼中億耳阿波陀那、二十億阿波陀那解，二百五十戒經中欲阿波陀那一部，菩薩阿波陀那出一部，如是等無量阿波陀那。

¹⁴ 《成實論》卷一，《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二四四下一二四五上

¹⁵ 《大般涅槃經》卷十五，《大正藏》，第十二冊，頁四五一下

¹⁶ 《大智度論》卷三十三，《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三〇七上一下

	<p>索。我爲獸中之王，汝爲鳥中之主，貴勢同等，宜以相還。鷲言：汝不知時吾今飢乏，何論同異？師子知其叵得，自以利爪擱其脇肉以貿猴子。又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痿熱。菩薩爾時身爲赤魚，自以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作一鳥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罾。水神罾法著不可解，鳥知解法至香山中取一藥草著其罾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是名本生經。</p>	<p>離欲，若近親里恐其破戒，故將至舍婆提，令舍利弗、目乾連等教化之。初夜、後夜專精不睡，勤修精進故得道。得道已，佛還將至本生國，一切諸佛法還本國時與大會諸天眾俱住迦毘羅婆仙人林中，此林去迦毘羅婆城五十里，是諸釋遊戲園，此諸釋子比丘處舍婆提。時初夜、後夜專精不睡故，以夜爲長，從林中來，入城乞食，覺道里長遠。爾時佛知其心，有一師子來禮佛足，在一面住。佛以是三因緣故說偈：「不寐夜長，疲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佛告比丘：汝未出家時，其心放逸多睡眠，故不覺夜長。今初夜、後夜專精求道，減省睡眠故覺夜大長。此迦毘羅婆林，汝本駕乘遊戲，不覺爲遠，今著衣持鉢步行疲極故覺道長。是師子轉婆尸佛時作婆</p>		
--	---	--	--	--

		<p>羅門師，見佛說法來至佛所。爾時大眾以聽法故，無共語者。即生惡念發惡罵言：此諸禿輩與畜生何異？不別好人，不知言語，以是惡口業故。從鞞婆尸佛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常墮畜生中。此人爾時即應得道，以愚癡故，自作生死長久，今於佛所心清淨故，當得解脫，如是等經名為出因緣，於何處出？於三藏摩訶衍中出，故名爲出。云何名因緣？是三事之本名為因緣經。</p>		
《瑜伽師地論》 ¹⁷	<p>云何本生？謂於是中宣說世尊在過去世彼彼方分，若死若生，行菩薩行，行難行行，是名本生。</p>	<p>云何本事？謂諸所有宿世相應事義言教，是名本事。</p>	<p>云何因緣？謂於是中，顯示能請補特伽羅名字種姓，因請而說，及諸所有毘奈耶相應有因有緣別解脫經，是名因緣。</p>	<p>云何譬喻？謂於是中有譬喻說，由譬喻故本義明淨，是名譬喻。</p>

《成實論》卷一說：「闍陀伽者，因現在事說過去事。」¹⁸此處簡單但精準的解釋本生的意義——「因現在事說過去事」，律藏中的本生也都是以此種模式呈現。世尊因眼前的事例，而說過去生之事，藉此以制律或宣說種種事件和人物因果關係。

¹⁷ 《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大正藏》，第三十冊，頁一八一中一下

¹⁸ 《成實論》卷一，《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二四五上

《大般涅槃經》卷十五：「何等名為闍陀伽經？如佛世尊本為菩薩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做鹿、做罷、做麀、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諸如事等行菩薩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¹⁹

《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五：「云何本生？位於中宣說世尊在過去世比比方分，若死若生行菩薩，行難行行，是名本生。」²⁰根據《大般涅槃經》和《瑜伽師地論》中的說法，「本生」都被解釋為世尊的前身—菩薩行事，是佛為弟子們宣說自己在成正覺前，過去生以種種身分行菩薩道的事蹟，藉以樹立典範，教化弟子。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二六：「本生云何？謂諸經中，宣說過去所經生事，如熊、鹿等諸本生經。如佛因提婆達多說五百本生事。」²¹這是說一切有部的說法，此處對於「本生」的解釋似乎較符合律藏中本生故事的形式，「宣說過去所經生事」於此不再只侷限於世尊，它是通於佛及弟子的，例如：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佛因提婆達多而說的本生就多達三十六則，其他《廣律》中的本生故事，也大多都是佛因某位弟子所起事因而說的本生，細節留待後述。

二、律師所傳持之本生

本生因經和律而有不同，經師所傳的本生不外乎是佛化了的印度古聖先賢的故事，都是於過去所傳的事蹟中，一部分直指是佛的本生，所以融攝了印度聖賢聖德，而歸納出出世的解脫，是經師所傳的本生的特色，這是因為經師特重佛陀的緣故。經師所傳之本生非此處論述重點，謹以此簡單論述。

律師所傳的本生則不限於佛一人，因為律師重視等流因果，所以傳持的本生是通於佛及七眾弟子²²的。而律師所傳的本生，大都是印度民間故事的佛化，

¹⁹ 《大般涅槃經》卷十五，《大正藏》第十二冊，頁四五二上

²⁰ 《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五，《大正藏》第三十冊，頁四一八下

²¹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二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六六〇上

²² 即七類弟子，構成釋尊之教團（出家與在家）。又作道俗七眾。七者即：（一）比丘，又作苾芻、乞士，指滿二十歲之出家男。（二）比丘尼，又作苾芻尼、乞士女，指滿二十歲之出家女。（三）沙彌，又作勤策男，

所以本生故事中的主角不限於古聖賢者，同時也擴及各類有情眾生，例如：野干²³、象、獼猴、蛇……。部派的廣律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根有律》和《銅鑠律》，其中的本生故事以《摩訶僧祇律》和《根有律》為最多，而《根有律》又以藥事和破僧事佔最大的份量。廣律中的本生故事如下：

(一)《四分律》

1. 黃金雁 2. 彌卻摩納 3. 射師·弟子·賊師 4. 小象學大象 5. 善行與惡行

(二)《五分律》：

1. 野狐 2. 學大象 3. 象師與象獅弟子 4. 射師·弟子·賊師 5. 雙雁與龜
6. 一房二施 7. 黑蛇寧死不收毒 8. 雛雉與火神

(三)《十誦律》

1. 二水獺·野干 2. 鷄·猴·象 3. 鹿王·女鹿 4. 雁王·雁臣 5. 獅子·野干
6. 射師·弟子·賊師 7. 父·子 8. 毒蛇寧願火自焚 9. 守牧婆羅門婦

(四)《摩訶僧祇律》(詳說)

1. 陶利大臣 2. 貪欲者 3. 金色鹿與王夫人 4. 鹿斑 5. 劫初人 6. 龍·仙人·金翅鳥
7. 六牙象與獵師 8. 大身象 9. 二婆羅門與羚羊 10. 名稱王 11. 婆羅門
12. 鸚鵡 13. 守齋狼 14. 杼海婆羅門 15. 獼猴與鼈 16. 婆羅門女 17. 豆主與驢主
18. 龍象 19. 鏡面王與獼猴 20. 野干 21. 獼猴撈月影 22. 長者與阿摩由奴
23. 大摩羅門與迦羅呵奴 24. 二狗 25. 鸚鵡與禿梟 26. 鳥·猴·象
27. 天女與五王子 28. 梳頭女

(五)《根有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指未滿二十歲之出家男。(四)沙彌尼，又作勤策女，指未滿二十歲之出家女。(五)式叉摩那，譯作學法女，乃沙彌尼為比丘尼前二年之稱呼。(六)優婆塞，譯作近事男，指在家之男信徒。(七)優婆夷，譯作近事女，指在家之女信徒。(〈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

²³ 即「野狐」，狐的一種。

1. 劫初人 2. 浣盆 3. 啞臂太子 4. 鵝·鰲 5. 鸚鵡·鸕鷀 6. 婆羅門·婦 7. 商人·金鼠 8. 智馬·商主 9. 獅·兔 10. 針師女 11. 羅刹國 12. 父子 13. 商主婦 14. 屠豬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1. 貪賊 2. 寶珠鵝 3. 醜婆羅門 4. 不貞妻 5. 貪食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1. 施肉 2. 轉輪王大善現 3. 五百商人建迦葉如來塔 4. 讚嘆象王 5. 獼猴王 6. 獼猴與緣覺 7. 波羅門出惡口言應以粗麥供比丘 8. 惡口 9. 惡口 10. 懶比丘 11. 無鹽米膏供養獨覺 12. 頂生王 13. 轉輪王大喜見 14. 大施婆羅門 15. 轉輪王茅草 16. 三螺摩騰迦王 17. 轉輪王大天見 18. 轉輪王泥彌多 19. 鏡面王 20. 善財童子 21. 善施太子 22. 散彈長者 23. 師子王救五百商人 24. 共命鳥 25. 鳥王 26. 鸚鵡 27. 尾提國王 28. 大龜王 29. 蘇斯那大臣 30. 商王 31. 六牙大象 32. 光明王 33. 陶輪工師 34. 畫師與機關師較量 35. 二畫師較技 36. 二仙與雨 37. 二仙與土頭 38. 畫師與雕刻師 39. 兄以石殺地 40. 二商主爭財 41. 摩納婆不施獨覺 42. 法師出言輕謗 43. 婆羅門謗先人 44. 殺人嫁禍獨覺 45. 婆羅門與二童子 46. 謗迦葉如來 47. 醫師給毒藥 48. 小兒打魚頭 49. 壯士折人脊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1. 轉輪王吉利枳 2. 三子供養迦葉佛塔 3. 梵授王與天河護 4. 豺與悖羊 5. 特牛和驢 6. 牛王和野猴 7. 大臣長子與制底迦王 8. 機關師與弟子 9. 龜與蟻 10. 金剛臂王與五藥叉 11. 慈力王與五藥叉 12. 謗迦葉佛 13. 智賊與兒 14. 寂靜女惑仙者 15. 緊那羅與緊那羅婦 16. 村女誑母 17. 六日之罰 18. 貧人施供辟支佛 19. 剃頭人 20. 剃頭人 21. 發願持律第一 22. 彈打辟支佛 23. 善數學 24. 雉雞落地 25. 醫師 26. 兩兄弟 27. 迦葉如來弟子 28. 摩那婆學得神呪，為無恩故呪力退散 29. 無智樹神與賊人果，不與仙人果 30. 子(善德)知父之意 31. 象與仙人 32. 無恩溺人與金色鹿王 33. 花鬘惡

人與獼猴王 34. 無恩師子與啄木鳥 35. 採樵惡人與熊 36. 採樵惡人與熊
37. 無恩病人與國王 38. 惡行王子與善行王子 39. 女人與小枝 40. 婆羅門與捨
子王 41. 貧童子供佛 42. 二狗 43. 黑頭蟲與獵師 44. 鼠狼與鼠 45. 陶家
主人欲惡死辟支佛 46. 烏烏為金帽而死 47. 野干逐象跡而死 48. 獵師護仙
人而喪命 49. 長者子生毒瘡 50. 老烏 野干 仙人 51. 法鳥與非法鳥 52. 酬
價多者與酬價少者 53. 魚師兒與初王 54. 弟與兄(兄殺弟) 55. 婆羅門取女
(先來與後來) 56. 隨鵝不離滿面王 57. 敵千人勇健者與阿吒王 58. 野干救
師子 59. 母鹿不離鹿王 60. 野干遭象放糞命終 61. 見夢猴王與難信猴王
62. 不食菓獼猴王與食菓獼猴王 63. 老貓做非法罪，於諸眾人示現修善，而食
鼠 64. 二牛王 65. 獼猴撈月而死 66. 二仙 67. 野干顛倒是非，自立為王，
後為象踏死 68. 夫象尋婦不見，罔踏無量眾生至死 69. 車主 婦人 賊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1. 隱人・獼猴・獵師

(六)《銅鑠律》

1. 黃金鳥 2. 小象學大象

以上是由律師所傳持的本生故事，大體上結構是一致的，都是採三段式的結構：(一)當前的事緣(二)世尊說過去生中事(三)結合過去事與當前的人事。有些時候，佛會視眼前事緣，向弟子或國王宣說自己的本生事，這是佛的本生。但更多時候，都是因為某人有了某一行爲，眾比丘對於其因緣或行爲是否合宜有疑惑未能解，於是轉而請教佛，「時諸比丘咸皆有疑，白佛言……」。接著佛便開始說過去生中事，因此在《廣律》中的本生故事的開頭大都為「◎◎非但今日……，於過去世亦……」，這些大多是弟子的本生。最後佛都會以「往時(或往昔、昔時、時)○○即我身，□□即今◎◎。」因為律師注重等流因果，所以透過嚴謹的前後因果對照，如是因如是果的教化題材明顯呈現，不只是眾比丘的行爲是因果的顯現，連佛的背痛、化緣無所獲……也都是往昔所種下的因，今世必須承擔果報，如此鮮明的教化內容，眾比丘莫不懾服，佛也能依此

因緣制戒規範出家眾的言行舉止。

第二節 《廣律》本生故事之分類

一、《廣律》概述

佛涅槃之後，弟子有了數次「結集」，在經過「誦出」、「共同審定」、「編成次第」的過程中，讓佛法逐漸系統化，之後透過不斷的持誦讓佛法得以保存下來。佛教中對於結集的傳說非常的多，其中第一結集—王舍結集或五百結集，以及第二結集—毘舍離結集或七百結集，這兩次的結集是佛教界所公認的。而律藏就在這兩次結集中，逐一的完整和系統化。在結集中，大迦葉在針對律的部份，訂下了原則性的限制：「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²⁴因為有此嚴謹和保守的態度。

代表原始佛教的聖典，分為三大類：經藏、律藏、雜藏。其中「律藏」就是被稱為「廣毘奈耶」的廣律。「廣律」以外，有「戒經」，這是構成律藏的基礎，是僧團中半月半月誦說的重要典籍；也有「羯磨法」，是僧團中處理僧事的各項辦法，是從律藏中集出而成；最後，還有「律論」，是後代的律師們，對「廣律」及「戒經」等所作的論釋。

廣律是構成律藏最主要的成分，同時也是歷經根本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重要佛典。目前現存的六部廣律如下：《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根有律》、《銅鑠律》。前五部廣律是北傳漢譯，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冊中可見；《銅鑠律》則屬南傳巴利本，在《南傳大藏經》中可見。以下針對六部廣《律》予以說明之：

(一)《四分律》：六十卷，姚秦時佛陀耶舍與竺佛念等共譯於長安，時為公元四一〇—四一二年，是法藏部所結集傳持的廣律。

(二)《五分律》：具名《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共三十卷。劉宋時佛陀什、

²⁴《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十，《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一九一中

竺道生等譯，是化地部所結集傳持的廣律。

(三)《十誦律》：六十一卷，後秦時北天竺三藏弗若多羅與鳩摩羅什共譯，爲說一切有部所集結傳持的廣律。

(四)《摩訶僧祇律》：四十卷，東晉時佛陀跋陀羅與法顯共譯，是大眾部所結集傳持的廣律。

(五)《根有律》：出現在北傳漢譯的《根有律》篇幅很廣，但不完整，收在大正藏的有：(一)毘奈耶(五十卷)。(二)苾芻尼毘奈耶(二十卷)。(三)出家事(四卷)。(四)安居事(一卷)。(五)隨意事(一卷)。(六)皮革事(二卷)。(七)藥事(十八卷)。(八)羯恥那衣事(一卷)。(九)破僧事(二十卷)。(十)雜事(四十卷)。(十一)尼陀那目得迦(十卷)。(十二)百一羯磨(十卷)。(十三)戒經(一卷)。(十四)苾芻尼戒經(一卷)。(十五)尼陀那目得迦攝頌(一卷)。(十六)略毘奈耶雜事攝頌(一卷)。(十七)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十四卷)。(十八)毘奈耶頌(三卷)。以上十八部一九九卷皆唐朝義淨所漢譯，具名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是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持的廣律。

(六)《銅鑠律》²⁵：從印度傳入錫蘭，現在爲緬甸、泰、柬、寮——南方五國佛教所傳承的廣律，以巴利語書寫，這是赤銅鑠部的廣律。這部廣律，起初由口誦傳入錫蘭；到西元前一世紀，才以筆墨記錄出來。現有羅馬字本、泰文本、緬文本。日譯的『南傳大藏經』的律藏——第一卷到第五卷，就是依據 H.Oldenbergh 氏刊行的羅馬字本，參照泰文本而譯成。民國七十九年，台灣才由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出版的日譯本編譯了《漢譯南傳大藏經》。

【表四】六部廣律簡表

廣律名稱	所屬部派	漢譯者	漢譯時代
《摩訶僧祇律》	大眾部	佛陀跋陀羅、法顯共譯	東晉
《十誦律》	說一切有部(上座部)	弗若多羅、鳩摩羅什共譯	後秦
《根有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上座部)	義淨	唐朝
《四分律》	法藏部(上座部→分別說部)	佛陀耶舍、竺佛念等共譯	姚秦
《五分律》	化地部(上座部→分別說部)	佛陀什、竺道生等譯	劉宋
《銅鑠律》	銅鑠部(上座部→分別說部)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	民國

²⁵ 《漢譯南傳大藏經》(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編譯，民國79年初版)

二、廣律本生故事分類

廣《律》中的本生故事以《摩訶僧祇律》(二十八則)和《根有律》(一三九則)的數量最多，而《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和《銅鑠律》也分別占有五則、八則、九則和二則。要探討這些本生故事的思想轉折前，必須先針對故事本身進行分類。

律藏中的本生故事都有其「緣起」，都是佛因為某人或某事的發生，在此因緣下講述本生故事，一來讓弟子明白因果關係，二來也便於制律。鑒於此，就有如下的本生故事分類方式：(一)先依據《廣律》的名稱，一一陳述該《廣律》中有哪些本生故事，然後列出制緣對象和制緣事由，藉此先對各《廣律》中的本生故事所著重的面向進行論述。(二)依照制緣對象分類。因為同一位制緣對象所起的本生故事散見在各部《廣律》中，例如：提婆達多破僧的事蹟，在六部《廣律》中皆可見。透過針對制緣對象的分類，可以清楚看出律藏中的本生故事多是因誰而說，也可以經由整理，讓六部廣律當中類似的本生故事被統整起來。

(一)依廣律名稱分類

1.四分律(大正藏·22冊)

《四分律》的本生故事僅有五則，分布在第二十五卷、三十一卷和四十六卷。(一)「黃金雁」在第二十五卷是屬於波羅提木叉解說的尼戒法，該則本生故事是因偷羅難陀比丘尼拔取他人之蒜的因緣而起，透過婆羅門婦貪取黃金雁的羽毛，反而致使黃金羽毛竭盡，來說明偷羅難陀比丘尼貪饜的因果，在《銅鑠律》也出現相同的故事。(二)「彌卻摩納」在第三十一卷是受戒犍度，主要是世尊針對賈人得佛髮爪，卻不能至心供養而說的本生，故事末了世尊以「賈人當知學菩薩道能供養爪髮者必成無上道」²⁶勉勵賈人兄弟至心供養。該則本生故事篇幅稍長，蘊含許多大乘思想在其中，留待後面章節再一一論述。(三)到(五)都是在第四十六卷是破僧犍度，此處的破僧本生還是以提婆達多為主。(三)「射師、弟子、賊師」的故事在《五分律》、

²⁶《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五下

《十誦律》也有出現，應舍利弗破提婆達多而說。(四)「小象學大象」的故事在《五分律》、《銅鑠律》也出現過，應提婆達多學佛而致苦惱而說。(五)「善行與惡行」的故事在《根有律破僧事》中也可見，應提婆達多以惡教破佛弟子而說；這篇本生故事的篇幅亦不短，其中善行王子的發願和種種行爲也有大乘思想的影子，留待後面章節再加以論述。

【表五】《四分律》本生故事列表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一)黃金雁	卷二十五，頁七三六下—七三七中	偷羅難陀比丘尼	偷羅難陀比丘尼拔取他蒜
(二)彌卻摩納	卷三十一，頁七八二上—七八五下	賈人	賈人得髮爪，不能至心供養
(三)射師 弟子 賊師	卷四十六，頁九〇九中—九一〇中	舍利弗、提婆達多	舍利弗破提婆達多
(四)小象學大象	卷四十六，頁九一〇中—九一〇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學佛而致苦惱
(五)善行與惡行	卷四十六，頁九一〇下—九一三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以惡教破佛弟子

2.五分律(大正藏·22冊)

《五分律》中的本生故事也不多，只有八則。(一)「野狐」在第三卷，屬比丘戒中的僧殘法，是應提婆達多欲作佛，生起惡心詐得眷屬圍繞聽法而說。(二)到(六)則都是在第二十五卷，屬犍度的破僧法、臥具法。(二)「學大象」是應提婆達多想要效佛，假裝背痛，命令舍利弗、目連二位尊者代為開示，結果自己反而墮苦處而說。(三)「象師與象師弟子」是應提婆達多出於佛陀門下，不但不知道感恩，還僞慢世尊而說。(四)「射師、弟子、賊師」是應舍利弗以智慧破提婆達多而說，是佛、舍利弗、目連、提婆達多四人的本生故事。(五)「雙雁與龜」是應提婆達多因惡口而墮大地獄受苦而說。(六)「一房二施」是應一位在家眾先後以一房施贈羅睺羅和阿難，結果導致二位尊者起爭執而說。(七)和(八)則在第二十六卷，屬犍度的雜法。(七)「黑蛇寧死不收毒」是應舍利弗棄藥，不肯聽勸再行收回的事而說。這是佛制定比丘得以儲存藥物的因緣。(八)「雛雉與火神」是應某次野火無法滅卻，危及某

處阿蘭若，後來比丘持世尊的名號告知火神，火神聞佛名令野火滅熄而說。佛也因此制定滅野火的辦法。

【表六】《五分律》本生故事列表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一)野狐	卷三，頁十八中—十九上	調達 ²⁷	調達生惡心，詐得眷屬圍繞聽法
(二)學大象	卷二十五，頁一六四下—一六五上	調達	調達效佛反墮苦處
(三)象師與象師弟子	卷二十五，頁一六五上—一六五中	調達	調達從佛反憍慢世尊
(四)射師 弟子 賊師	卷二十五，頁一六五中—一六五下	舍利弗、調達	舍利弗說法破調達
(五)雙雁與龜	卷二十五，頁一六五下—一六六上	調達	調達以惡口而墮大地獄受苦
(六)一房二施	卷二十五，頁一六八中—一六八下	優婆塞、阿難、羅睺羅	優婆塞一房二施
(七)黑蛇寧死不 收毒	卷二十六，頁一七三下	舍利弗	舍利弗棄藥不肯取
(八)雛雉與火神	卷二十六，頁一七五下—一七六	火神	火神聞佛名而滅火

3.十誦律(大正藏·23冊)

《十誦律》的本生故事不多，也只有九則。(一)「二水獺與野干」在第二十七卷，屬犍度的衣法，所以是應拔難陀詐奪二比丘的衣物而說。(二)和(三)在第三十四卷，屬犍度的卧具法。(二)「鷄、猴、象」是應諸比丘互相輕慢，沒有恭敬心而說。(三)「守牧婆羅門婦」是拔難陀比丘復取卧具而說。(四)到(六)都是應守財象欲殺佛，只有阿難護佛不肯離去而說。分別是「鹿王和女鹿」、「雁王和雁臣」、「獅子和野干」的故事。阿難護佛的本生故事在《根有律》中也出現四則。(七)「射師、弟子、賊帥」是在第三十七卷，屬犍度的雜誦調達事，該故事在《四分律》、《五分律》中亦可見。(八)「父和子」在第五十八卷，屬二種毘尼、雜誦的盜戒餘和殺戒。是應兒比丘因愛護父親之故，在行險道時，以恩愛語令父親疾行，父比丘卻因此而死而說，相同的本生故事在《根有律》

²⁷梵名 Devadatta，巴利名同。又作提婆達兜、提婆達多、地婆達多。或作調達。略稱提婆、達多。意譯作天熱、天授、天與。為佛世時犯五逆罪，破壞僧團，與佛陀敵對之惡比丘。(佛光大辭典第三版名相釋文，「提婆達多」條，頁4960)

中也有出現，佛都認為子比丘不犯罪。(九)「毒蛇寧願火自焚」在第六十一卷，屬善誦毘尼序·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是舍利弗固執不聽人勸而說，是就舍利弗被指責不淨食而起的。

【表七】《十誦律》本生故事列表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一)二水獺與野干	卷二十七，頁一九九上—一九九下	二比丘 拔難陀	二比丘與拔難陀分衣
(二)鷄 猴 象	卷三十四，頁二四二上—二四二下	諸比丘	諸比丘相輕慢無恭敬心
(三)守牧婆羅門婦	卷三十四，頁二四五下	拔難陀	拔難陀復取卧具
(四)鹿王 女鹿	卷三十六，頁二六二上—二六三中	阿難	守財象殺佛，唯阿難護佛不去
(五)雁王 雁臣	卷三十七，頁二六三中—二六四上	阿難	守財象殺佛，唯阿難護佛不去
(六)獅子 野干	卷三十七，頁二六四上—二六四中	阿難	守財象殺佛，唯阿難護佛不去
(七)射師 弟子 賊帥	卷三十七，頁二六四中—二六六中	舍利弗、目連、調達	舍利弗、目連得調達便
(八)父 子	卷五十八，頁四三八中	兒比丘、父比丘	兒比丘以恩愛語令疾行，父比丘疾行時致死
(九)毒蛇寧願火自焚	卷六十一，頁四六四上	舍利弗	舍利弗若受必受，若棄必棄

4.摩訶僧祇律(大正藏·22 冊)

《摩訶僧祇律》的本生故事分成簡說二十五則和詳說二十八則，簡說的部份大多僅提到「如生經中廣說」、「如○○本生經中廣說」、「如○○本生經中說」，可見在此部律結集編纂之前，已有許多本生故事流行，大眾部的律師便大膽的加以運用，增加更多活潑的色彩。

而詳說的部份，(一)到(二十五)都屬比丘戒；(二十六)屬犍度；(二十七)和(二十八)屬比丘尼戒，由此可知，《摩訶僧祇律》的本生故事大多是應比丘因緣而說。

(一)「陶利大臣」是應舍利弗未有任何過患，仍請佛制戒而說。(二)「貪欲者」和(三)「金色鹿與王夫人」都是應耶舍比丘而說，耶舍比丘的母親因為獨子

出家無法生子傳成血脈，所以就以種種方式欲誘耶舍比丘，令其續種，後來佛也因此事件制定比丘戒行姪法。(四)「鹿斑」是應難提比丘爲天女所惑退失梵行而說。(五)到(八)都是應達膩伽比丘而說：(五)是達膩伽比丘犯不與而自取王家木材，爲佛所喝斥。透過劫初人的故事內容，可以窺見佛教對於器世間形成的最初樣貌，相同類型的故事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的「劫初人」也有出現，只是事緣對象變成蘇陣那羯蘭鐸迦子比丘。(六)到(八)都是瓶沙王和達膩伽比丘的本生故事，瓶沙王見達膩伽比丘被袈裟而免其罪，又或因見達膩伽具威儀而不起惡心。(九)「二婆羅門與羚羊」是應浣衣人不信旁人，結果被比丘所欺取其衣服而說，佛也因此制戒規範比丘的行爲。(十)「名稱王」則是應瓶沙王畏以刑罰罰於罪人，請示於佛而說，佛也因此制下比丘戒盜的戒條。(十一)「婆羅門」是應瓶沙王已行教令後又反悔而說。(十二)「鸚鵡」是佛的本生，說明佛爲何可以善巧方便世世說法。(十三)「守齋狼」是應長老比丘意志薄弱，沒有恆久堅持而說。(十四)「杼海婆羅門」是比丘蒙佛恩，而能精勤不懈，終獲大果報的本生故事。(十五)和(十六)都是優陀夷的本生：(十五)是優陀夷蒙佛得以脫救，(十六)則是優陀夷於支梨沙彌尼而起欲想的本生。(十七)「豆主與驢主」是應二位摩訶羅共結婚姻，歡喜相敬而說。(十八)「龍象」是應在林中修行的比丘態度怯劣而說。(十九)、(二十二)、(二十三)都是闍陀比丘的本生：(十九)「鏡面王與獼猴」是應闍陀比丘爲起房舍，不但收取施主多數錢財，還砍伐林中樹木，爲世尊所喝斥。(二十二)「長者與阿摩由奴」是應闍陀比丘不接受其他人的語勸，只相信佛所說的話而說。(二十三)「大摩羅門與迦羅呵奴」是應闍陀比丘仗勢佛的威德而輕視他人而說。(二十)「野干」是應提婆達多不信他語，反而自受苦惱而說。(二十一)「獼猴撈月影」是六群比丘缺乏智慧，隨順提婆達多而受苦惱，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也有獼猴撈月而死的本生，在說明提婆達多愚癡的因果。(二十四)「二狗」是應林中凶惡的六群比丘因爲闍陀比丘和迦留陀夷比丘不驅出的原因，而非禮謗佛而說。(二十五)「鸚鵡與禿鷹」是應闍陀比丘欲安處知事，阿難不聽而說。(二十六)「鳥、猴、象」是佛的本生故事，爲教

育弟子恭敬先出家的比丘而說。(二十七)「天女與五王」是應五離車童子有欲心而說。(二十八)「梳頭女」則是應比丘尼生得端正，不僅在大姓家生，而且以信出家得證無漏而說。

【表八】《摩訶僧祇律》本生故事列表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一)陶利大臣	卷一，頁二二八上	舍利弗	舍利弗未有過患而請佛制戒
(二)貪欲者	卷一，頁二二九下	耶舍比丘	耶舍比丘續種
(三)金色鹿與王夫人	卷一，頁二二九下—二三一中	耶舍母 耶舍比丘	耶舍母以姪欲誘誑其子
(四)鹿斑	卷一，頁二三二中—二三三上	難提比丘	難提比丘為天女所惑退失梵行
(五)劫初人	卷二，頁二三九中	達膩伽	達膩伽犯最初不與取
(六)龍 仙人 金翅鳥	卷二，頁二四〇上	達膩伽	達膩伽蒙佛袈裟而得免罪
(七)六牙象與獵師	卷二，頁二四〇下	達膩伽	達膩伽蒙佛袈裟而得免罪
(八)大身象	卷二，頁二四一上	瓶沙王 達膩伽	瓶沙王見達膩伽威儀庠序不起惡心
(九)二婆羅門與羚羊	卷二，頁二四二上	浣衣者	浣衣者不信傍人，為比丘所欺(取衣)
(十)名稱王	卷三，頁二四三上	瓶沙王	瓶沙王畏罪
(十一)婆羅門	卷三，頁二四三中	瓶沙王	瓶沙王教令行已尋後還悔
(十二)鸚鵡	卷四，頁二五八中		世尊善巧方便說世八法
(十三)守齋狼	卷四，頁二五九上	長老比丘	長老比丘志弱無恆
(十四)杼海婆羅門	卷四，頁二六〇上		比丘蒙佛恩精勤不懈獲大果報
(十五)獼猴與鼈	卷五，頁二六五上	優陀夷	優陀夷蒙佛得脫
(十六)婆羅門女	卷五，頁二六五中	優陀夷、支梨沙彌尼	優陀夷於支梨沙彌尼而起欲想
(十七)豆主與驢主	卷六，頁二七五下	二摩訶羅	二摩訶羅共結婚姻，歡喜相敬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十八)龍象	卷六，頁二七七中	林中比丘	林中比丘怯劣
(十九)鏡面王與獼猴	卷六，頁二七九下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不善方便
(二十)野干	卷七，頁二八二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不信他語自受苦惱
(二十一)獼猴撈月影	卷七，頁二八四上	六群比丘、提婆達多	六群比丘隨順提婆達多而受苦惱
(二十二)長者與阿摩由奴	卷七，頁二八五中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不受餘人語，但信佛語
(二十三)大摩羅門與迦羅呵奴	卷七，頁二八五下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恃佛而輕於他人
(二十四)二狗	卷七，頁二八八中	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以闍陀、迦留陀夷不驅出故，非禮謗佛
(二十五)鸚鵡與禿梟	卷七，頁二八八下	闍陀比丘、阿難	闍陀比丘欲安處知事，阿難不聽
(二十六)鳥 猴 象	卷二十七，頁四四六上		恭敬長老
(二十七)天女與五王子	卷三十八，頁五二八下	五離車童子	五離車童子有欲心
(二十八)梳頭女	卷三十八，頁五二九上	比丘尼	比丘尼生得端正，在大姓家生，以信出家得證無漏

5.根有律(大正藏·23、24 冊)

《根有律》的本生故事是六部《廣律》中數量最多的，涉及人數也最廣，共有一百三十八則。分別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十四則、《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五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四十九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六十九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一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的本生故事中，對象包含許多位比丘，是其他《廣律》少見的；《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還是以偷羅蘭陀比丘尼為本生故事主要對象；《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則是以提婆達多的本生故事為最多數，共有三十七則；而在《根有律》中最為不同的是，《根本說一切有

部毘奈耶藥事》當中佛本生的數量增加許多，共有三十四則，許多時候佛因自身的病痛或苦難而對弟子宣說自己的本生故事。同時，和其他《廣律》比起來，《根有律》的本生故事當中，有許多大乘思想的材料蘊含其中，留待後面章節再加以論述。

【表九】《根有律》本生故事列表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一)劫初人	卷二，頁六三五上—六三五中	蘇陣那羯蘭鐸迦子比丘	蘇陣那羯蘭鐸迦子比丘最初生疱作不淨行
(二)澆盆	卷十六，頁七〇八中—七一〇上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恃佛而憍慢諸比丘
(三)啞躄太子	卷十九，頁七二三下—七二六中	小軍比丘	小軍比丘令五百比丘出生死海證大涅槃
(四)鵝 鰲	卷二十八，頁七七九中—七七九下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不肯依同梵行者言，惱亂諸人，致使僧伽作法訶責
(五)鸚鵡 鳩鵒	卷三十，頁七九一下—七九二上	舍利子、闍陀	舍利子善方便遮止闍陀
(六)婆羅門 婦	卷三十一，頁七九八中—七九九中	1.十二眾比丘尼、愚路比丘 2.愚路比丘	1.十二中比丘尼欲與具壽愚路比丘做無利事反成大益 2.愚路至愚至鈍
(七)商人 金鼠	卷三十二，頁七九九下—八〇一中	愚路比丘	愚路比丘因少教誡而能證悟
(八)智馬 商主	卷三十二，頁八〇二上—八〇三下	侍縛迦太子 愚路比丘	侍縛迦太子未知愚路比丘有勝德而生慢心，及知具德求哀懺謝
(九)獅 兔	卷三十八，頁八三六上	六眾比丘	六眾比丘驚怖商旅，佛為安慰令離優惱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十)針師女	卷四十七，頁八八七上	父(無憂)、女(無比)	父(無憂)將女(無比)奉上世尊，世尊不為納受
(十一)羅刹國	卷四十七、四十八，頁八八七中—八九一下	老比丘、無比女	老比丘因無比女故自取命終
(十二)父子	卷九，頁六六八中—六六八下	父、子	子殺父無罪
(十三)商主婦	卷三十二，頁八〇四中	蓮花色尼	蓮花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
(十四)屠豬人	卷三十一，頁七九九中—七九九下	愚路比丘	愚路至愚至鈍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一)貪賊	卷十七，頁九九七中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為貪心故被他所打驅出園外
(二)寶珠鵝	卷十七，頁九九七中—九九七下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為貪心故被他所打驅出園外
(三)醜婆羅門	卷十八，頁一〇〇一下—一〇〇二上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令眾人笑
(四)不貞妻	卷十八，頁一〇〇二上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令眾人笑
(五)貪食肉	卷十九，頁一〇一〇中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以貪心故被他苦打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一)施肉	卷一，頁四中—四下	大軍長者妻	大軍長者妻自割身肉供養比丘
(二)轉輪王大善現	卷五，頁二十二下—二十三下	佛本生	佛成道時諸天持傘蓋來遮
(三)五百商人建迦葉如來塔	卷七，頁二十九中—二十九下	栗姑毘	栗姑毘獲大威德
(四)讚嘆象王	卷九，頁三十七下	佛本生	佛授婆羅門辟支佛
(五)獼猴王	卷九，頁三九上—三九中	釋迦老人	釋迦老人為貪愛親屬故燒村落
(六)獼猴與緣覺	卷十，頁四十二上—四十二中	優婆掬多	優婆掬多本生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七)波羅門出惡口言應以粗麥供比丘	卷十一，頁四十八中一下	佛本生	佛三月食馬麥
(八)惡口	卷十一，頁五十上一五十中	五百惡鬼	牧者歡喜與蝦蟆天子本生
(九)惡口	卷十一，頁五十一上	五百惡鬼	五百惡鬼本生
(十)懶比丘	卷十二，頁五十二下	五百農夫	五百農夫本生
(十一)無鹽米膏供養獨覺	卷十二，頁五十五上一五十五中	勝光王	勝光王本生
(十二)頂生王	卷十二，頁五十六上一五十七上	佛本生	(應勝光王燃千燈而說)(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三)轉輪王大喜見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四)大施婆羅門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五)轉輪王茅草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六)三螺摩騰迦王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七)轉輪王大天見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八)轉輪王泥彌多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十九)鏡面王	卷十三，頁五十七上一五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二十)善財童子	卷十三—十四，頁五十九中—六十四下	佛本生	佛昔日行精進波羅蜜的本生
(二十一)善施太子	卷十四，頁六十四下—六十八中	佛本生	佛昔日行慧施作福波羅蜜的本生
(二十二)散彈長者	卷十四，頁六十八中—六十九中	佛本生	佛昔十二年施獨覺本生
(二十三)師子王救五百商人	卷十四，頁六十九中—六十九下	佛本生	佛昔捨身救人本生
(二十四)共命鳥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二十五)鳥王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二十六)鸚鵡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二十七)尾提國王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二十八)大龜王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二十九)蘇斯那大臣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三十)商王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三十一)六牙大象	卷十四—十五，頁六十九下—七十二中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三十二)光明王	卷十五，頁七十二下—七十三上	佛本生	釋尊施過去佛本生
(三十三)陶輪工師	卷十五，頁七十三上—七十三中	佛本生	釋尊施過去佛本生
(三十四)畫師與機關師較量	卷十六，頁七十七上—七十八上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三十五)二畫師較技	卷十六，頁七十七上—七十八上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三十六)二仙與雨	卷十六，頁七十七上—七十八上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三十七)二仙與土頭	卷十六，頁七十七上—七十八上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三十八)畫師與雕刻師	卷十六，頁七十七上—七十八上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三十九)兄以石殺弟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為拋石傷足本生
(四十)二商主爭財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為木槍傷足本生
(四十一)摩納婆不施獨覺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乞食不獲，空鉢而還本生
(四十二)法師出言輕謗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受淫女誹謗
(四十三)婆羅門謗先人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受淫女誹謗
(四十四)殺人嫁禍獨覺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受淫女誹謗
(四十五)婆羅門與二童子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三月食馬麥本生
(四十六)謗迦葉如來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六年苦行本生
(四十七)醫師給毒藥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身痛本生
(四十八)小兒打魚頭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頭痛本生
(四十九)壯士折人脊骨	卷十八，頁九十四上—九十七上	佛本生	佛背痛本生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一)轉輪王吉利枳	卷七，頁一三七上—一三七中	頻婆娑羅	頻婆娑羅得度
(二)三子供養迦葉佛塔	卷八，頁一三七中—一三七下	三迦葉	三迦葉得度
(三)梵授王與天河護	卷九，頁一四六上—一四七中	釋賢王與優波離	釋賢王與優波離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四)豺與悖羊	卷一0，頁一四八上—一四八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殺青蓮花色比丘尼
(五)特牛和驢	卷一0，頁一五一中—一五一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不受佛言墮阿毘止受大極苦
(六)牛王和野猴	卷一0，頁一五一中—一五一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不受佛言墮阿毘止受大極苦
(七)大臣長子與制底迦王	卷一0，頁一五二上—一五二下	提婆達多	提婆於世尊所起大嗔心，不隨正語，生阿毘止受大苦煉身
(八)機關師與弟子	卷一0，頁一五二上—一五二下	提婆達多	提婆於世尊所起大嗔心，不隨正語，生阿毘止受大苦煉身
(九)龜與蟻	卷一一，頁一五五中—一五六下	五比丘	世尊度五比丘
(十)金剛臂王與五藥叉	卷一一，頁一五五中—一五六下	五比丘	世尊度五比丘
(十一)慈力王與五藥叉	卷一一，頁一五五中—一五六下	五比丘	世尊度五比丘
(十二)謗迦葉佛	卷十二，頁一五六下—一五八中	佛本生	佛受六年苦行
(十三)智賊與兒	卷十二，頁一五九中—一六0下	羅睺羅	羅睺羅識父
(十四)寂靜女惑仙者	卷十二，頁一六一上—一六二上	耶輸	耶輸惑佛
(十五)緊那羅與緊那羅婦	卷十二，頁一六二上	耶輸	耶輸投身
(十六)村女誑母	卷十二，頁一六二	耶輸	耶輸陀羅六年懷胎
(十七)六日之罰	卷十二，頁一六二	羅睺羅	羅睺羅六年處胎
(十八)貧人施供辟支佛	卷十二，頁一六二上—一六三中	具壽賢王	具壽賢王今世得作國王
(十九)剃頭人	卷十三，頁一六四	優波離	優波離作國王剃頭人
(二十)剃頭人	卷十三，頁一六四	優波離	優波離作國王剃頭人
(二十一)發願持律第一	卷十三，頁一六四	優波離	優波離持律第一
(二十二)彈打辟支佛	卷十三，頁一六五	阿難	阿難生背瘡
(二十三)善數學	卷十三，頁一六六	阿難	阿難善占相算術
(二十四)雉雞落地	卷十三，頁一六六		熟雉不著勝軍王食盤
(二十五)醫師	卷十三，頁一六六	阿難、勝軍王	阿難頂生惡瘡，勝軍王親自照顧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二十六)兩兄弟	卷十三，頁一六六	阿難	阿難得為佛侍者
(二十七)迦葉如來弟子	卷十三，頁一六七	阿難	阿難多聞不忘，聰明第一
(二十八)摩那婆學得神呪，為無恩故呪力退散	卷十四，頁一七二下—一七三中	提婆達多	提婆失神通
(二十九)無智樹神與賊人果，不與仙人果	卷十四，頁一七三中—一七三下	闍王 提婆達多	闍王供養提婆
(三十)子(善德)知父之意	卷十四，頁一七四上—一七四中	侍縛迦太子	侍縛迦知佛意
(三十一)象與仙人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二)無恩溺人與金色鹿王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三)花鬘惡人與獼猴王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四)無恩師子與啄木鳥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五)採樵惡人與熊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六)採樵惡人與熊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七)無恩病人與國王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八)惡行王子與善行王子	卷十五，頁一七五上—一七九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三十九)女人與小枝	卷十六，頁一八〇上—一八四中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四十)婆羅門與捨子王	卷十六，頁一八〇上—一八四中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四十一)貧童子供佛	卷十七，頁一八五下—一八七下	寶德童子	寶德童子足生黃金毛
(四十二)二狗	卷十七，頁一八八上	提婆達多	阿闍世王由彼往昔過失令他受苦
(四十三)黑頭蟲與獵師	卷十七，頁一八八上—一八九上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四十四)鼠狼與鼠	卷十七，頁一八八上—一八九上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四十五)陶家主人欲惡死辟支佛	卷十八，頁一九〇下—一九一上	影勝王	影勝王悲慘晚景
(四十六)烏鳥為金帽而死	卷十八，頁一九一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為金色身而受苦
(四十七)野干逐象跡而死	卷十八，頁一九二上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為腳輪受大苦痛
(四十八)獵師護仙人而喪命	卷十八，頁一九三中	金毘羅藥叉	金毘羅藥叉護佛喪命
(四十九)長者子生毒瘡	卷十八，頁一九三—一九四	大迦葉	大迦葉發願佛足因是康復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五十)老鳥、野干、仙人	卷十八，頁一九四下—一九五上	孤迦里迦比丘(提婆達多弟子)	孤迦里迦說無恥事
(五十一)法鳥與非法鳥	卷十八，頁一九五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五十二)魚師兒與初王	卷十八、十九，頁一九五中—一九七上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五十三)酬價多者與酬價少者	卷十九，頁一九七上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五十四)弟與兄(兄殺弟)	卷十九，頁一九七上—一九七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五十五)婆羅門取女 (先來與後來)	卷十九，頁一九七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五十六)隨鵝不離滿面王	卷十九，頁一九九上—二〇〇中	阿難	阿難不離佛
(五十七)敵千人勇健者與阿吒王	卷十九，頁一九九上—二〇〇中	阿難	阿難不離佛
(五十八)野干救師子	卷十九，頁一九九上—二〇〇中	阿難	阿難不離佛
(五十九)母鹿不離鹿王	卷十九，頁一九九上—二〇〇中	阿難	阿難不離佛
(六十)野干遭象放糞命終	卷十九，頁二〇〇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以貪穢惡利養故害其身
(六十一)見夢猴王與難信猴王	卷十九、二十，頁二〇一上—二〇一中	提婆達多	取提婆達多言者悉遭苦難
(六十二)不食菓獼猴王與食菓獼猴王	卷十九、二十，頁二〇一上—二〇一中	提婆達多	取提婆達多言者悉遭苦難
(六十三)老貓做非法罪，於諸眾人示現修善而食鼠	卷二十，頁二〇一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做非法而示現正法
(六十四)二牛王	卷二十，頁二〇二上—二〇二中	提婆達多	順提婆達多者遭大苦難
(六十五)獼猴撈月而死	卷二十，頁二〇二中—二〇二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愚癡
(六十六)二仙	卷二十，頁二〇三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破和合僧
(六十七)野干顛倒是非，自立為王，後為象踏死	卷二十，頁二〇四上—二〇四中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顛倒
(六十八)夫象尋婦不見，罔踏無量眾生至死	卷二十，頁二〇四中	提婆達多	提婆妄瞋，輒便漫打
(六十九)車主 婦人 賊主	卷二十，頁二〇四下	舍利子、目乾連、提婆達多	舍利弗、目乾連勸化五百比丘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一)隱人 獼猴 獵師	卷十六，頁二八一下	阿難陀、鄔婆難陀	阿難陀護婆羅門，鄔婆難陀酬報婆羅門

6.銅鑠律(南傳二・經分別、南傳四・小品)

《銅鑠律》的本生故事數量相當少，從漢譯的《銅鑠律》當中只有兩則。(一)黃金鳥是應偷蘭難陀比丘尼至農園取蒜，因貪心不知量多取而說，在《四分律》中也有黃金雁的相同故事。(二)小象學大象是應提婆達多欲效仿佛，卻困苦而死而說，在《四分律》和《五分律》中也曾出現。

【表十】《銅鑠律》本生故事列表

故事名稱	卷・頁數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一)黃金鳥	頁三五五	偷蘭難陀比丘尼	偷蘭難陀比丘尼至農園不知量而多取蒜
(二)小象學大象	頁二七四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仿佛，困苦而死

(二)依制緣對象分類

若將《廣律》中的本生故事依照宣說本生故事的對象做分類，可以分成以下類別—

1.佛(三十八則)

2.提婆達多(四十九則)：

(1)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惡業(六則)、(2)提婆達多惡行(六則)、(3)提婆達多對佛無恩無報(十四則)、(4)比丘隨順提婆達多而受苦惱、禍患(四則)、(5)舍利弗、目連與提婆達多(四則)、(6)提婆達多效佛反生苦處(三則)、(7)提婆達多受苦(十則)、(8)提婆達多與阿闍世王(二則)

3.五比丘(三則)

4.阿難(十五則)

5.舍利弗(九則)

6.其他比丘：

(1)闍陀比丘(五則)、(2)耶舍比丘(二則)、(3)達膩伽比丘(四則)、(4)優陀夷比丘(二則)、(5)優波夷比丘(四則)、(6)愚路比丘(四則)、(7)其他諸比丘(二十則)

7.吐羅難陀比丘尼(七則)

8.其他比丘尼(五則)

9.其他人：(1)火神、藥叉、惡鬼(四則)、(2)國王和太子(九則)、(3)平民大眾(十則)

透過分類，不難看出《廣律》中的本生故事以提婆達多的本生為數最多，六部《廣律》皆有，而且大多分布在破僧事，主要是述說提婆達多的惡行；其次才是佛的本生，但只分布在《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除了提婆達多之外，眾比丘的本生以阿難的本生數量名列第二，在《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和《根有律》出現，多是讚揚阿難在佛有難時，唯有阿難不忍離佛，以及佛為阿難身體的背痛而宣說的本生。在比丘尼的部份，本生故事數量最多的就是吐羅難陀比丘尼，雖只出現於《四分律》、《銅鑠律》和《根有律》，但所有的本生故事起因都是因為吐羅難陀比丘尼貪心不知節制，佛才為此說本生。

《廣律》中本生故事的制緣對象大多還是以僧團中的比丘、比丘尼為主，這是因為戒律的制定剛開始是佛鑑於許多出家眾不斷有不合宜的行為舉止出現，為規範僧團所以逐一制戒。但除了比丘和比丘尼之外，制緣對象也有火神、藥叉、惡鬼、國王、太子、商人、洗衣人、童子、長者妻和老人，但許多時候佛也是透過這些人的本生故事來制戒或勸誡出家眾，最終目的還是不離「戒律」的核心精神。

1. 佛(三十八則)

【表十一】佛陀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轉輪王大善現	佛本生	佛成道時諸天持傘蓋來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讚嘆象王	佛本生	佛授婆羅門辟支佛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七)波羅門出惡口言應以粗麥供比丘	佛本生	佛三月食馬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二)頂生王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應勝光王燃千燈而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三)轉輪王大喜見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四)大施婆羅門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五)轉輪王茅草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六)三螺摩騰迦王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七)轉輪王大天見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八)轉輪王泥彌多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九)鏡面王	佛本生	佛昔日行佈施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善財童子	佛本生	佛昔日行精進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一)善施太子	佛本生	佛昔日行慧施作福波羅蜜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二)散彈長者	佛本生	佛昔十二年施獨覺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三)師子王救五百商人	佛本生	佛昔捨身救人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四)共命鳥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五)鳥王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六)鸚鵡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七)尾提國王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八)大龜王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九)蘇斯那大臣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商王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一)六牙大象	佛本生	佛昔慈攝有情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二)光明王	佛本生	釋尊施過去佛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三)陶輪工師	佛本生	釋尊施過去佛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九)兄以石殺弟	佛本生	佛為拋石傷足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二商主爭財	佛本生	佛為木槍傷足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一)摩納婆不施獨覺	佛本生	佛乞食不獲，空鉢而還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二)法師出言輕謗	佛本生	佛受淫女誹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三)婆羅門謗先人	佛本生	佛受淫女誹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四)殺人嫁禍獨覺	佛本生	佛受淫女誹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五)婆羅門與二童子	佛本生	佛三月食馬麥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六)謗迦葉如來	佛本生	佛六年苦行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七)醫師給毒藥	佛本生	佛身痛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八)小兒打魚頭	佛本生	佛頭痛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九)壯士折人脊骨	佛本生	佛背痛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二)謗迦葉佛	佛本生	佛受六年苦行

2.提婆達多(調達)

(1)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惡業(六則)

【表十二】提婆達多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一)法鳥與非法鳥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二)魚師兒與初王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三)酬價多者與酬價少者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四)弟與兄(兄殺弟)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五)婆羅門取女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宿世以來有何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五)獼猴撈月而死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愚癡

(2)提婆達多惡行(六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豺與悖羊	提婆達多 青蓮花色比丘尼	提婆達多殺青蓮 花色比丘尼
五分律	(一)野狐	調達	調達生惡心，詐得 眷屬圍繞聽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三)老貓做非法 罪，於諸眾人示現修善， 而食鼠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做非法 而示現正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六)二仙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破和合 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七)野干顛倒是 非，自立為王，後為象踏 死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顛倒，破 和合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八) 夫象尋婦不 見，罔踏無量眾生至死	提婆達多	提婆妄瞋，輒便漫 打

(3)提婆達多對佛無恩無報(十四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五分律	(三)象師與象獅弟子	調達	調達從佛反憍慢 世尊
四分律	(五)善行與惡行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以惡教 破佛弟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八)惡行王子與善 行王子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一) 象與仙人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二)無恩溺人與金 色鹿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三)花鬘惡人與獼 猴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四)無恩師子與啄 木鳥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五)採樵惡人與熊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六)採樵惡人與熊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七)無恩病人與國 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九)女人與小枝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婆羅門與捨子王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三)黑頭蟲與獵師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四)鼠狼與鼠	提婆達多	提婆無恩無報

(4)比丘隨順提婆達多而受苦惱、禍患(四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二十一)獼猴撈月影	六群比丘 提婆達多	六群比丘隨順提婆達多而受苦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一)見夢猴王與難信猴王	提婆達多	取提婆達多言者悉遭苦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二)不食菓獼猴王與食菓獼猴王	提婆達多	取提婆達多言者悉遭苦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四)二牛王	提婆達多	順提婆達多者遭大苦難

(5)舍利弗、目連與提婆達多(四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四分律	(三)射師 弟子 賊師	舍利弗、提婆達多	舍利弗破提婆達多
五分律	(四)射師 弟子 賊師	舍利弗、調達	舍利弗說法破調達
十誦律	(六)射師 弟子 賊師	舍利弗、目連、調達	舍利弗、目連得調達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九)車主 婦人 賊主	舍利子、目乾連、提婆達多	舍利弗、目乾連勸化五百比丘

(6)提婆達多效佛反生苦處(三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四分律	(四)小象學大象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學佛而至苦惱
五分律	(二)學大象	調達	調達效佛反墮苦處
銅鑠律	(二)小象學大象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仿佛，困苦而死

(7)提婆達多受苦(十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五分律	(五)雙雁與龜	調達	調達以惡口而墮大地獄受苦
摩訶僧祇律	(二十)野干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不信他語自受苦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特牛和驢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不受佛言墮阿毘止受大極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牛王和野猴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不受佛言墮阿毘止受大極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七)大臣長子與制底迦王	提婆達多	提婆於世尊所起大嗔心，不隨正語，生阿毘止受大苦煉身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八)機關師與弟子	提婆達多	提婆於世尊所起大嗔心，不隨正語，生阿毘止受大苦煉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八)摩那婆學得神呪，為無恩故呪力退散	提婆達多	提婆失神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六)烏鳥為金帽而死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為金色身而受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七)野干逐象跡而死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為腳輪受大苦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六十)野干遭象放糞命終	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以貪穢惡利養故害其身

(8)提婆達多與阿闍世王(二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九)無智樹神與賊人果，不與仙人果	闍王、提婆達多	闍王供養提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二)二狗	提婆達多 阿闍世王	提婆達多、阿闍世王由彼往昔過失令他受苦

3.世尊度五比丘(三則)

【表十三】五比丘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九)龜與蟻	五比丘	世尊度五比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金剛臂王與五藥叉	五比丘	世尊度五比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一)慈力王與五藥叉	五比丘	世尊度五比丘

4.阿難(十五則)

【表十四】阿難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五分律	(六)一房二施	優婆塞、阿難、羅睺羅	優婆塞一房二施
十誦律	(三)鹿王 女鹿	阿難	守財象殺佛，唯阿難護佛不去
十誦律	(四)雁王 雁臣	阿難	守財象殺佛，唯阿難護佛不去
十誦律	(五)獅子 野干	阿難	守財象殺佛，唯阿難護佛不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二)彈打辟支佛	阿難	阿難生背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三)善數學	阿難	阿難善占相算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六)兩兄弟	阿難	阿難得為佛侍者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七)迦葉如來弟子	阿難	阿難多聞不忘，聰明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五)醫師	阿難、勝軍王	阿難頂生惡瘡，勝軍王親自照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六)隨鵝不離滿面王	阿難	阿難不離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七)敵千人勇健者與阿吒王	阿難	阿難不離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八)野干救師子	阿難	阿難不離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九)母鹿不離鹿王	阿難	阿難不離佛
摩訶僧祇律	(二十五)鸚鵡與禿梟	闍陀比丘、阿難	闍陀比丘欲安處知事，阿難不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一)隱人 獼猴 獵師	阿難陀、鄔婆難陀	阿難陀護婆羅門，鄔婆難陀酬報婆羅門

5. 舍利弗(九則)

【表十五】舍利弗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五分律	(七)黑蛇寧死不收毒	舍利弗	舍利弗棄藥不肯取
十誦律	(八)毒蛇寧願火自焚	舍利弗	舍利弗若受必受，若棄必棄
摩訶僧祇律	(一)陶利大臣	舍利弗	舍利弗未有過患而請佛制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五)鸚鵡 鵲	舍利子、闍陀	舍利子善方便遮止闍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六)畫師與機關師較量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七)二畫師較技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八)二仙與雨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十九)二仙與土頭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四十)畫師與雕刻師	舍利弗	舍利弗勝目犍連本生

6. 其他比丘

(1) 闍陀比丘(五則)

【表十六】其他比丘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十九)鏡面王與獼猴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不善方便
摩訶僧祇律	(二十二)長者與阿摩由奴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不受餘人語，但信佛語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二十三)大摩羅門與迦羅呵奴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恃佛而輕於他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四)鵝 鰲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不肯依同梵行者言，惱亂諸人，致使僧伽作法訶責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二)浣盆	闍陀比丘	闍陀比丘恃佛而憍慢諸比丘

(2)耶舍比丘(二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二)貪欲者	耶舍比丘	耶舍比丘續種
摩訶僧祇律	(三)金色鹿與王夫人	耶舍母 耶舍比丘	耶舍母以姪欲誘誑其子

(3)達膩伽比丘(四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五)劫初人	達膩伽	達膩伽犯最初不與取
摩訶僧祇律	(六)龍 仙人 金翅鳥	達膩伽	達膩伽蒙佛袈裟而得免罪
摩訶僧祇律	(七)六牙象與獵師	達膩伽	達膩伽蒙佛袈裟而得免罪
摩訶僧祇律	(八)大身象	瓶沙王、 達膩伽	瓶沙王見達膩伽威儀庠序不起惡心

(4)優陀夷比丘(二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十五)獼猴與鼈	優陀夷	優陀夷蒙佛得脫
摩訶僧祇律	(十六)婆羅門女	優陀夷、支梨沙彌尼	優陀夷於支梨沙彌尼而起欲想

(5)優波離比丘(四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梵授王與天河護	釋賢王與優波離	釋賢王與優波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九)剃頭人	優波離	優波離作國王剃頭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剃頭人	優波離	優波離作國王剃頭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一)發願持律第一	優波離	優波離持律第一

(6)愚路比丘(四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六)婆羅門 婦	1.十二眾比丘 尼、愚路比丘 2.愚路比丘	1.十二中比丘尼欲與具壽愚路比丘做無利事反成大益 2.愚路至愚至鈍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七)商人 金鼠	愚路比丘	愚路比丘因少教誡而能證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八)智馬 商主	侍縛迦太子 愚路比丘	侍縛迦太子未知愚路比丘有勝德而生慢心，及知具德求哀懺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四)屠豬人	愚路比丘	愚路至愚至鈍

(7)其他諸比丘(二十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四)鹿斑	難提比丘	難提比丘為天女所惑退失梵行
摩訶僧祇律	(十三)守齋狼	長老比丘	長老比丘志弱無恆
摩訶僧祇律	(十八)龍象	林中比丘	林中比丘怯劣
十誦律	(七)父 子	兒比丘 父比丘	兒比丘以恩愛語令疾行，父比丘疾行時致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二)父 子	父 子	子殺父無罪
十誦律	(一)二水獺野干	二比丘、拔難陀	二比丘與拔難陀分衣
十誦律	(九)守牧婆羅門婦	拔難陀	拔難陀復取臥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一)劫初人	蘇陣那羯蘭鐸迦子比丘	蘇陣那羯蘭鐸迦子比丘最初生疱作不淨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三)啞躄太子	小軍比丘	小軍比丘令五百比丘出生死海證大涅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一)羅刹國	老比丘 無比女	老比丘因無比女故自取命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六)獼猴與緣覺	優婆掬多	優婆掬多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三子供養迦葉佛塔	三迦葉	三迦葉得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七)六日之罰	羅睺羅	羅睺羅六年處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三)智賊與兒	羅睺羅	羅睺羅識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九)長者子生毒瘡	大迦葉	大迦葉發願佛足因是康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五十)老烏 野干 仙人	孤迦里迦比丘 (提婆達多弟子)	孤迦里迦說無恥事
摩訶僧祇律	(二十四)二狗	六眾比丘	六群比丘以闡、陀迦留陀夷不驅出故，非禮謗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九)獅 兔	六眾比丘	六眾比丘驚怖商旅，佛為安慰令離優惱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十誦律	(二)鷄 猴 象		諸比丘相輕慢無恭敬心
摩訶僧祇律	(十四)杼海婆羅門		比丘蒙佛恩精勤不懈獲大果報

7.吐羅難陀比丘尼(七則)

【表十七】吐羅難陀比丘尼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四分律	(一)黃金雁	偷羅難陀比丘尼	偷羅難陀比丘尼拔取他蒜
銅鑠律	(一)黃金鳥	偷羅難陀比丘尼	偷羅難陀比丘尼至農園不知量而多取蒜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一)貪賊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為貪心故被他所打驅出園外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二)寶珠鵝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為貪心故被他所打驅出園外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三)醜婆羅門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令眾人笑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五)貪食肉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以貪心故被他苦打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四)不貞妻	吐羅難陀比丘尼	吐羅難陀比丘尼令眾人笑

8.其他比丘尼(五則)

【表十八】其他比丘尼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四)寂靜女惑仙者	耶輸	耶輸惑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五)緊那羅與緊那羅婦	耶輸	耶輸投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六)村女誑母	耶輸	耶輸陀羅六年懷胎
摩訶僧祇律	(二十八)梳頭女	比丘尼	比丘尼生得端正，在大姓家生，以信出家得證無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三)商主婦	蓮花色尼	蓮花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

9.其他人

(1)火神 藥叉 惡鬼(四則)

【表十九】其他人本生故事列表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五分律	(八)雛雉與火神	火神	火神聞佛名而滅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八)惡口	五百惡鬼	牧者歡喜與蝦蟆天子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九)惡口	五百惡鬼	五百惡鬼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八)獵師護仙人而喪命	金毘羅藥叉	金毘羅藥叉護佛喪命

(2)國王 太子(九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摩訶僧祇律	(十)名稱王	瓶沙王	瓶沙王畏罪
摩訶僧祇律	(十一)婆羅門	瓶沙王	瓶沙王教令行已尋後還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二十四)馬王婆羅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一)轉輪王吉利枳	頻婆娑羅	頻婆娑羅得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一)無鹽米膏供養獨覺	勝光王	勝光王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十八)貧人施供辟支佛	具壽賢王	具壽賢王今世得作國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二十四)雉雞落地		熟雉不著勝軍王食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三十)子(善德)知父之意	侍縛迦太子	侍縛迦知佛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五)陶家主人欲惡死辟支佛	影勝王	影勝王悲慘晚景

(3)平民大眾(十則)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四分律	(二)彌卻摩納	賈人	賈人得髮爪，不能至心供養
摩訶僧祇律	(九)二婆羅門與羚羊	浣衣者	浣衣者不信傍人，為比丘所欺(取衣)
摩訶僧祇律	(十七)豆主與驢主	二摩訶羅	二摩訶羅共結婚姻，歡喜相敬
摩訶僧祇律	(二十七)天女與五王子	五離車童子	五離車童子有欲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十)針師女	父(無憂)女(無比)	父(無憂)將女(無比)奉上世尊，世尊不為納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一)施肉	大軍長者妻	大軍長者妻自割身肉供養比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五)獼猴王	釋迦老人	釋迦老人為貪愛親屬故燒村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三)五百商人建迦葉如來塔	栗姑毘	栗姑毘獲大威德

廣律名稱	故事名稱	本生故事對象	本生故事事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十)懶比丘	五百農夫	五百農夫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四十一)貧童子供佛	寶德童子	寶德童子足生黃金毛

透過對《廣律》中本生故事的分析和分類，不難發現當原本嚴謹的佛教戒律，加上豐富的故事色彩，讓律多了活潑的氣息。透過佛不厭其煩的為弟子講述本生故事，佛教最注重的「因果」關係和「業」的思想躍然紙上，每一事件的發生，或每一位弟子今生的所作所為並非偶然，而是因為過去世即種下了「因」，當下不僅便於佛為弟子制戒，也成為教育弟子最佳的教材。

第三章 《廣律》本生故事中的菩薩觀

「菩薩」一詞在原始佛教即已出現，在阿含經中雖可見，但數量不多，《長阿含經》有四十二處，《增一阿含經》有六十二處，而且多用於稱呼未成佛以前的釋迦和彌勒菩薩而已。到了部派佛教，菩薩的名詞開始被廣泛運用，同時出現在本生諸經和各部派的論著當中，不過此時「菩薩」一詞也只是對釋尊未成正覺以前(包括前生)在修行時代的稱呼而已。而多菩薩的思想和今日菩薩的概念，則是大乘佛教興起後才有的，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認知的菩薩是大乘化了的菩薩。

「菩薩」是菩提薩埵之略稱。菩提薩埵，梵語 bodhi-sattva，巴利語 bodhi-satta。又作菩提索多、冒地薩怛縛，或扶薩。意譯作道眾生、覺有情、大覺有情、道心眾生。意即求道求大覺之人、求道之大心人。菩提，覺、智、道之意；薩埵，眾生、有情之意。²⁸

從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論書中，也分別針對「菩薩」一詞加以解釋，透過這些詮釋，菩薩的形象便更加具體。

部派佛教中分別說部的重要論書《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八說：

云何菩薩人？若人三十二相成就，不從他聞、不受他教、不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於一切法知見無礙；當得自力自在、豪尊勝貴自在，當得知見無上正覺，當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成就大慈，轉於法輪：是名菩薩人。²⁹

《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六說：

此薩埵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以增上意樂恒隨順菩提，趣向菩提，親近菩提，愛樂菩提，尊重菩提，渴仰菩提，求證欲證不懈不息，於菩提中心無暫捨，是故名為菩提薩埵。……復次薩埵是勇猛者義，未得阿耨多

²⁸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菩薩」條。

²⁹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八，《大正藏》第二十八冊，頁五八五上

羅三藐三菩提時，恒於菩提精進勇猛，求欲速證，是故名為菩提薩埵。³⁰

《大智度論》卷四說

菩提名諸佛道，薩埵名或眾生或大心，是人諸佛道功德，盡欲得其心，不可斷不可破，如金剛山，是名大心。……復次稱讚好法名為薩，好法體相名為埵，菩薩心自利利他故，度一切眾生故，知一切法實性故，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故，為一切賢聖之所稱讚故，是名菩提薩埵。有大誓願，心不可動，精進不退，以是三事名為菩提薩埵。³¹

《大智度論》卷五十二說：

從六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行是諸法故名為菩薩。³²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三八說：

所說菩薩摩訶薩者，何等名為菩薩句義？佛告善現：『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是菩薩義。』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菩薩何緣名摩訶薩？』佛告善現：『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善現白言：『以諸菩薩為欲證得一切智智，發菩提心及無漏心無等等心，不共聲聞獨覺等心，於如是心亦不執著，依如是義名摩訶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智是真無漏不墮三界，求一切智智心亦是真無漏不墮三界，於如是心不應執著，是故菩薩名摩訶薩。』³³

綜合以上所說，「菩薩」一詞應有下列的意涵：

(一)有智慧，為求無上正道之眾生。對於求正果有勇猛精進、不畏懼、不懈怠、堅固不移的的金剛心。

(二)具三十二相成就，有自思、自覺、自觀的能力，成就如來十力³⁴、四無

³⁰ 《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八七上

³¹ 《大智度論》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八六上

³² 《大智度論》卷五二，《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四三二上

³³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三八，《大正藏》第七冊，頁七六六中

³⁴ (一)處非處智力，又作知是處非處智力、是處不是力、是處非處力。處，謂道理。謂如來於一切因緣果報審實能知，如作善業，即知定得樂報，稱為知是處；若作惡業，得受樂報無有是處，稱為知非處。如是種種，皆悉遍知。(二)業異熟智力，又作知業報智力、知三世業智力、業報集智力、業力。謂如來於一切眾生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業緣果報生處，皆悉遍知。(三)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又作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發起雜染清淨智力、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禪定解脫三昧淨垢分別智力、定力。謂如來於諸禪定自在無礙，其淺深次第如實遍知。(四)根上下智力，又作知諸根勝劣智力、知眾生上下根智力、根力。謂如來於諸眾

畏³⁵，能成就大慈轉法輪者。

(三)利樂一切有情，自利利他，依悲心度眾生。

(四)行六波羅蜜者。

其中，為求正道，勇猛精進不退轉的形象，從部派到大乘佛教皆曾論及；而自利利他、度眾生、行六波羅蜜的菩薩形象，則是出現在大乘佛教的論書中，由此可窺見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對於「菩薩」一詞相同和相異之處。從相異處來看，可以觀察出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不同，就是從個人到大眾，從自利到利他，從出世到入世，菩薩觀的發展同時也是佛教歷史的發展。

雖說「菩薩」一詞的意義，隨著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思想差異，而有不同的形象特徵，但作為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菩薩」在各部派廣律的本生故事中，有著部派佛教賦予的菩薩意象，也有大乘菩薩思想的影子。筆者將於下文分析菩薩在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形象，以呈現「菩薩」思想的發展脈絡。

第一節 部派佛教的菩薩觀

「菩薩」一詞對於大乘佛教而言是重要的精神象徵，然而從上節的分析，可以知道「菩薩」的詞彙在部派佛教就已出現。佛滅之後，經過百餘年，佛教內部開始因為對戒律和釋尊教法的解釋不同，而漸漸分裂，從一剛開始的上座部和大眾部，到後來像樹枝狀的分裂成二十部³⁶。各個部派對於佛陀教法、聖者、

生根性勝劣、得果大小皆實遍知。(五)種種勝解智力，又作知種種解智力、知眾生種種欲智力、欲力。謂如來於諸眾生種種欲樂善惡不同，如實遍知。(六)種種界智力，又作是性力、知性智力、性力。謂如來於世間眾生種種界分不同，如實遍知。(七)遍趣行智力，又作知一切至處道智力、至處道力。謂如來於六道有漏行所至處、涅槃無漏行所至處如實遍知。(八)宿住隨念智力，又作知宿命無漏智力、宿命智力、宿命力。即如實了知過去世種種事之力；如來於種種宿命，一世乃至百千萬世，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姓名飲食、苦樂壽命，如實遍知。(九)死生智力，又作知天眼無礙智力、宿住生死智力、天眼力。謂如來藉天眼如實了知眾生死生之時與未來生之善惡趣，乃至美醜貧富等善惡業緣。(十)漏盡智力，又作知永斷習氣智力、結盡力、漏盡力。謂如來於一切惑餘習氣分永斷不生，如實遍知。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十力」條。)

³⁵ 諸法現等覺無畏、一切漏盡無畏、障法不虛決定授記無畏、為證一切具足出道如性無畏。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無畏」條。)

³⁶ 「佛教的部派分裂，起初分為大眾部與上座部，以後又一再分化，成為十八部，這是一致的古老傳說。但所說的十八部，還是包括根本二部在內，還是在根本二部以外，就有不同的異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頁330

聖位的看法都各持己見，不盡相同，這樣的情況不僅反映在對於「菩薩」一詞的解釋，也同時出現在各部《廣律》的本生故事中。在此就部派論書進行分析，一窺大眾部、說一切有部的「菩薩觀」。

一、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的菩薩觀

下列根據《異部宗輪論》的論述來窺探這四部對於「菩薩」一詞的解釋。《異部宗輪論》卷一說：

一切菩薩入母胎中，皆不執受羯刺藍、頰部曇、閉尸、鍵南³⁷為自體。一切菩薩入母胎時，作白象形；一切菩薩出母胎時，皆從右脇。一切菩薩不起欲想、恚想、害想。菩薩為欲饒益有情，願生惡趣隨意能往。以一剎那現觀邊智，遍知四諦諸相差別。³⁸

依這段話可以歸納成五個重點：

(一)一般有情要生於世間，要藉由父母的不淨身，從受胎到出胎，經過羯刺藍、頰部曇、閉尸、鍵南的階段才能在母體中長成完整的個體。但是此四部認為，「菩薩」已達聖者位階，所以不必藉由父母的不淨身和經過前述在母體內長成的階段，就可以自己形成五根和四大。

(二)一切菩薩入母胎時，皆作白象形。因為此四部不承認中有的存在³⁹，所以說「作白象形」，而不說為菩薩的中有。此外，以「白象」形入母胎，還有另外兩層的意義：1、印度以白象為尊，認為白象有大威力而性情柔順，所以菩薩以白象形入母胎，表示菩薩性善柔和而有大勢。2、佛經中，以兔、馬、象三獸

³⁷ 傳統佛教對於胎兒自母體中受胎至出生之二六六日間次第分為五個階段，即：(一)羯刺藍（梵 *kalala*），又作歌羅羅、羯羅藍。意譯為凝滑、雜穢。指初受胎後之七日間。(二)頰部曇（梵 *arbuda*），又作阿部曇。意譯為皰、皰結。指第二個七日間。(三)閉尸（梵 *peśī*），又作蔽尸、葷尸。意譯為凝結、肉段。指第三個七日間。(四)鍵南（梵 *ghana*），又作健男、羯南。意譯為凝厚、硬肉。指第四個七日間。(五)鉢羅奢佉（梵 *prāsākhā*）。意譯為支節、枝枝。乃手足已形成之位，即受胎後第五個七日至第三十八個七日（出生之時）之間。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胎內五位」條。）

³⁸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五下

³⁹就中有之實存與否而論，據大毘婆沙論卷六十九、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八、成實論卷三等所載，關於中有之有無，諸部之間論諍盛起，應理論者係依說一切有部之主張，認為中有實存。分別論者則依異部宗輪論之說，此說為大眾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化地部之主張，認為中有無存。.....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中有」條。）

渡河的譬喻故事，來說明三乘的願力。以免喻聲聞，因為他們只求自己安然過河，就像聲聞眾只求自己了脫生死，不度其他眾生；以馬喻緣覺眾，因為他們僅能帶一、二眾一起渡河，就像緣覺除了求自己的生死解脫外，只能再度一些和自己有關係的親戚朋友，也無法做到廣度所有眾生；以象喻菩薩，因為他們可以同時乘載其他有情到達彼岸，就像行菩薩道人，除了窮達佛陀教法，也能救度一切眾生。

(三)一切菩薩出母胎時，皆從右脇。所有有情眾生在脫離母體時，都要從產道出生，但菩薩已達聖位，因取清淨和慈悲之意，故由右脇生，一來無須經過污血之染，二來母體也不用受大極苦。

(四)菩薩不起欲想、恚想、害想。對於此四部的學者來說，入最後身的菩薩已達聖位，只會憐憫、慈悲有情，拔濟眾生，所以當然不會再起三思想。

(五)菩薩為欲饒益有情，願生惡趣隨意能往。此四部認為，入正位的無生忍菩薩不會隨業力而生惡趣，但為了予以眾生法益，或為了拔濟一切有情，是可以因願力而生於惡趣，而且可以隨願而往。受生惡趣，是依願而生到彼處，意義在於，菩薩是在鍛鍊自己的慈悲心，於無煩惱身而故作煩惱相。

在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和雞胤部之外，大眾部之下的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也提出「諸菩薩不脫惡趣。」⁴⁰的看法，但這並不與「菩薩為欲饒益有情，願生惡趣隨意能往。」的主張矛盾。不脫惡趣的菩薩指的是在修行中未達忍位的菩薩，因為只是異生或凡夫，還是會依所造的業墮入惡趣中。

二、說一切有部的菩薩觀

相對於上述四部，說一切有部留下許多論師的論書，提供後世學者有充裕的材料可以研究，也讓我們可以較完整的窺探部派的思想。同樣的，對於「菩薩」一詞的解釋，說一切有部的說法就較為詳盡，下文就從和廣律中本生故事相關的菩薩觀加以論述。

⁴⁰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六上

第一，先從說一切有部對於菩薩的定義談起，《阿毘達磨發智論》卷一七六說：

雖經於三無數劫具修種種難行苦行，若未修習妙相業者，猶未應言我是菩薩。齊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問：若諸有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不退轉，從此便應說為菩薩，何故乃至造作增長相異熟業方名菩薩耶？答：若於菩提決定及趣決定乃名真實菩薩。從初發心乃至未修妙相業來，雖於菩提決定，而趣未決定，未得名為真實菩薩。要至修習妙相業時，乃於菩提決定，趣亦決定，是故齊此方名菩薩。⁴¹

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們認為，不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及有求菩提之心就可以稱為菩薩，而是必須經過修習妙相業圓滿，菩提決定和趣決定同時俱足，才能稱為真正的菩薩。

至於原文中提到「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的才稱為菩薩，那麼相異熟業在何處可修？《阿毘達磨發智論》卷一七七說：

問：相異熟業何處起耶？答：在欲界非餘界；在人趣非餘趣；在瞻部洲非餘洲。依何身起者？依男身起非女身等。於何時起者？佛出世時非無佛世。緣何境起者？現前緣佛起勝思願，不緣餘境。⁴²

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們認為，修相異熟業要在以下時空條件具足的情況才能修習：(一)欲界的人趣中(二)在南瞻部洲(三)以男身的身分(四)在佛出世時，緣佛而起勝思發勝願。

第二，關於說一切有部對於菩薩入胎的看法，《大毘婆沙論》卷七十說：

菩薩已於九十一劫不墮惡趣，況最後身受此中有而入母胎。是故智者不應依彼所說文頌，而言菩薩所受中有如白象形。⁴³

《大毘婆沙論》卷一七一也說：

菩薩不爾，將入胎時，於父父想，於母母想。我依彼故增長後蘊，當於瞻

⁴¹ 《阿毘達磨發智論》卷一七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八六下

⁴² 《阿毘達磨發智論》卷一七七，《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八七中

⁴³ 《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三六一上

部洲中受尊勝報，依此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諸有情作饒益事。作是念已，便於父母等生親愛，由此結生。⁴⁴

以上有兩個重點：

一、說一切有部並不贊同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和雞胤部所說「一切菩薩入母胎時，作白象形」，說一切有部的論師認為菩薩在中有位已經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不會再選擇以牲畜如白象之形入胎，白象之形應該只是取其意義的象徵，所以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傾向於「乘白象」的吉祥徵兆。

二、菩薩入胎是否起貪愛？一般眾生入胎，對於父母一方都會起淫欲和貪愛之心，但菩薩入胎，不起顛倒和分別，於父作父想，於母作母想，清楚的知道這是為了求正覺的必經之路——降生而具足五蘊之身。雖然沒有眾生會起的貪愛執著之心，可是說一切有部也不否認菩薩入胎時「於父母等生親愛」，因為這是托胎的動力，否則就不可能入胎，但也強調再次「雖具親愛而無異心」⁴⁵，明確表達對菩薩入胎時是否起貪愛的看法。

第三，討論菩薩是否為「異生」。《異部宗輪論》卷一說：

佛與二乘解脫無異，三乘聖道各有差別。佛慈悲等不緣有情，執有有情，不得解脫應言菩薩，猶是異生，諸結未斷，若未已入正性離生，於異生地未名超越。⁴⁶

正宗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們，認為菩薩仍是「異生」，因為菩薩歷經了多劫的修行，多劫以來身分多樣，包含了天神、平民甚至動物等旁生，但是真正的聖者是不會墮在惡趣之中的。又現實的釋迦菩薩也歷經娶妃、生子、修行外道、苦行的種種過程，即使後來在菩提樹下修行，依舊起貪嗔痴，可見尚未斷煩惱，還不能稱為聖者。以上種種依據，所以說一切有部認為菩薩是異生，要一直到一念頓證無上菩提，成為大聖佛陀之時。

和說一切有部同樣從上座部分出的雪山部，對於上述說法也是大同小異，

⁴⁴ 《大毘婆沙論》卷一七一，《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六四上

⁴⁵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六十，《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三〇八中

⁴⁶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六中

僅針對「諸菩薩猶是異生，菩薩入胎不起貪愛。」⁴⁷兩個問題加以說明，主張菩薩因見思二惑未斷，所以仍是異生；而菩薩在入胎時不起淫欲愛和親情愛的貪愛之心。

第四，論述說一切有部對波羅蜜多⁴⁸的主張。修行六波羅蜜，可說是菩薩道的大行，也是大乘佛教重要的修行方針，但六波羅蜜的觀念，並非起於大乘佛教，在部派佛教即已論及。《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八說：

如說菩薩經三劫阿僧企耶，修四波羅蜜多而得圓滿。謂施波羅蜜多、戒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外國師說：有六波羅蜜多，謂於前四，加忍、靜、慮。迦濕彌羅國諸論師言：後二波羅蜜多，即前四所攝，謂忍攝在戒中，靜慮攝在般若。戒慧滿時即名彼滿故。復有別說：六波羅蜜多，謂於前四，加聞及忍。⁴⁹

各部派對於波羅蜜多的支數看法也不盡相同，說一切有部提出「四波羅蜜」：施、戒、精進、般若，也對這四波羅蜜的意義有詳盡的解釋⁵⁰；外國師主張「六波羅蜜」，就是在四波羅蜜前面再加上忍、靜慮；迦濕彌羅的諸論師則認為，忍可以涵攝在戒中，靜慮可以涵攝在般若中，所以也是立四波羅蜜。不論波羅蜜多的支數是否相同，波羅蜜多的觀念已從部派延伸到大乘佛教，對於大乘的六波羅蜜：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定波羅蜜、智慧波羅蜜有重大的影響。

⁴⁷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六下

⁴⁸ 梵語 pāramitā，巴利語 pāramī 或 pāramitā。即自生死迷界之此岸而至涅槃解脫之彼岸。又作波羅蜜多、波囉謁多。意譯為到彼岸、度無極、度、事究竟。通常指菩薩之修行而言，菩薩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稱事究竟；乘此大行能由生死之此岸到達涅槃之彼岸，故稱到彼岸；此大行能度諸法之廣遠，故稱度無極。（〈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波羅蜜」條）

⁴⁹ 《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八，《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九二上

⁵⁰ 《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八：「若菩薩行布施時，不為慳吝之所屈伏，當言施波羅蜜多圓滿。持淨戒時，不為惡戒之所陵雜，當言戒波羅蜜多圓滿。起精進時，不為懈怠之所退敗，當言精進波羅蜜多圓滿。修般若時，不為惡慧之所燒濁，當言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有說，若時菩薩但以悲心能施一切一切種物，乃至身、命、頭、目、髓、腦都無少許戀著之心，齊此名為施波羅蜜多圓滿。若時菩薩橫被有情斬截手足，割割耳鼻，或斫身分，乃至無完如芥子許，爾時無有一念瞋心，況欲加報，齊此名為戒波羅蜜多圓滿。若時菩薩心勇猛故，經七晝夜一足而立不瞋而視，以一伽他讚歎於佛，而無一念懈怠之心，齊此名為精進波羅蜜多圓滿。若時菩薩名瞿頻陀精求菩提，聰慧第一論難無敵，世共稱仰，齊此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或說，乃至坐金剛座入金剛喻定，將證無上正等菩提，齊此方名般若波羅蜜多圓滿。」《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九二上

第二節 初期大乘佛教的菩薩觀

當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的階段時，「菩薩」的精神意義又產生變化，而演變為今日大眾所接受的菩薩思想。部派佛教的說一切有部認為，真正的菩薩是要修習妙相業圓滿者，但是在大乘佛教中則認為只要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就可以稱為菩薩⁵¹。此處就透過漢譯大乘初期佛教的佛典來討論初期大乘的菩薩觀，以探求初期大乘佛教和部派佛教對於菩薩觀的相同、相異處。

下文透過初期大乘經典對「菩薩」的定義來看菩薩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三八說：

所說菩薩摩訶薩者，何等名為菩薩句義？佛告善現：『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是菩薩義。』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菩薩何緣名摩訶薩？』佛告善現：『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善現白言：『以諸菩薩為欲證得一切智智，發菩提心及無漏心無等等心，不共聲聞獨覺等心，於如是心亦不執著，依如是義名摩訶薩。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智是真無漏不墮三界，求一切智智心亦是真無漏不墮三界，於如是心不應執著，是故菩薩名摩訶薩。』⁵²

可知菩薩對於自己，為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發起種種堅固求法之心，但於一切法不起執著，也了無障礙；對於他人，則將所有有情眾生視為最重要的對象，行饒益有情之志業。而菩薩需具備哪幾種心？《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一一說：

佛告善現。由是菩薩已發堅固金剛喻心定不退壞。是故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諸菩薩摩訶薩恒常發起勝心大心。由此心故決定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諸菩薩摩訶薩發起決定不傾動心。由此心故決定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諸菩薩摩訶薩普於一切諸有情類。平等發起真利樂心。

⁵¹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七：「何等是菩薩？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發大心，以是故名為菩薩。」，《大正藏》第八冊，頁二七〇中

⁵²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三八，《大正藏》第七冊，頁七六六中

由此心故決定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常勤精進愛法樂法欣法慧法。由此因緣決定能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⁵³因此菩薩需發起堅固金剛喻心、勝心大心、決定不傾動心、真利樂心，還要精進於愛、樂、欣、慧法，同時以一切有情為上首，才能稱為菩薩。

《十住毘婆沙論》卷二也說：

我今發無上大願，為欲自利亦為利他。先來墮惡道無所利益，今為利益眾生故，設墮惡道不應有畏。復次實行菩薩發如是心：假令我於阿鼻地獄一劫受苦，然後得出，能令一人生一善心，積集如是無量善心，堪任受化令發三乘，如是教恒河沙等眾生聲聞乘，恒河沙等眾生辟支佛乘，恒河沙等眾生發大乘，然後我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⁵⁴

大乘佛教認為菩薩為了自利利他，為了利益一切有情眾生，即使要墮入惡道中最極致的阿鼻地獄受苦一劫，得出之後只能使一人生一善心，然後直到積集無量的善心，眾生願發三乘心，自身才能成佛，縱使成佛過程如此艱辛，菩薩還是發心為利眾生，直到眾生都成佛道。

至於大乘佛教中菩薩重要的修行方針，就是依據六波羅蜜而修行。《六度集經》明確的指出大乘佛教所重視的六波羅蜜：

為說菩薩六度無極難逮高行，疾得為佛。何謂為六？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明度無極高行。⁵⁵

此種說法和部派佛教的四波羅蜜及六波羅蜜有異同之處。

大乘佛教將第六漏盡通分為兩種：一是「漏習俱盡」，二是「漏盡而習不盡」，大乘佛教認為還未修到「不退轉地」的菩薩只修到後者，所以只能認定為得五神通；只有漏習俱盡，可以畢竟出離世間生死輪迴，才是真的具足六神通⁵⁶。《大智度論》卷二十八說：

⁵³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一一，《大正藏》第四冊，頁六十上

⁵⁴ 《十住毘婆沙論》卷二，《大正藏》第二十六冊，頁二十八上

⁵⁵ 《六度集經》卷一，《大正藏》第三冊，頁一上，

⁵⁶ 丁敏《佛教神通：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至於菩薩的『漏盡神通』，是唯有修到『不退轉地』的菩薩，才是漏習俱盡住六神通的菩薩。」頁 178

……言諸菩薩皆得五神通，今何以言欲住六神通？答曰：五通是菩薩所得，今欲住六神通是佛所得。……問曰。〈往生品〉中說：『菩薩住六神通至諸佛國。』云何言菩薩皆得五通？答曰：第六漏盡神通有二種：一者漏習俱盡；二者漏盡而習不盡。習不盡故言皆得五通，漏盡故言住六神通。⁵⁷

丁敏教授在《佛教神通：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中提到：「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說明菩薩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即能引發『六神通波羅蜜多』。」⁵⁸所以，從上文對菩薩修六波羅蜜之討論延伸，本文以下論述大乘佛教對於菩薩具足「神通」的看法，以及和聲聞乘有何不同。丁敏教授認為，大乘佛教的「五神通」和聲聞乘中的「五神通」是有不同的意涵：

聲聞乘佛教中，只修得前五通⁵⁹是被界定為「世俗五通」，還在生死輪迴中流轉。但在大乘佛教中，菩薩的「五神通」是因為「漏盡而習不盡」，漏盡則已出生死輪迴，然猶有習在其境界如阿羅漢的六神通。⁶⁰

可見大乘佛教對「漏盡通」的解釋和聲聞乘確實有明顯的不同，認為菩薩需修到不退轉地，才能真正具足六神通，稱為「已圓滿神通」，能遊行十方諸佛世界；但若因習氣未盡，只具足五神通的就稱為「未圓滿神通」，是不能遊行十方諸佛世界。⁶¹

第三節 《廣律》本生故事中菩薩的形象

律師所傳的本生故事通於佛及弟子，因此在《廣律》的本生故事中，佛和弟子的本生故事交錯出現，數量都不在少數。此部份於前一章已加以論述，此處不再贅述。筆者在眾多的本生故事中，以明確出現「菩薩」二字，以及確實為佛前生的修行菩薩的本生故事為材料，發現此類的本生故事以《根有律》居多，《四分律》其次，屬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卻無相符之處。筆者透過分析

⁵⁷ 《大智度論》卷二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二六四上

⁵⁸ 丁敏，《佛教神通：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法鼓文化，2009，二版），頁 162

⁵⁹ 五神通指：神足通、宿命通、天眼通、他心通、天耳通

⁶⁰ 丁敏，《佛教神通：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法鼓文化，2009，二版），頁 178

⁶¹ 丁敏，《佛教神通：漢譯佛典神通故事敘事研究》（法鼓文化，2009，二版），頁 177

「菩薩」在《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形象，找出和部派以及初期大乘佛教菩薩觀相應之處，藉此印證菩薩思想在廣律本生故事中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之論點。

《廣律》本生故事中菩薩形象歸納如下：

一、菩薩出生具種種異相，形貌莊嚴

在眾多的神話傳說故事中，為突顯聖人的異人之處和其尊貴的身分，通常會賦予不平凡的出生過程，佛教中對於「佛」和居聖位的「菩薩」亦是如此。在釋迦太子降生時，也出現種種的瑞相，《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⁶²卷一說：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脇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是時天地大動，宮中盡明，梵釋神天，皆下於空中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湯浴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光明徹照，上至二十八天，下至十八地獄，極佛境界，莫不大明，當此日夜，天降瑞應，有三十二種。⁶³

佛之降生，三界同慶，以其光明遍照，喻指佛的無量功德廣被，令三界眾生受福無窮。而佛降生的瑞相以及所說的一段話：「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也成為其他經典中，菩薩出胎仿照的模式。《四分律》卷三十一，對於定光菩薩的出胎便是依此形式：

我夫人生一男兒(定光菩薩)，顏貌端正世之希有，始生出胎無人扶侍，自行七步而說此言：我於天上世間最上最尊，能度一切眾生生老病死苦。⁶⁴

定光菩薩所言的「我」就是指其具足的佛性，唯有佛性為天上世間之首；之後更是發願以此佛性度盡一切眾生，讓眾生出離生老病死苦的無止盡輪迴，可見定光菩薩化度眾生的願力，大乘菩薩利他的形象於此可見。

此外，菩薩因其殊聖功德，得以具足端正顏貌，此一形象在其他本生故事

⁶² 根據印順法師所說：「《佛本起經》，是與《六度集經》一樣，出於部派佛教，而為大乘佛法的前奏……。「佛本起因緣」，是佛的「本起因緣」，也就是佛傳，但只是佛傳的一部分。屬於佛傳的，漢譯有很多不同的本子。」其中《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就是印順法師提到的諸多佛傳漢譯本之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正聞出版社，頁 578-579）

⁶³ 《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一，《大正藏》第三冊，頁四七三中

⁶⁴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二上

中也可窺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在論述佛和提婆達多的前生因果時，對於菩薩誕生時說：

妃誕一子，形儀端正殊妙可觀，顏色晃如真金鋌。頭有傘髻，手臂纖長，額廣平正，雙眉相連，鼻高且直，諸根具足，親族立字名自在。⁶⁵

但除了顏貌行儀端正，也有「形貌端嚴，面如師子」⁶⁶的形象出現。不管是莊嚴的形貌，或令人駭然的面容，總的來說，菩薩所展現的都是異於有情，能令眾生起歡喜心或警惕心的容貌，於此並不是讓眾生起貪愛和厭惡之心，而是菩薩為利益一切有情，順應眾生的習性，所開的方便法門，為的是讓眾生起歡喜心，然後再加以度化。所以，容貌是假，不應著相，體悟佛性才為菩薩本懷。

二、通曉一切世間法

佛教雖以證得無漏智為終極目標，但在此之前，菩薩尚需以世間的有漏智為踏板，習得世間所有教法、技法，一來有助於自身的修習，二來也易為饒益有情廣開方便法門。所以，本生故事中的菩薩也有通曉一切世間法的形象。《四分律》卷三十一就提到，定光菩薩對於學習種種技術無有障礙，年紀極輕便已完成種種學習：

定光菩薩。年向八、九歲時王教菩薩學種種技術。書算數印畫戲笑歌舞鼓弦乘象乘馬乘車射御擲力，一切技術無不貫練。⁶⁷

而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中，對於佛的前生—善財童子和善施太子也具足世間一切法：

是時太子日漸長大，如蓮在水，不久長成，即令入學。學諸文字、弓射、王法、算計、識別珍寶人象馬等，工巧術法，種種技藝，六十四能，解縛能讀，聰明了達。⁶⁸

⁶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八一上

⁶⁶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十七中

⁶⁷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二上

⁶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上

尾施縛蜜多王子，應與名曰尾施縛多羅……即令入學，曆數算計、工巧伎藝、王法之事，及以調馬，種種相法等，悉皆成就。⁶⁹

從菩薩通曉世間一切法的角度而論，佛教並不否定世間法，反而給予正面的肯定，將其作為菩薩修行、渡眾的利器，《瑜伽師地論》曾說：「菩薩求此一切五明⁷⁰，為令無上正等菩提大智資糧速得圓滿，非不於此一切明處，次第修學，能得無障一切智智。」⁷¹由此可知，菩薩的通曉世法是修行的一大工具，同時也透露出菩薩修行不離世間，修行要在現實中體現，才是真正的菩薩，這也是菩薩通曉世間法的形象背後的真實意義。雖然菩薩因其累劫具足的智慧，而擁有過人的學習能力，能夠習得種種世間技法，但菩薩不為這些有漏智網縛，因為菩薩是為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發願，是為證得無漏智而發起金剛心、不退轉心。

三、擁有神通力，得龍天護法保護之

在佛教經典中，只要經過修行，不管是佛、羅漢或外道皆能具足神通，共有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等五神通，若加漏盡通，則共為六神通。但是因為漏盡通是指斷盡煩惱，永不再生於迷界的悟力，所以只有入不退轉地的菩薩和佛能具足六神通，其他至多具足五神通。

菩薩除了出胎具有異相，並得殊勝莊嚴的容貌，同時因經累劫的修行，此世只要稍加用功，並能具足種種神通力。不只自身具有神通力，菩薩也能得護法為其驅難，使其修行之路更加順利。廣律本生故事中菩薩具足的神通類別，以及得護法護持的說明如下：

(一)身能放光，遍照一切

菩薩因為入於火遍處定，得神通力，所以可以自由放出種種色光，遍照一切。佛經中也記載，佛為眾生說法時，常以放光之身廣說一切法。《大智度論》

⁶⁹《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四下

⁷⁰五明：一內明處。二因明處。三聲明處。四醫方明處。五工業明處。（《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大正藏》第三十冊，頁五〇〇下）

⁷¹《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大正藏》第三十冊，頁五〇三上

卷四十七對於放光的解釋是：

放光三昧者，常修火一切入故，生神通力，隨意放種種色光，隨眾生所樂，若熱若冷，若不熱不冷。照諸三昧者，光明有二種，一者色光，二者智慧光，住是三昧中，照諸三昧，無有邪見、無明等。⁷²

可見佛或菩薩放光，代表的不僅是神通力的顯現，其真實意涵是以此象徵佛的教法廣佈一切眾生，同時能依眾生的喜樂和需求而決定放光的範圍，凡是此智慧光照射之處，佛法皆能觸及，眾生因此得法樂。因此，「放光」成了佛和菩薩度眾生的必備神通力之一。

《四分律》卷三十一對定光菩薩有此描述：

定光如來，凡常身光照一百由旬。諸佛世尊，常法光照無量，還攝光照餘光七尺。今定光如來，在呵梨陀山龍王宮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剎土。是其威神，令晝夜不別，欲知晝夜者，花合鳥不鳴，則知是夜；若花開鳥鳴者，則知是晝。⁷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對於(小枝)菩薩也有同樣的描述：

(小枝)菩薩威德，所住之處光彩異常。⁷⁴

此處的菩薩雖不是因說法而「放光」，但因為累劫的修行，讓他們本身即具有此種異於有情的神通力，更能顯現出菩薩的特殊身分。

(二)降伏種種危難

廣律本生故事中的菩薩，多以人身修行，不可避免的，會有種種考驗等著他們去化解。《四分律》卷四十六，描寫善行和惡行太子的故事，善行太子即為佛的前生，為令眾生生活無虞，發願入海求寶珠，卻遭惡行太子的從中破壞和傷害，以致雙眼失明，流落街頭，種種考驗接踵而來。其中，他也曾遇到遍地毒蛇阻擋前路，讓他無法繼續向前：

⁷² 《大智度論》卷四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三九九中

⁷³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二上

⁷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八〇下

乃至毒蛇處作如是念：以何行報生毒蛇中？豈非前世瞋毒報耶？當以何法而降伏之？唯有慈心。即思惟慈心三昧，時諸毒蛇皆悉垂頭，行上而過。⁷⁵

菩薩在面對遍地群蛇時，起心動念並無恐懼和殺害之心，反而是思維爲什麼牠們會得蛇身？在得知是因前世嗔恨心太重，而得此報時，菩薩隨即以慈心三昧降伏毒蛇。毒蛇受到菩薩慈悲力的感召，似乎在爲自己的累劫嗔心懺悔，竟都低頭繞道而行，也讓善行太子順利通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對於轉輪王茅草與生俱來可以令敵人不戰而走的神力，也有描述：

月滿生子，形貌端嚴，面如師子，有那羅延神力。集諸眷屬，作生日會，為立名字，號曰茅草。是時王子面前，自然而有妙螺及輪。王子若吹擊此螺，外軍聞者，皆悉退走；或有聞者，耳即便聾；若聞轉輪聲者，人皆走藏，或投屋穴。⁷⁶

吹法螺和轉法輪在佛教中都有說法的意思，茅草太子擁有這兩種法器，一來爲其除去種種障礙；二來象徵將以此身行菩薩事，爲眾生廣說佛法。

(三)龍天護法爲其驅難

菩薩以人身修六度萬行，在五濁惡世中，不僅是在面對自己本身的障礙或外界的障礙，在在都充滿著對菩薩的考驗。此時，菩薩雖有與生俱來的些許神通力，面對重大障礙時，卻還是需要仰賴天帝或護法神的協助，爲其排除困難。《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描寫轉輪王茅草因發現自己有如獅子般端嚴駭人的面貌，而欲殘害自身時，天帝深知這是賢劫菩薩，決不能讓菩薩傷害自身，於是出手相助：

爾時太子，于時洗浴，身塗香藥，取鏡自照觀面，乃見顏貌可畏，乃作是念：我面如此，諸人見我，我今何用此身？當須自害。即入叢林，欲自害

⁷⁵ 《四分律》卷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九一〇下

⁷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十七中

身。時天帝釋觀見太子，是賢劫中菩薩，若自害之，必受大苦，我若變令端政，即不自死。于時天帝與太子螺髻中寶珠，戴已，太子如天，形貌端嚴，獲具七寶。⁷⁷

天帝不僅讓菩薩有莊嚴的面貌，同時也贈予七寶，當菩薩面對自身的障礙而無法突破時，天帝的出現無疑是菩薩修行的增上緣。

而在面對外界的障礙，菩薩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也同樣有護法神的幫助。《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描寫善財童子被父王派遣出外攻打他國敵人時，獲得薛室羅末拏天王派遣第五藥叉佐助，而順利降敵：

時薛室羅末拏天王，領諸無量眷屬，因過其所，遂不能動，心大怪愕：我亦曾經處處遊歷，未曾有此。遂乃遙見善財童子在於樹下，是賢劫菩薩，自受疲勞，往彼鬪敵，我須佐助，可往降怨，不令損害。時薛室羅末拏天王，即勅第五藥叉，汝可速往曠野城中，為善財降彼怨畢，亦莫令損。是時藥叉奉王勅已，即變四軍兵眾，人形高大，如多羅樹，象高如大山，馬大如象，作諸器仗，種種變現，吹擊大鼓，令大恐怖，現大威力，至彼怨所，如是示現。……眾人開城，以諸香花，作諸音樂，出迎善財，來入城中，押領平定，置立押官。⁷⁸

不管是菩薩對自身的障礙或外界的障礙無法突破，而有壞其身的可能時，護法都將從旁相助，令其修行的障礙消除，可顯示對於菩薩生身的愛護，也象徵對佛法的全力護持。

菩薩在《廣律》本生故事中具有神力或為神助的形象鮮明，但因為還是在修行階段的菩薩身分，所以並無證得「漏盡通」的結果出現。由此可知，《廣律》本生故事中的菩薩至多只是具足世俗五通，要一直到最後身菩薩，降生在淨飯王的王宮，成為釋迦太子，而後經過修行，在菩提樹下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才是真正具足大乘六神通的聖者。所以，此處菩薩的形象並不違大乘對神通的

⁷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十七中

⁷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一下

解釋。

四、發願求證無上正等正覺，堅固而不退轉

前文論及菩薩具有發金剛心、不退轉心為求正道的特質，「發願求無上正道」是成為菩薩的第一基本要素，也為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共通的菩薩觀，因此在《廣律》本生故事中，菩薩也以這樣的形象出現。《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九，啞躄太子在降生前，也是以誓願修證的願力，托胎在妙梵夫人的胎中：

于時有一有情。於無上菩提誓願修證。從地獄出託娠妙梵夫人。⁷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四，提到佛的前生菩薩一善施太子廣施一切的德行時，每當他佈施一樣東西時，便會發一次願，在他第一次將寶輦布施給婆羅門時，他發願：

我本捨此輦，歡喜而能施。願我捨三界，速證妙菩提。⁸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五中的六牙大象，也是佛之前生，當獵師因其慈悲心感化，而不敢動手拔取象牙時，六牙象王反而自己忍受痛苦動手拔取象牙，交予獵師：

……象王告曰：若汝不能拔者，我自拔與。象王曰：為我牙根入肉深遠，當拔之時，白血流注。拔已欲與獵師，象王身色鮮白，如優曇鉢花，血流遍身，如山雪覆，亦如禰文。爾時象王，自心觀見身相如是，恐有退轉，欲堅其心，不令擾亂。由彼菩薩多習性故，而行其施，豈有退邪？至於死路，唯歸佛陀。於彼時中，有種種異相，為空中諸天，心得滿足便生喜悅，現希有事。然由象王作是苦行，空中有天，而說頌曰：我等諸天見，象王行苦行。當正拔牙時，受於無量苦，內心猶喜悅，必不退菩提。⁸¹

六牙象王在受此苦行之時，仍害怕自己心有退轉，於是更堅定自心，不令擾亂，也因為長久以來修習正道的的原因，當他在行此佈施的時候，不會輕易退轉。「拔

⁷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九，《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七二三下

⁸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五上

⁸¹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七十一下一七十二上

象牙」的事件只是一個譬喻，代表菩薩不管遭遇何種考驗，都會以堅定、不退轉的心繼續圓滿修習正道。

同樣發無上菩提之願的，還有以下兩則本生故事。一則是《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五中的也為佛之前生菩薩的光明王：

爾時大王聞佛世尊有精進力，廣行惠施，修諸福業，即發無上菩提之願，說伽他曰：修無量福求佛果，得成善逝自在尊，若未能度彼岸者，我當誓度令至岸，聞佛離欲發菩提，復行惠施正法化，願我當來得成佛，利益有情貪欲滅。⁸²

光明王因鑑於佛的精進力，修諸福業，於是便發起無上菩提之心，願能修習正道而成佛果，為之後成佛種下重要的種子。

另一則是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六中，同樣為佛之前生菩薩而廣行佈施，在最後將自己的妻子都佈施時，同時發願成佛：

于時菩薩既施妻已，發如是願：以此施福願早成佛。說此語時，爾時大地，六種震動。⁸³

發願成佛、發願修習正道、發願求得正果，和具有金剛心、不退轉心，都是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共通的菩薩觀，在各部派的《廣律》中，菩薩這樣的形象顯而易見，遑論在大乘經典中更是隨處可探。

五、為饒益眾生發起大願，以慈悲行利他之事業

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在菩薩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部派佛教的論書多著眼於菩薩「個體」進行分析，論述菩薩的入胎、出胎、修行……；而進入大乘佛教時，對於菩薩的解釋就不僅僅是為求正果不斷精進修習，同時也發心廣利一切眾生，為饒益有情而終不退轉。然而，在《廣律》的本生故事中，菩薩就同時存在自利和利他的形象。《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五提到光

⁸² 《根本說一切有部藥事》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七十二下一七十三上

⁸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八四上

明王的願力時曾說：

修無量福求佛果，得成善逝自在尊，若未能力彼岸者，我當誓度令至岸，
聞佛離欲發菩提，復行惠施正法化，願我當來得成佛，利益有情貪欲滅。⁸⁴

《四分律》卷四十六也說善行太子因見國內眾生貧苦，為濟拔眾生之苦，於是發願冒險入海取如意寶珠：

於異時善行王子作如是念。閻浮提眾生皆多貧苦。我當入海取如意珠。令
閻浮提眾生無有貧者。五百羅刹女出迎，遙見慰問：善來童子欲至何所？
答曰：閻浮提眾生皆多貧苦，欲往海龍王宮乞如意寶珠，令閻浮提眾生無
貧苦者。即復問言：欲取何乘？答言：欲取大乘。⁸⁵

而當善行太子入龍宮欲取如意寶珠時，遇到羅刹女前來慰問，當羅刹女問善行太子所為何來時、欲取何乘時，善行太子回答：「欲取大乘」。善行太子為拔眾生苦而行難行之行，如意寶珠應借指為難能可貴且能令眾生脫離生死苦海的佛法。值得注意的是，「大乘」一詞在廣律的本生故事中並不多見，在此善行菩薩明言「欲取大乘」，為佛教思想從部派進入到大乘做了很有力的推進，可見《廣律》的本生故事雖出自各部派，卻也已經可見大乘佛教的影子。為利眾生而發願力行的例子不僅於此，《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說到佛的前生菩薩—善施太子在佈施象和一對兒女時，都為救度眾生而發願：

速從象下，而為奉施。……我修菩薩行，慈攝苦眾生⁸⁶

菩薩說已，顏容怡悅，以右手携兒，左手持女，施與婆羅門。是時男女，舉目盈流，悲啼哽咽。菩薩施已，復發誓言：願我施男女，直趣菩提路，誓救諸眾生，速超生死海。……爾時菩薩為愛念故，流淚滿目，抱兒女頸，以頌告言：我心於汝甚憐愛，不是無慈堅固心，當為利益於人天，捨施汝等善喜見，我為無上菩提故，求證涅槃安樂處，為拔苦海諸有情，願救當

⁸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七十二下一七十三上

⁸⁵ 《四分律》卷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九一〇下

⁸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五中

離輪迴苦。⁸⁷

除了發願，還有身體力行爲救眾生而捨自生命，《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中師子王爲救生命受到大蟒蛇威脅的五百商人，與象聯合害蛇，最終三獸俱亡，五百商人性命得存。師子王捨棄自己的生命，就是爲了饒益一切有情：

爲求無上菩提故，攝受有情，菩薩爾時在不定聚，捨自身命，饒益一切有情。⁸⁸

在傍生趣能救五百商人，捨自身命，害彼毒蛇，由我慈心攝受有情，功德因緣，積集善根，正信力故，而證無上菩提。⁸⁹

菩薩爲利益眾生身體力行的例子還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五中，在佛說他和提婆達多前生的故事時，多處言及菩薩雖爲異生，面對眾生卻依舊不離慈悲心，一心以救眾生脫離苦難爲最終目標：

（鹿王）聞此聲已起慈悲心，便入水中欲救溺人。是時老烏來詣王所，便即告言：此黑頭蟲，都無恩義，勿須救拔。若得離難，必害鹿王。時彼鹿王爲慈悲故。不取烏言。往溺人所背負而出。⁹⁰

時有菩薩，作獼猴王遊行山谷，見花鬘人，墮在深坑受諸飢苦，菩薩發心救諸含識，善巧方便。⁹¹

一切菩薩善解世間種種事業，爾時國王起慈悲心，即自下針五處出血令器皆滿，便付醫人，即令作粥與病人食。⁹²

此處的菩薩不管是以鹿身堅持救溺人，以獼猴身救花鬘人，或以國王身出血救一病人，在在都是菩薩發慈悲心，救拔眾生的願行顯現。

以上的例子，不管是發願或力行利他事業的菩薩，「爲饒益有情，利益一切眾生」的形象都非常鮮明，筆者以爲此處是做爲映證「《廣律》本生故事是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的重要論述依據。

⁸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六中一六十六下

⁸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二十四上

⁸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九中

⁹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七五上

⁹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七六中

⁹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七八中

六、菩薩猶爲異生、猶墮惡趣

菩薩是否爲異生？大眾部和說一切有部有不同的說法。大眾部認爲入正位的無生忍菩薩不會隨業力而生惡趣，但爲了予以眾生法益，或爲了拔濟一切有情，是可以因願力而生於惡趣，而且可以隨願而往。而說一切有部認爲菩薩是異生，要一直到一念頓證無上菩提，成爲大聖佛陀之時。

《摩訶僧祇律》當中的本生故事，並無符合能討論「菩薩」觀的材料，因爲《摩訶僧祇律》多以佛述說弟子的本生爲主，佛的前生反而不復見。所以，此處討論「菩薩猶爲異生、猶墮惡趣」的形象，是以《根有律》的本生故事爲主要論述對象，因此也符合說一切有部的菩薩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五和十六中，是佛爲宣說自己和提婆達多過去的因緣，解釋提婆達多爲何接受佛的利益，卻做無恩無報之事的本生故事。在十二則的本生故事中，佛是以種種異生的身分出現，分別有：鹿王、獼猴王、啄木鳥、熊、鼠，⁹³應證了說一切有部認爲菩薩還是異生的說法。

而在《根有律》本生故事中身爲佛的前生菩薩，這些菩薩其累劫還是曾墮於惡趣中，也還是會起欲想。《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九的啞翳太子，因爲知道自己過去爲太子時，做了種種惡業，導致墮於地獄受苦，後來好不容易出離地獄，再次投生在帝王家成爲太子，讓他深深的了解這不是一個善處，如果他繼續繼承王位，那麼就還是會走上墮地獄的無止盡受苦輪迴中，於是他要求出外修行：

我昔於人趣六十年中曾爲太子，由作種種諸惡業故墮地獄中。今處人道生在王家，此非善處，若得爲王還墮地獄。⁹⁴

.....我於前世時，曾經六十歲，得爲王太子，具受五欲樂，由斯六千歲，墮在泥黎中備受諸苦惱，不可以言說。業盡方得出，重獲於人身，我憶如是

⁹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大正藏》第二十四冊，卷十五，頁一八〇上—一八四中、卷十七，頁一八八上—一八九上

⁹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九，《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七二四中

事，恐墮地獄中定不願為王，放我之林野⁹⁵

由此可知，菩薩累劫的修行，若一不慎，也還是有墮惡趣的可能。

而菩薩猶起欲想則是以《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三善財童子為例，善財童子在看到緊那羅女時，也因其美貌而起欲想，心生愛著：

善財見已欲力所逼，心生愛著，如蛾赴火，色境如火；亦如水浪，不可止定；亦如生牛後；亦如金翅鳥，駿不可制；如風飄物，無可能迴；如猴得樹，迷亂難止。無始已來，貪欲習性，煩惱境習，欲味樂故，欲之諸境，極穢心故，妄想念故，以此為弓，所思作處，以心為箭。⁹⁶

若以前文分析大乘佛教對於菩薩有神通力的看法，此時的善財童子漏、習都未盡，尚未出離生死苦海，也還因為以往的貪欲和起煩惱的習氣，而對緊那羅女起欲想。

在《根有律》中，不論是異生、墮惡趣或起欲想，佛在本生故事中所要傳達的，就是希望弟子對於身口意三業加以謹慎，同時用功修行，否則連佛的前生菩薩都有墮落的可能，遑論是累劫懵懂的眾生。但另一方面來說，佛也是開一方便法門，藉自己累劫的例子，讓弟子知道，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哪怕是累劫曾為異生或墮地獄，只要求正道的心不退轉，持續精進，就能證得無上正覺。就這一方向來看，似乎和大乘佛教認為，只要發大心，知一切法，願度一切眾生就可以稱為菩薩的說法，都有鼓勵眾生從此刻去除惡欲，發起求得正道的教育意味。

七、修習波羅蜜

對於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都提到的修習「波羅蜜」，雖然支數有四和六的差別，內容也有不同之處，但無可置疑的，這是做為兩時期思想接續的重要指標。在廣律中的本生故事同樣也有菩薩修習波羅蜜的事蹟，但大多是著重在布施和

⁹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九，《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七二五上

⁹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一中

精進波羅蜜上。

(一)布施波羅蜜

布施波羅蜜可以說是所有波羅蜜的根本，然而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在論及「布施」時，定義上稍有不同。部派佛教認為的布施是著重於「不為慳慳所屈伏」，以及對於所施之物不起戀著的心：

若菩薩行布施時，不為慳慳之所屈伏，當言施波羅蜜多圓滿。

……若時菩薩但以悲心能施一切一切種物，乃至身、命、頭、目、髓、腦都無少許戀著之心，齊此名為施波羅蜜多圓滿。⁹⁷

而大乘佛教強調的則是三輪體空的布施，一如金剛經所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⁹⁸，也就是能清楚覺知施者、受者、施物三者皆悉本空，同時能將一切的功德等心迴向有情，利益一切眾生，這樣才是佈施的真實意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中，在描述佛的本生時，也提到許多關於前生菩薩行布施波羅蜜的本生故事，分別是：

1.轉輪王大善現

我於昔時，將以傘蓋供養緣覺窣堵波塔，由此福業，我昔已獲二千五百轉輪王位。復由彼業，今證無上正覺，於其頂上，咸持二千五百天人百輻傘蓋，我若不證殊勝之果，更合感得二千五百轉輪王位，於我所有福業異熟，悉皆迴向施諸聲聞。⁹⁹

2.轉輪王茅草

我於爾時，名茅草轉輪王。置六十萬義堂，行祭施法，廣修功德。……如是六十萬城，悉皆依俗，造祭祠堂，施於一切，遍修福業。佛告大王：我為捨施緣分，乃成無上正等正覺。¹⁰⁰

⁹⁷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八，《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九二上

⁹⁸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八冊，頁七四九上

⁹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二十二下

¹⁰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十八上

3.鏡面王

我於爾時名鏡面王，十二年中，為飢儉故，普於一切有情，而行惠施，所須受用，俗法祭祀，皆悉能施。¹⁰¹

4.善施太子

……(婆羅門要求菩薩佈施車輅，菩薩之妃在旁不悅)爾時菩薩告妃言：賢首，汝莫於婆羅門作麤惡言。頌曰：若無此等求財者，何處更有證菩提？於六波羅施最勝，從斯行六證菩提。¹⁰²

5.散彈長者

散彈長者於十二年飢儉亢旱，供養千聖獨覺。于時帝釋助作功德，來降大雨者。……我於過去，非唯以此布施而證菩提，勿作異見。由我正信。善根積集善根功德因緣故，更修無量福業，而證無上菩提。¹⁰³

6.六牙大象

……菩薩為懷，無不捨者，任汝拔牙，將所利益。說伽陀曰：利益一切有情等，速離漂流生死海，常證無上菩提智，唯願早入涅槃城。¹⁰⁴

透過以上六則本生故事，可以歸納出廣律中對於「佈施」的看法為下：

1. 對於布施的三種方式：財施、法施、無畏施，《廣律》中的布施還是多著重在財施—實物的布施，例如：以傘蓋供養緣覺窣堵波塔、置六十萬義堂，行祭施法、因為天災而廣施眾生、布施車輅或自己的象牙。
2. 布施會產生無量功德力，可為召來善緣相助或為未來世帶來善果。但是佛也強調，他並不是只行布施就證得無上菩提，而是因為具有正信，同時積集善根，修無量福業，才證得無上菩提。
3. 菩薩在佈施的同時，也會將布施的功德迴向：「於我所有福業異熟，悉皆迴向施諸聲聞。」或者發願利益一切有情眾生：「利益一切有情等，速離漂流生死海。」

¹⁰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十九中

¹⁰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六上

¹⁰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九上

¹⁰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七十一下

此處的迴向和發願跟大乘佛教對於布施的認知觀點相近，也可說是《廣律》本生故事中影響大乘佛教思想的一大佐證。

(二)精進波羅蜜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對於精進的解釋為：

起精進時不為懈怠之所退敗，當言精進波羅蜜多圓滿。

若時菩薩心勇猛故，經七晝夜一足而立、不瞋而視，以一伽他讚歎於佛，而無一念懈怠之心，齊此名為「精進波羅蜜多圓滿」。¹⁰⁵

《大智度論》對於精進波羅蜜則說到幾個原則：

菩薩精進，不休不息，一心求佛道，如是行者名為精進波羅蜜。……菩薩以精進力為首，行五波羅蜜，是時名為菩薩精進波羅蜜。……復次菩薩精進，不為財利、富貴、力勢，亦不為身不為生天、轉輪王、梵釋天王，亦不自為以求涅槃，但為佛道利益眾生，如是相名為菩薩精進波羅蜜。復次菩薩精進，修行一切善法大悲為首。如慈父愛子。……復次菩薩精進，以實相智慧為首，行六波羅蜜。是名菩薩精進波羅蜜。¹⁰⁶

大乘佛教對於精進又更進一層解釋，不該是爲了自身而精進不已，否則就不能稱爲真正的精進波羅蜜。

《廣律》本生故事中，堪稱行「精進」最突出之人，莫過於佛的前生菩薩—善財童子。善財童子曾如此發願：

我為求無上菩提故，而行布施，造作福業，發精進波羅蜜。¹⁰⁷

當他打勝仗回國，卻找不到妻子緊那羅女時，心急如焚的往仙人之處詢問，而仙人曾獲緊那羅女告知，指引善財童子如何前往緊那羅城，方能尋獲緊那羅女。一路上善財童子必須跋山涉水，經過蟒蛇、惡鳥、藥叉的種種考驗和磨難，縱使抵達緊那羅城，還得經過緊那羅王的考驗，才能順利和緊那羅女相見。¹⁰⁸這一

¹⁰⁵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七八，《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八九二上

¹⁰⁶ 《大智度論》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七五上

¹⁰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十九中

¹⁰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二中一下

切的障礙並無法摧毀善財童子前往緊那羅城的決心，所以佛於此本生故事之後所下的結論為：

我於爾時名善財童子者，莫作異見，即我是身。當於爾時行菩薩行，名善財王，我為悅意故，精勤威力，第一超越。¹⁰⁹

此處，善財童子精進的對象是緊那羅女，不是如大乘佛教所強調的為利益眾生，因此善財童子的精進形象和大乘佛教的「精進」並無法契合。但是，大乘重要經典《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有許多元素是取自於此一本生故事，於此處來看，善財童子的故事還是影響大乘經典頗深。

¹⁰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六十四下

第四章 《廣律》本生故事中的佛陀觀

《廣律》本生故事中，大多都是論及佛和弟子的本生，佛陀在這些本生故事中堪稱為最重要的主角，再加上從部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的思想演變中，對於佛陀的定義和認知都有不同，於是作為佛教思想演進的推進器，《廣律》本生故事中佛陀的形象就成為值得探究的議題。

筆者在下文先分析佛與二乘之不同，以明確分別佛和弟子之間的差異，確立佛陀異於二乘的威德力。接著，根據《廣律》本生故事中和佛陀本生相關的部份，針對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佛身觀加以論述。最後，分析《廣律》本生故事中的佛陀形象，藉此窺探佛陀觀在《廣律》本生故事做為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

第一節 佛與二乘之不同

佛陀的音譯和義譯非常多，總括來說佛陀是具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如實知見一切法的性相，成就等正覺的大聖者¹¹⁰。在《雜阿含經》卷四中，有婆羅門見到世尊眾好具足，於是問世尊：是天嗎？還是龍、夜叉、乾闥婆……乃至人非人呢？世尊於是回答：

天、龍、乾闥婆、緊那羅、夜叉、無善阿修羅、諸摩睺羅伽、人與非人等，悉由煩惱生。如是煩惱漏，一切我已捨，已破已磨滅。如芥陀利生，雖生於水中，而未曾著水。我雖生世間，不為世間著。歷劫常選擇，純苦無暫樂，一切有為行，悉皆生滅故。離垢不傾動，已拔諸劍刺，究竟生死除，故名為佛陀。¹¹¹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也說：

如來諸漏已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

¹¹⁰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佛」條。

¹¹¹ 《雜阿含經》卷四，《大正藏》第二冊，頁二十八中

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¹¹²

由此可知，佛陀已捨斷一切的有漏，雖生在世間，卻不執著世間的一切，也不為世間所染著，因為佛陀已了知諸法生滅的道理，已證得圓滿。

但是，佛陀這樣的修行境界，和弟子阿羅漢又有什麼不同？因為佛在經中也提到阿羅漢是「一切煩惱賊破、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¹¹³同時，《四分律》中記載佛陀度化五比丘，使之證得阿羅漢時也說：「爾時世尊說此法時，五比丘一切有漏心解脫，得無礙解脫智生。爾時此世間有六羅漢，五弟子、如來至真等正覺為六。」¹¹⁴可見當時世尊和五比丘合皆稱「阿羅漢」。以下針對各經論的說法，來分別佛陀和阿羅漢的不同。

第一，根據《雜阿含經》卷三的解說，佛陀和阿羅漢證得的境界相同，差別在於，佛陀未曾聞法而能自覺，但阿羅漢是因為佛陀的教授才能證得聖果，所以僅是師生關係的不同：

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差別？……如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比丘！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¹¹⁵

第二，在《異部宗輪論》卷一中對於三乘的差別則認為：

佛與二乘解脫無異，三乘聖道各有差別。¹¹⁶

佛陀和阿羅漢所證得的「解脫」沒有差別，但能證得的「聖道」，也就是智慧，卻有深淺的不同。佛陀因為能斷煩惱障和所知障，所以可以破我執、法執，而證得二空，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阿羅漢則是只斷煩惱障，脫離六道輪迴，進入涅槃，因為所知障未斷，於法還是有所執著，在修行的境界上就和佛有所不

¹¹²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大正藏》第二冊，頁一八七上一中

¹¹³ 《大智度論》卷三，《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八十中

¹¹⁴ 《四分律》卷三十二，《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九上

¹¹⁵ 《雜阿含經》卷三，《大正藏》第二冊，頁十九中

¹¹⁶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六中

同。

第三，《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說，雖然三乘無學者都是「已知而知，已現觀而現觀，不斷無智先已斷」¹¹⁷的具足根者，但論主列出了多種原因比較佛陀和二乘之間的不同，說明佛因在斷證上有二乘不及之處，所以稱為「佛陀」。

佛陀	聲聞	獨覺
能初覺故，能遍覺故，能別覺故	不能初覺，不能遍覺，不能別覺。	
於爾焰自覺遍覺，無錯謬覺。	俱無。	雖能自覺，無餘二種。
於諸緣能自然覺，一切種覺	俱無。	雖有自然覺，而無一切種覺。
若智於能覺所覺，行相所緣，根根義，有境境，爾焰中，能遍明覺。	二乘不爾	
有聞而不捨。	二乘不爾	
若相續中，永伏一切非理習氣。	二乘不爾	
若有於甚深緣起河能盡源底。	二乘不爾	
若斷二種無知，謂染不染。	唯能斷染，不斷不染。	
若斷二種疑惑，謂事隨眠。	雖斷隨眠而不斷事。	
若盡智時，二障俱斷，心得解脫，謂煩惱障及解脫障。	或先脫煩惱障，後解脫障；或先斷解脫障，後煩惱障，無俱脫者。	
若具二(所依能依)圓滿者。	或所依圓滿非能依，或能依圓滿非所依。	
三事圓滿說名為佛，謂色族辯	二乘不爾	
若三事圓滿說名為佛，謂立誓果成恣問。	二乘不爾	
若具三不護三不共念住	二乘不爾	
所言無二，辯才無竭，所記無謬。	二乘不爾	
具四智說名為佛，謂因智、時智、相智、說智。	二乘不爾	
具四智說名為佛，謂無著智、無礙智、無謬智、不退智。	二乘不爾	
具種種因覺，種種果覺，種種相續覺，種種對治覺。	二乘不爾	
若世八法所不能染，功德彼岸無能逮者，一切危厄堪能拔濟。	二乘不爾	
若具十八不共佛法、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不共念住。	二乘不爾	
若有深遠、微細、遍行、平等大悲心者。	二乘不爾	

【表二十】《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四三：佛與二乘之比較¹¹⁸

¹¹⁷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四三，《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七三五中

¹¹⁸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四三，《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七三五中

第四，《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另外也提出佛和阿羅漢雖然都是諸漏已斷，但是佛已斷習氣，而阿羅漢習氣未斷，例如：阿難尊者有貪愛的習氣；畢陵伽旃蹉尊者有瞋恚的習氣；舍利子尊者有憍慢的習氣；笈房鉢底尊者有愚癡的習氣。¹¹⁹

以上，不管是從佛陀「老師」的身分，或所證智慧的殊勝，還是在斷證上勝於二乘，抑或習氣已斷的角度，都可以歸結出佛與二乘不同之處，也可見佛陀在自覺、覺他、覺行的圓滿功德。

第二節 部派佛教的佛身觀

佛陀涅槃後，因為經典的結集，佛陀法身的觀念流通於僧伽內部，法身是自覺的境界，而「法身常在」或「法身不滅」是因為弟子們精勤的修行，若有多數的人修證，那麼法身就可以常在世間而不滅。然而法身常在雖成為勸勵僧伽弟子精進修行的主力，卻和一般社會大眾缺乏緊密的聯結關係，對於僧團內初學佛者或一般信眾，因內心易起依賴感，法身的力量對他們來說是不容易被滿足的。因此在佛陀遺體、遺物和遺跡的崇拜風潮中，再加上佛陀在本生、譬喻和因緣中被塑造的神聖形象，激發了「佛身常在」說，這一思想在部派佛教的論述中，明顯的表現在佛生身的有漏或無漏。

部派佛教的各個部派因為所持立場的不同，對於佛陀觀有諸多相異的論點，下文筆者從眾多的論點中，僅擇取和《廣律》本生故事中佛陀形象相關的部份——佛身的有漏和無漏加以論述。

¹¹⁹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七十七上一中：「佛世尊愛恚永斷，違順平等，拔諍論根，滅憍慢本；視諸珍寶猶如瓦礫；於一切法覺照無遺，無相似愛及恚慢等，諸煩惱習已永斷故。非如獨覺及諸聲聞，雖斷煩惱而有餘習。貪愛習者，如尊者阿難，憐諸釋種。瞋恚習者，如尊者畢陵伽旃蹉，語旃伽神言！「小婢！止流，吾今欲渡。」憍慢習者，如尊者舍利子，棄擲醫藥。愚癡習者，如尊者笈房鉢底，食前咳氣，知食未銷，不知後苦，而復更食。」

一、佛身無漏

部派佛教中主張佛身無漏的以大眾部和分別說部為代表。大眾部心目中的佛陀，由於歷經多劫的修行，在菩薩時代已具備三十二相，因此到了佛陀時就變成超於自然的形象，所以不只精神是無漏的，肉體也是無漏的，在《異部宗輪論》卷一說：

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本宗同義者，謂四部同說：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來無有漏法。¹²⁰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四十四也說：

有執佛生身是無漏，如大眾部。彼作是說：經言：如來生在世間、長在世間，若行、若住不為世法之所染污，由此故知如來生身亦是無漏。¹²¹

大眾部以為佛陀雖生長在世間，但行、住皆不受世法的染污，因此推知佛陀的生身無漏。和大眾部同樣持有佛身無漏的還有法藏部，《異部宗輪論》卷一說：

阿羅漢身皆是無漏，餘義多同大眾部執。¹²²

法藏部不僅認為佛身無漏，連阿羅漢身也是無漏，這就和前文論述的佛和阿羅漢都是「一切煩惱賊破、一切漏盡故」相呼應，於是印順法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一書中提出這樣的結論：「無漏，只是沒有煩惱的意思。」¹²³大眾部和法藏部的佛身無漏觀，在定義上並未達到神化的地步，僅是對於修行境界的如實描述。

在佛身無漏的思想基礎上，尚不能滿足佛弟子對於佛陀的依賴情感，於是在不自覺中有了佛身常在的信仰語言出現，例如《異部宗輪論》卷一說：

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世尊所說無不如義。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¹²⁴

佛陀雖然涅槃，但其關懷、救度眾生的形象深植弟子的心中，隨著對佛陀的懷

¹²⁰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五中

¹²¹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四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二二九上

¹²²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七上

¹²³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頁 165

¹²⁴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五中一下

念漸深，佛陀形象也逐漸的神聖化。印順法師根據大眾部的論點提出：「神只是人類無限意欲的絕對化，……神是隨人類的進步而進步，發展到最高神，那神就是永恆的：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大眾部系的理想佛，是將人類固有的宗教意識，表現於佛法中。」¹²⁵由此可知，大眾部賦予佛的神聖性乃宗教發展的必經歷程，因為人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足，轉而將人生的苦痛、欲望寄託在宗教信仰，渴望得到救濟和滿足，這樣的情感轉化加上弟子對佛的懷念和依賴愈深，終使得佛陀漸漸昇華為無所不能的形象。而大眾部的佛陀觀，則是將佛推向神聖化、將佛教推向大乘思想的重要力量之一。

基於佛身無漏的思想，大眾部認為佛的生身不是為業所感，而是為了度眾生才托胎。《摩訶僧祇律》卷三對於佛生病服藥，解釋為「為眾生故願受此藥」：

爾時，世尊身少不和，耆舊童子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聞世尊不和，可服下藥？世尊雖不須，為眾生故願受此藥，使來世眾生開視法明，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爾時世尊默然而受。¹²⁶

佛陀為了教化來世眾生「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的教法，因此開方便法門，示現生病和受藥的過程，此處已將佛陀生病受藥的過程予以合理化，實際上以大眾部的立場來說，佛陀是不須要服藥。而從該例子也顯示佛陀的言行舉止，都為教化眾生而起，不須過多的語言，每一行為的發生皆緊扣教法。

二、佛身有漏

在部派佛教中主張佛身有漏的，以說一切有部為代表。《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六說：

如契經說：無明所覆，愛結所縛，愚夫智者，感有識身，世尊亦是智者，所攝身定應是無明愛果，是故佛身定應有漏。又若佛身是無漏者，無比女人不應於佛生身起愛；指鬢於佛不應生瞋；諸憍傲者不應生慢；鷗盧頻螺

¹²⁵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釋印順，頁 169

¹²⁶ 《摩訶僧祇律》卷三，《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四八一上

迦葉波等不應生癡，於佛生身既有發起貪、瞋、癡、慢，故知佛身定非無漏。……佛生身從漏生，故說為有漏，能生他漏，故名有漏。¹²⁷

說一切有部認為佛的生身是有漏所感的有漏身，是父母所生，在未成佛之前是這個身體，成佛了以後還是這個身體，與一般人相同的是，佛也須要飲食、大小便和睡眠，同時也會因業所感，而有背痛、頭痛、腹瀉和托鉢不順遂的情形發生。如果真如大眾部所說佛身無漏，那麼他人對佛為什麼還會發起貪、瞋、癡、慢的心？因此說一切有部認為佛身有漏。

但面對大眾部提出佛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染污的論點，說一切有部的佛身有漏又該如何給予圓滿的解釋？根據《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的內容得知，說一切有部的論師針對大眾部的佛身無漏提出三點看法：

問：若佛生身是有漏者，云何通彼所引契經？答：彼(大眾部)說法身，故不成證。謂彼經說：如來生在世間、長在世間者，說佛生身；出世間住，不為世法所染污者，說佛法身。復次，依佛不隨世法轉義，說彼契經故無有失。謂世八法隨世間轉，世間亦隨世八法轉，雖世八法隨世間轉，而佛不隨世八法轉。復次，依佛解脫世八法義，說彼契經，故無有失。¹²⁸

說一切有部的解釋為：一、大眾部說的「無漏」，指的是「法身無漏」，而不是「生身無漏」。二、世尊生在世間、長在世間，但不隨世間的八法一利、衰、譽、毀、譏、讚、樂、苦所轉。三、雖然佛陀在世間說法，不離八法，但因為佛陀已解脫世間的八法，所以不為八法所染著，因此可以解脫自在，而這依舊是法身的無漏。根據這三個論點，可以清楚得知，因為詮釋立場的不同，說一切有部雖然認為佛生身是有漏，但其法身無漏，所以並不違背大眾部提出的佛身無漏。於此，說一切有部的佛身有漏得到合理的解釋。

¹²⁷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三九二上一中

¹²⁸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三九二上

三、佛不敵無常力

部派佛教對於佛是否有神力未有歧異，只對佛運用威神力時，是否需要作意有不同的看法，此處的比較非在本文論述範圍，故不加以討論。「諸行無常」乃佛教重要思想，也是佛宣說教法的重要核心理論，因此儘管佛有神通力，還是不敵無常力。在《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中，佛告訴力士：

我父母生身之力，若神通力，及勝解力，今日中夜，皆為無常力之滅壞。……

如來法身雖無衰退，而生身力必有退減，諸異熟果有衰退故。¹²⁹

在說一切有部的論述中，更進一步的顯示出，雖然佛不敵無常力，但是無常力仍不如「業力」來得強大，因為「有阿羅漢猶受故業」¹³⁰。所以即使是佛陀，也會受業力的牽絆，而有背痛、頭痛、腹瀉和托鉢不順遂等情形發生。

第三節 初期大乘佛教的佛身觀

上一節探討部派佛教中大眾部的佛身觀時，曾提及佛法宗教化的概念，隨著時間的延長，宗教化的程度也更為深廣，佛陀於是拋開「人」的身分，成為宗教意識下的「神」。然而，對於歷史上擁有生身的釋迦牟尼，又該如何解釋其所受的種種業報的現象？於是在神與人的角色之間，《大智度論》提出了二身說，這樣的佛身觀，不但對「父母生身」有完整的解釋，對「法性生身」的發展也有詳盡的說明。《大智度論》結合了部派的佛身觀，並且展開大乘佛教時期新的佛身思想，所以是研究佛身觀在初期大乘如何詮釋的重要論書。

一、父母生身

父母生身指的是佛的色身，也就是由地水火風所組成的肉身，下面就入胎、三十二相和受諸罪報三個方向討論佛的生身和眾生有何不同。

¹²⁹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三十，《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一五六上一中

¹³⁰ 《異部宗輪論》卷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十六中

(一)入胎

眾生在中陰身階段，準備入胎的時候，見到父母交合，如果對母親生起欲染心，對父親就會生起瞋恚心；相反的，如果對父親生起欲染心，對母親就會生起瞋恚心。因此，眾生在入胎時都會有欲心和瞋心。但是佛陀入胎時，便已清楚的知道父母是爲了長養我的色身，讓我未來可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存在，所以不起任何欲心和瞋心，而是以淨心意念父母來入胎，經典上說佛陀是「正慧入母胎」。在《大智度論》卷四中有詳細的說明：

餘人在中陰住時，若男於母生欲染心，此女人與我從事，於父生瞋恚；若女於父生染欲心，此男子與我從事，於母生瞋恚。如是瞋恚心、染欲心，菩薩無此。菩薩先已了知是父是母，是父是母能長養我身，我依父母生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淨心念父母，相續入胎，是名正慧入母胎，是菩薩滿十月，正慧不失念。¹³¹

由此可知，佛陀在入胎時便與眾生不同，這也造就其生身異於眾生的起始原因。

(二)三十二相

既然佛陀的入胎與眾生有所不同，那麼父母生身也就勝過常人，《大智度論》卷四對此加以說明：

佛以三十二相莊嚴身者，端正不亂故。若少者身不端正，若多者佛身相亂。是三十二相端正不亂，不可益，不可減，猶如佛法不可增，不可減，身相亦如是。……有人見佛身相，心得信淨，以是故以相嚴身。……故菩薩修三十二相。自莊嚴身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¹³²

佛陀有三十二相¹³³莊嚴其身，而這三十二相不可增減，太少則佛身無法端正，太

¹³¹ 《大智度論》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九十上

¹³² 《大智度論》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九十一上

¹³³ (一)足下安平立相，又作足下平滿相、兩足掌下皆悉平滿相。(二)足下二輪相，又作千輻輪相。(三)長指相，又作指纖長相、指長好相、纖長指相(四)足跟廣平相，又作足跟圓滿相、足跟長相、腳跟長相。(五)手足指縵網相，又作指間雁王相、俱有網鞞相、指網縵相。(六)手足柔軟相，又作手足如兜羅綿相、手足細軟相。(七)足趺高滿相，又作足趺隆起相、足趺端厚相、足趺高平相。(八)伊泥延相，又作踰如鹿王相、鹿王踰相、兩踰鹿王相。(九)正立手摩膝相，又作垂手過膝相、手過膝相、平住手過膝相。(十)陰藏相，又作馬陰藏相、陰馬藏相、象馬藏相。(十一)身廣長等相，又作身縱廣等如尼拘樹相、圓身相、尼俱盧陀身相。(十二)毛上向相，又作毛上旋相、身毛右旋相。(十三)一一孔一毛生相，又作毛孔一毛相、孔生一毛相、一一毛相、一孔一毛不相雜亂相。(十四)金色相，又作真妙金色相、金色身相、身皮金色相。(十五)

多則佛身過於雜亂。而眾生見佛莊嚴之相，莫不起歡喜和清淨之心，這也成為佛陀接引眾生修習佛法的增上緣。

(三)受諸罪報—方便示現

說一切有部在對佛陀受諸罪報的解說，因立足於「佛身有漏」的觀點，所以佛陀是以常人的形象出現在說一切有部的律當中，對於過去生中所犯下的罪，這一生仍當受罪報之苦，在經論中也列出佛所受的罪報，稱為九惱¹³⁴。

然而，面對九惱，說一切有部是以「因果業報」的角度來呈現，但初期大乘雖不否認有此九惱之事，但卻是以「方便示現」來解釋佛受罪報之事。《大智度論》卷九說：

阿泥盧豆與一辟支佛食故，受無量世樂，心念飲食應意即得，何況佛世世割肉出髓以施眾生，而乞食不得，空鉢而還？以是事故知佛方便，為度眾生故受此諸罪。¹³⁵

此處認為，阿泥盧豆因為供養食物給辟支佛，而得生生世世的樂報，只要心中想要的食物都能因意念而得到，況且佛陀過去生割肉出髓施予所需眾生，這樣的佈施何其廣大，此生怎麼可能會乞食空鉢而返？所以論中的結論是：佛因為

大光相，又作常光一尋相、圓光一尋相、身光面各一丈相。(十六)細薄皮相，又作皮膚細軟相、身皮細滑塵垢不著相。(十七)七處隆滿相，又作七處滿肩相、七處隆相。(十八)兩腋下隆滿相，又作腋下平滿相、肩膊圓滿相。(十九)上身如獅子相，又作上身相、師子身相、身如師子相。(廿)大直身相，又作身廣洪直相、廣洪直相、大人直身相。(廿一)肩圓好相，又作肩圓大相、兩肩平整相。(廿二)四十齒相，又作口四十齒相、具四十齒相。(廿三)齒齊相，又作齒密齊平相、諸齒齊密相。(廿四)牙白相，又作四牙白淨相、齒白如雪相。(廿五)獅子頰相，又作頰車相、頰車如獅子相。(廿六)味中得上味相，又作得上味相、常得上味相、知味味相。(廿七)大舌相，又作廣長舌相、舌廣博相、舌軟薄相。(廿八)梵聲相，又作梵音相、聲如梵王相。(廿九)真青眼相，又作目紺青色相、目紺青相、紺眼相、紺青眼相、蓮目相。(卅)牛眼睫相，又作眼睫如牛王相、眼如牛王相、牛王睫相。(卅一)頂髻相，又作頂上肉髻相、肉髻相、烏瑟膩沙相。(卅二)白毛相，又作白毫相、眉間毫相。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三十二相」條。

¹³⁴ 指佛因過去世之業障，而於成道後所受因果報應之九種災難，即：(一)佛昔為婆羅門之子火鬘，與瓦師之子護喜相善，護喜曾數邀火鬘拜見迦葉如來，然火鬘以「何用見此髡道人」之惡言三拒，由此因緣受「六年苦行」之報應。(二)佛昔為博戲浪人，曾誘淫女鹿相至辟支佛日常修道之園中娛樂，後殺鹿相女而嫁禍辟支佛，故受「孫陀利謗」之報應。(三)佛昔為部主商客，因爭船格戰，以矛鑲穿另一部主腳致命終，故於乞食時受「木槍穿徹足趺」之報應。(四)佛昔為婆羅門時，曾妒比婆葉如來及比丘眾受槃頭王供養，遂發惡言，並教其五百童子罵彼等須食馬麥，故佛及五百羅漢於毘蘭邑時受「食馬麥九十日」之報應。(五)昔時釋種族捕殺池中之魚，佛為一童子，曾以杖打魚頭，故受「琉璃王殺釋種」之報應，且於其時，佛感頭痛。(六)乞食空鉢，佛曾入婆羅門聚落乞食不得，空鉢而返。(七)佛昔為一比丘，因妒無勝比丘受善幻婦之供養，遂謗無勝與善幻通，由此佛說法時受「旃荼女繫盃於腹毀謗誣賴」之報應。(八)佛昔為須摩提，因不欲與其異母弟分財產，遂於高崖推落其弟，投石擊殺，故遭「提婆達多以石擊佛」之報應。(九)佛於阿羅婆伽林中，冬至前後八夜，凍寒不堪，曾索三衣禦寒。〈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台北：佛光山電子大藏經委員會編，2000年。「九惱」條。

¹³⁵ 《大智度論》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二二上

要度眾生的緣故，所以開此方便法門，示現這樣的罪報。

爲什麼說佛陀的方便示現是爲了度眾生？《大智度論》卷九中以佛弟子和一般眾生的立場加以解釋：

云何(佛陀)方便？憐愍未來世五眾佛弟子施福薄故，乞種種自活之具不能得。諸白衣言：汝衣食不能得，有病不能除，何能得道以益於人？是五眾當答：我等雖無活身小事，有行道福德，我等今日眾苦，是先身罪報，今之功德利在將來，我等大師佛入婆羅門聚落乞食，尚亦不得空鉢而還，佛亦有諸病，釋子畢罪時佛亦頭痛，何況我等薄福下人？諸白衣聞已，瞋心則息，便以四種供養供給比丘，身得安隱坐禪得道。¹³⁶

佛陀擔心未來的佛弟子因爲福薄的緣故，而無法得到供養之物，所以便希望以此示現的罪報，除去一般大眾心中的疑慮。當一般大眾質疑佛弟子：有食不能得、有病不能除，要如何修證得道來利益眾生？這時候，佛弟子就可以根據佛陀乞食空鉢而返和猶有病痛之事，來說明今生所受之苦，是過去生的業感罪報，而這些都屬小事。唯有今生認真修行，才能在未來世得之。一般大眾聽聞這樣的說明，就能放下疑惑和瞋心，對於佛弟子進行供養。

透過上述的說明，就可以知道佛陀示現一切的不圓滿，都是爲了讓未來的弟子方便舉證進而爲世人說法和進行教化，因此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說：「(佛陀)是爲方便故非實受罪。」¹³⁷

筆者在前文部派佛教佛身無漏的論述，也曾提及《摩訶僧祇律》中對於佛陀爲了教化來世眾生「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的教法，因此開方便法門，示現生病和受藥的過程。在《大智度論》中更是直接的說明佛陀何病之有？其生病和受藥的過程都是示現，所以龍樹菩薩有這樣的結論：「以是故知，佛爲方便非實病也，諸罪因緣皆亦如是。」¹³⁸此處可說是結合說一切有部佛身有漏，並將大眾部佛身無漏的思想延伸，到了初期大乘，在不否認佛有種種業報事實的情

¹³⁶ 《大智度論》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二二上

¹³⁷ 《大智度論》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二二上

¹³⁸ 《大智度論》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二二中

形下，將佛陀的神聖性推向更崇高的地位，佛教的宗教化也更為明顯，於是佛法不僅只是教理，更和佛身結合，佛陀本身處處即是智慧的開展。

二、法性生身、法性身、法身

在《大智度論》中談及佛的二身為父母生身和法性生身，龍樹菩薩除了使用「法性生身」外，還有「法性身」和「法身」，究竟有何不同？下文將加以論述。

(一)法性生身、法性身的形態

佛陀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以其所得無漏功德為法身，因以其法性為體，所以名為法性生身。佛陀的父母生身跟一般人一樣，也是由四大所構成，所以有具體的形體，那法性生身又是以什麼形態呈現？《大智度論》卷九十三說：

法性身佛，身無量無邊光明，說法音聲遍滿十方國土。¹³⁹

佛的法性生身可以遍照無量光明，其說法的音聲也能遍滿十方國土。

《大智度論》中也對法性身的形態加以描述：

是法性身滿十方虛空，無量無邊，色像端正，相好莊嚴，無量光明，無量音

聲。聽法眾亦滿虛空。(此眾亦是法性身，非生死人所得見也。)常出種種身、種種名、種種生處、種種方便度眾生，常度一切無須臾息時。如是法性身佛，能度十方世界眾生。¹⁴⁰

由此可知，《大智度論》中對法性生身和法性身的形態描述是十分相近的，在此所呈現的都是具有神性的佛身，能以此無量無邊的佛身，遍照一切，並以其音聲為十方眾生說法，這和大眾部的佛身觀所說「佛以一音說一切法，……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都是將佛身神格化的結果。

¹³⁹ 《大智度論》卷九十三，《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七一二中

¹⁴⁰ 《大智度論》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二一下

(二) 法身的形態

至於法身又是以什麼樣的形態呈現？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對法身又有不同於法性生身和法性身的解說：

佛在忉利天夏安居，受歲已還，下閻浮提。爾時，須菩提於石窟中住，自思惟：佛從忉利天來下，我當至佛所耶？不至佛所耶？又念言：佛常說，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則為見佛中最。是時以佛從忉利天下故，……爾時一切眾人。皆欲求先見佛禮敬供養。有華色比丘尼，欲除女名之惡，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眾人見之皆避坐起去。化王到佛所已還復本身為比丘尼，最初禮佛。是時佛告比丘尼：非汝初禮，須菩提最初禮我。所以者何？須菩提觀諸法空，是為見佛法身。¹⁴¹

此段論文是透過龍樹菩薩的「空」的思想立場來解釋法身。當佛陀從忉利天結夏安居後下到人間，弟子須菩提當時在石窟中修行，正思維是否要去禮見佛陀時，忽然想到佛陀曾說，如果弟子可以以智慧眼觀佛的法身，是見佛當中最殊勝的。此時也有一位比丘尼為了可以第一個禮敬佛陀，就化身為轉輪聖王，但是當他見到佛陀時，佛陀告訴他，他並不是第一位見到佛陀的人，須菩提透過觀諸法空見佛法身，所以須菩提是最早見到佛陀的。

由此可以清楚的分辨出，在《大智度論》中的法性生身和法性身具有神格化的特質，但法身卻從「空」的角度論述，若再結合前文父母生身的部份，筆者認為這是龍樹菩薩為平衡部派佛教中大眾部具有神聖性的佛陀，和說一切有部中平實、世間的佛陀，而產生的論述。對於佛身有漏的思想，龍樹菩薩以「方便示現」來補足佛陀色身的不圓滿，同時繼續延續佛身無漏的思想，佛陀的神性就更加以突顯。而龍樹菩薩的創舉，就是在法身的詮釋上加入「空」的思想，以哲學性的佛法義理來解釋佛身，佛身觀從部派到初期大乘的發展脈絡在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中有了清楚的演變軌跡。

¹⁴¹ 《大智度論》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五冊，頁一三七上

第四節 《廣律》本生故事中佛陀的形象

筆者在眾多的本生故事中，選擇明確論及佛陀形象的本生故事，以此為討論的材料，發現此類的本生故事以《根有律》居多，以摩訶僧祇律、四分律和十誦律次之，五分律因以弟子的本生為主，所以佛陀形象在此不易辨識。筆者將「佛陀」在《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形象分為五點加以論述，分別是：(一)佛具莊嚴相，善於說法(二)佛具有廣大的神通力(三)佛身猶有病苦、示現病苦(四)佛猶受業力(五)佛令他人起欲心。由此分析找出和部派以及初期大乘佛教佛身觀相應之處，藉此映證佛身思想在廣《律》本生故事中做為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關鍵地位的論點。廣律本生故事中佛陀形象歸納如下：

一、佛具莊嚴相，善於說法

佛陀的父母生身具有三十二莊嚴相，這是許多經中如實記載的。¹⁴²《廣律》本生故事中曾記載，國王認為佛有金色身，且足下有金輪，要求提婆達多若也能有金色身和足下金輪，就將提婆達多當成佛來供養，於是愚癡的提婆達多不惜傷害自身，在身上塗上火熱的金油，在腳底烙上金輪，反而換來苦不堪言的折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對於兩段故事有以下記載：

時王語提婆達多言：「佛身有金色，汝身無金色，若為建立，令作佛耶。」……其提婆達多，為身欲作金色受大辛苦。¹⁴³

王言：「如來腳下有妙輪相，若為建立，得號為佛。」……至彼見提婆達多，為作腳輪相，燒腳受大辛苦，痛聲叫喚。¹⁴⁴

佛的三十二相是因其圓滿功德而與生俱來，並非人為造作就可以模仿，此段本生故事不僅顯示出提婆達多的愚癡，也說明佛具足無上莊嚴相。佛的三十二相

¹⁴² 中阿含經卷十一「三十二相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八一、菩薩善戒經卷九、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九。

¹⁴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九一下

¹⁴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九二上

皆有不同的義涵，金色身指的是佛身和手足都呈現金色，就好像具足眾寶莊嚴的金臺，能得此相是因為佛陀離諸忿恚，並以慈眼顧視眾生，同時此一德相可以令瞻仰佛陀的眾生厭捨愛樂、滅罪生善。而足下金輪是因為佛的足心呈現出一個千輻輪寶的肉紋，此一德相可以摧伏怨敵和惡魔，照破愚癡和無明。

《廣律》本生故事中除了提及佛具有三十二相中的金色身和足下金輪外，《四分律》彌卻摩納的故事，在定光如來的佛身形象中，也有佛身發光的描述：

定光如來凡常身光照一百由旬，諸佛世尊，常法光照無量，還攝光照餘光七尺。¹⁴⁵

……時定光如來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剎土，晝夜不別，若憂鉢鉢頭摩鳩勿頭分陀利華等合，鳥獸不鳴，則知是夜；若憂鉢諸花開，及諸眾鳥獸鳴者，則知是晝。如是經歷十二年中，晝夜不別。¹⁴⁶

此為佛三十二相中的「大光相」，指佛的身光任運普照三千世界，四面各有一丈。佛能具足此相，是因為發大菩提心並修無量行願而得。佛的發光具有破除黑暗、彰顯真理的意義，而佛的光明可分為常光與現起光，前者指恆常發自佛身，永不磨滅之光；後者指應機教化而發之光。在此定光如來以自身常光遍照三千大千剎土，且晝夜不息長達十二年，為眾生帶來無量光明，乃為佛之莊嚴相的展現，同時也可從《四分律》見到法藏部對於佛身的敘述已有神聖化的現象，佛陀的放光範圍和時間都有趨向無所不在的地步，可說是「佛身無漏」的思想展現。

上文論述佛陀具足三十二莊嚴相，因其莊嚴之相得以自覺覺他，《廣律》本生故事中也不乏眾生見佛陀之莊嚴而起歡喜心的例子。《四分律》的彌卻摩納故事中，敘述國王和摩納分別見到定光如來，都因如來之相莊嚴而生起歡喜心：

時王遙見定光如來，顏色端正諸根寂定，見已發歡喜心，即前至定光佛所，

¹⁴⁵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二下

¹⁴⁶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三上

頭面禮足已在一面坐。時世尊漸與王說微妙法，勸令歡喜。¹⁴⁷

時摩訶遙見如來，心中歡喜，即以七莖花，散定光如來上。¹⁴⁸

國王和彌卻摩納因見佛起歡喜心，佛才能進一步的為國王說微妙法；而彌卻摩納也才能發起恭敬心以花供養定光如來。佛的教法要能順利的傳播出去，首要之務就是能令眾生起歡喜心、信心，在這前提之下，佛才能進一步的宣說教法，於是佛的三十二莊嚴相就成為度化眾生的首要方便法門。

佛陀除了具足莊嚴相，同時不僅在此世，甚至是過去世為鸚鵡時，都能善巧方便的為其他鳥類說世八法，《十誦律》中便有這樣的內容：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重說偈言：利衰及毀譽，稱譏若苦樂，八法常相尋，往復若迴轉，八法不牢固，磨滅變化法，所謂聖弟子，執照無常鏡，諦觀世八法，俄頃不暫停，於四樂利中，未嘗有傾動，若遭毀譏謗，憂感不經心，若離世八法，是名智慧士，能出欲河流，度脫生死海。……佛告諸比丘：如來應供正遍知三達無礙，智慧之明如月盛滿，說世八法何足為奇？我於昔時畜生道中作鸚鵡鳥，能為餘鳥說世八法，此乃為奇。¹⁴⁹

於此可知佛陀的智慧並非只在此世修得，乃是累世的累積；佛陀的慈悲說法也不僅僅在當世才開展，而是在過去世就已經以法教化眾生，這是佛陀智慧和慈悲的圓滿功德，不是其他佛弟子可以企及。

二、佛具有廣大的神通力

除了上述佛陀具有三十二莊嚴相外，佛陀也藉由廣大的神通力來感化和度化眾生。部派佛教對於佛身的觀念雖有相異之處，但卻不否認神通的存在，因為神通乃依修禪定而得的無礙自在、超人間的、不可思議的作用，因此不只有佛陀有神通，阿羅漢和外道仙人、鬼神等皆有神通，只是其中以佛陀和阿羅漢

¹⁴⁷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三中

¹⁴⁸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五中

¹⁴⁹ 《十誦律》卷三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二五八上一中

所具足的三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最為殊勝。在《十誦律》母鹿不離鹿王中，佛在調伏來犯的醉象時，現出種種神通力：

佛即洗足，就所敷座坐已，便入禪定，於此處沒，出於東方虛空中，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三昧，現種種色光：青黃赤白紅縹紫碧。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復從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如是種種神通力已，還坐本處時坐，眾人先懷厭惡怖畏心者，見佛神變及調伏醉象，即於佛所深生信敬。¹⁵⁰

一切的神通力因禪定力而起，此處佛陀先入禪定狀態，然後再一一展現神通，原本對佛陀懷有厭惡怖畏之心的旁人，見佛陀的神通力之後無不生起信心和恭敬心。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阿難不離佛中，也有提婆達多和國王共謀，欲放惡象殺佛，反被佛馴服的故事：

提婆達多共末生怨王，上高樓頭遙望惡象，欲踐踏沙門喬答摩。……爾時世尊以右手化作五師子，時象見師子已，當時忙怕失大便奔走而去。世尊又放大火諸方熾熱，唯佛住所足下涼冷，其護財惡象東西遊走，唯逢熱火，世尊住處清淨涼冷。……其象醉醒羸弱來詣佛所，世尊即以百寶莊嚴輻輪相無畏之手，摩其象頭行無畏施。¹⁵¹

佛雖施展神通，令象無法傷害自身，卻仍不離慈悲心，並未置象於死地，同時還施予無畏施，讓象不因自己的錯誤而感到恐懼，佛陀所施之法於眾生皆能受益。

佛陀施展神通力的故事，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耶輸惑佛中也有跡可循。佛陀在證悟之後，回到宮中欲為眾人說法，而佛陀未出家時的夫人——耶輸陀羅極盡的打扮，希望能讓佛陀留在宮中不離開。佛陀乃覺悟之人，明瞭耶輸的起心動念不符四諦之法，必須加以調伏，因此展現各種神通，終滅除耶輸等女眾的欲心：

¹⁵⁰ 《十誦律》卷三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二六三上

¹⁵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九，《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九八上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諸苾芻圍遶侍衛，為調伏有情故，入王宮內。時耶輸陀羅等三夫人與六萬婬女，作諸音樂倡伎歌舞，整理衣服蠱媚妖艷，在世尊前止欲令染著。世尊見已便作是念：今者食時將至，我若先食，不為此諸女說法，恐調伏時過，令諸女人欲心熾盛，於四諦理不蒙利益。我今應以神通力故，令彼女等皆悉調伏。作是念已，即沒於地從東方空中而見，於彼空中行住坐臥威儀自在。復入火光三昧，於其身中，放諸青黃赤白種種之光，或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於空中沒，於諸苾芻上首師子座上忽然而見。諸艷女等見斯事已，皆於佛前倒地，如斧斫樹，頂禮佛足在一面坐。¹⁵²

佛陀的神通力並不隨意施展，通常是在需要教化弟子、度化眾生的時候，視因緣來決定是否發揮神通力。而《廣律》中對於佛的神通力之描述，不離慈悲和智慧開展，絕非只是為了誇耀佛的神力無窮。同時，《十誦律》是說一切有部傳持的《廣律》；《根本說一切有部傳持的《廣律》，其中對於佛陀神通力的描述，根據施展神通力的緣起，一是醉象來犯；一是耶輸惑佛，還是不離「人間化佛陀」以及「佛身有漏」的範圍。

三、佛身猶有病苦、示現病苦

對於經論中佛陀呈現病苦的事蹟，大眾部認為佛陀是為了教化眾生而示現病苦，其說法依「佛身無漏」的思想主軸而開展；但說一切有部卻以「佛身有漏」的角度，視佛陀為「人間的佛陀」，認為佛陀跟常人一樣，會有身體上的病痛。《廣律》本生故事中對於佛陀在病苦的形象呈現，以後者居多。《十誦律》在射師、弟子、賊主的故事中提到，佛曾因為背脊疼痛稍作休息，請舍利弗和目連為諸比丘說法：

在眾中語舍利弗目連：汝等為諸比丘說法，我脊痛小息。¹⁵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也提到佛因業力之使而身患背痛和頭痛：

¹⁵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六〇下

¹⁵³ 《十誦律》卷三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二六四中

於意云何！往古昔時善醫師者，豈異人乎？我身即是。……餘殘業報，成正覺後身患背痛。¹⁵⁴

往古昔時外來壯士撲王壯士，脊骨折死者，豈異人乎？我身即是。……餘業報故，成正覺後尚遭背痛。¹⁵⁵

其捕魚師小兒者，豈異人乎？我身即是。由於往昔當殺魚時我心暢適，由斯業故，經於無量百千歲中，當患頭痛，餘殘業報，成正覺後誅釋種時，我頭苦痛。¹⁵⁶

此處佛陀和常人一樣也有病痛，佛因為過去世對他人的直接傷害，雖已墮於地獄受諸苦楚，但因殘餘的業力，使得佛身在這世成正覺後依舊有病痛，於是說一切有部的「佛身有漏」在此得到印證，於此未將佛陀神聖化，讓佛陀平實的活在經典當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也有世尊因為慈悲而「現其身患」的故事：

爾時世尊為慈悲故現其身患，時醫王活命，為佛合煎酥藥，藥名那羅若藥。

157

世尊接著因醫王的這一碗藥而和醫王展開一段問答，目的是要透過問答讓醫王和其他諸弟子可以從中曉悟佛的教法。此處本生故事中提到世尊是因為慈悲的緣故而示現身體的病痛，真正的用意是在教化弟子，這裡出現的「為慈悲故現其身患」筆者認為可以分成兩部分來探討：第一，此處並不違背說一切有部「佛身有漏」的觀點，因為本生故事自始至終只以「現其身患」作為世尊教化弟子的開端，「藥」只是說法的引子，世尊並未服用，後文也沒有說明世尊是否真的有病痛的產生，因此此處可以解釋為佛陀是藉由佯裝生病，來達到說法的目的，於此就無關佛身有漏或無漏，自然也沒有和說一切有部「佛身有漏」的觀

¹⁵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九十六中

¹⁵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九十六下

¹⁵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九十六下

¹⁵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七三下

點互相矛盾的問題。第二、若將「為慈悲故現其身患」解釋為佛陀因為要教化弟子，而慈悲示現病痛，如此一來，就和大眾部的「佛身無漏」產生聯繫。筆者認為，部派間論師雖然對於佛身觀的說法各異，但律師在《廣律》中對於佛陀形象的呈現，並不如論師立場分明，彼此還是有互相融攝的部份，所以此處也可解釋成因為佛身無漏，無有病痛，但為慈悲教化眾生，所以示現身患。若以此說法，則佛身就有神化的現象，可視為《廣律》本生故事中，從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的發展脈絡。

四、佛猶受業力

延續上文討論佛身猶有病痛的部份，說一切有部除了主張佛身有漏，也認為佛猶受業力，因為佛的生身是父母所生的有漏身，成佛前後都是這個身體，和一般人相同的是，佛也要飲食、大小便和睡眠，也會因業所感，而有背痛、頭痛、腹瀉和托鉢不順遂的情形發生。此處的佛陀是「人間的佛陀」，並未將佛陀的形象神聖化，目的在於透過世尊自身的例子，清楚的教化世人因果不可思議，過去世所種下的因，未來世一定會結果受報。

佛陀猶受業力的例子，在《根有律》本生故事中為數最多，而未見於其他《廣律》的本生故事中，此處正好可以跟前文論述說一切有部佛陀觀的地方互相呼應，說一切有部的論師認為即使是佛陀，也會受業力的牽絆，此處未將佛陀神聖化，所表現的還是人間化的佛陀，因此佛和眾生平等，既然佛都必須承擔過去所造作的業因，佛弟子又怎能不謹慎？至於其他《廣律》不見佛陀猶受業力的例子的原因，一來是原本論及佛本生的部份就不多，大多以佛宣說弟子本生為主，少數論及佛本生的部份都是讚揚成分居多；二來呼應上文佛身無漏的思想論述，佛陀所有的做為都被歸結為教育弟子的「慈悲示現」，在佛陀神聖化的結果之下，又怎會有違背此形象的本生出現？

以下將佛受業力的本生故事依「所造之因」、「過去生所受之業報」和「今生所受之業報」列為下表：

本生故事名稱	所造之因	過去生所受之業報	今生所受之業報
謗迦葉如來	昔於迦攝波佛處說云苦行未證具智。	經三無數大劫，修諸善品，猶未成佛。	六年苦行不能證成無上等覺。
波羅門出惡口言應以粗麥供比丘	往昔於毘鉢尸如來。及學無學弟子處。懷嫉妬心。而生瞋恚。以不善言。作麤惡語。		佛三月食馬麥
婆羅門與二童子	婆羅門者，於彼佛聲聞弟子處懷嫉妬心，出麤惡語。	於無量百千歲中，常食麤麥。	佛三月食馬麥
摩納婆不施獨覺	因懷嫉妬之心，令其獨覺不得飲食。	經於多歲，百歲千歲，百千歲中，常生地獄，受諸楚苦。	成正覺後，入沙羅聚落，乞食不獲，空鉢而還。
法師出言輕謗	由懷憎嫉出言輕謗。	經於多歲、百歲、千歲、多百千歲生地獄中，受諸楚苦。	成正覺後，外道梵志，令姪女媚容，謗讟於我
婆羅門謗先人	由我嫉妬於仙人處說貪欲語。	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惱。	成正覺後，與五百苾芻俱，嘴端摩納婆女，而來誹謗。
殺人嫁禍獨覺	為偶殺害賢首(淫女)而嫁禍獨覺	經百千歲，常在地獄，受諸苦惱。	佛受淫女誹謗
兄以石殺弟	為財利故，將別母弟，於闌若處，推墮山坎，以石打殺。	於多年歲，於多百歲，於多千歲多百千歲，墮於地獄，受諸楚苦。	成正覺後，山石摧下，傷我(佛)足指。
二商主爭財	往昔之時，(為爭財)刺殺他者。	經於多歲百歲千歲中，墮地獄中，受諸楚毒。	成正覺後，紫檀木槍，刺佛足傷。
醫師給毒藥	由我惡心令長者子服其毒藥。	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惱。	成正覺後，身患背痛。
小兒打魚頭	由於往昔當殺魚時，我心暢適。	經於無量百千歲中，當患頭痛。	成正覺後，誅釋種時，我頭苦痛。
壯士折人脊骨	往古昔時外來壯士，撲王壯士，脊骨折死者，豈異人乎？我身即是。	經於無量百千歲中，墮在地獄受諸苦報。	成正覺後，尚遭背痛。

【表二十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佛猶受業力本生故事列表¹⁵⁸

佛陀在《增一阿含經》中曾說：「我今亦是人數。」¹⁵⁹於此處的佛陀形象是相呼應的。然而佛在過去生中累積了無數無量的功德，為什麼還是有六年苦行、

¹⁵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一—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四十八中—九十六下

¹⁵⁹ 《增一阿含經》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冊，頁六三七中

受他人毀謗、食馬麥、空鉢而返、身體苦痛……諸多的不圓滿？說一切有部以「過去業力」解釋這種現象，但並不能為一般信眾所接受，畢竟這是不能滿足對佛陀的信仰需求。於是進入大乘佛教後，對於佛的信仰更趨宗教化，屬於大乘論的《大智度論》根據此一矛盾提出了父母生身和法性生身的說法，延續了大眾部「法身無漏」的思想，認為父母生身只是方便，法性生身才是真實恆久。

《根有律》本生故事中的佛陀展現了平實的一面，其最終目的只是希望教化弟子「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汝等應當捨黑雜業常修白業，如是應學。」¹⁶⁰教育的意義大於信仰，然因後世弟子對於佛的信仰程度漸趨神聖化，才會產生《大智度論》融通佛身有漏和無漏的第三種說法，因此可以說《根有律》的本生故事提供了佛教大乘化的發展元素，透過矛盾和會通，屬於大乘佛教的佛身觀才能漸趨成熟。

五、佛令他人起欲心

上文論述中曾提及佛因其莊嚴相令眾生莫不起歡喜心，此乃佛的功德力和度化眾生的方便法門之一。然而佛陀的莊嚴相也曾讓無比女人生起欲心，這則故事出現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當中。故事中的無比女人容貌美好，父親無憂認為普天之下沒有男子可以與之匹配，所以當無憂見到相貌莊嚴的佛陀時，就有意將自己的女兒許給佛陀，於是便和無比一起到了佛居住的地方表明心意。佛陀在面對這樣的情況，一改過去慈愍說法的方式，反而現出瞋忿相嚴正的拒絕，並告訴無憂父女：「魔王奉三女，端正世無雙，瓔珞盛莊嚴，我不生欲意。況此卑賤身，不淨遍充滿，令我足指近，亦無如是事。」佛陀以卑賤和不淨的嚴厲說詞來形容無比女人的身體，足見其堅定的心意。然而，無比女人也因佛的這一席話而生起忿惱之心，佛便進一步開示：「世間愚癡人，於境生愛著，若觀斯美女，遂使心迷倒。我是第七佛，獲得無上果，如蓮出水中，

¹⁶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九十六下

不被欲塵污。」佛陀於此很有智慧的表明自己的立場，同時也斬斷了無比女人的欲念，無憂父女在聽了佛陀一番話後也放棄而離開。¹⁶¹

說一切有部根據無比女人於佛起欲心的例子，提出了「於佛生身既有發起貪、瞋、癡、慢，故知佛身定非無漏。」¹⁶²因為有情對於佛的生身有了六根本煩惱，可見佛身不應無漏。然而雖然佛身有漏，可是佛的法性卻是無漏，就像說一切有部提到的，雖然世尊生在世間、長在世間，卻不會因世間八法而轉，所以面對無比女人求好的事件，佛陀依舊以智慧化解，不僅表明堅定的心意，同時也教化世人，勿因美色(可解釋為人或諸境)而使心顛倒或生愛著，此乃愚癡的行爲。

¹⁶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八八六下

¹⁶²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六，《大正藏》第二十七冊，頁三九二上

第五章 《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女身觀

佛以其化身示現於印度，宣說法教，在他成正覺之後，以其自證的內涵，弘法於人間。雖身為印度迦毘羅衛國的王子，但是卻不為當時印度階級制度森嚴所侷限，反而在弘法期間，以「法」來展現「眾生平等」的理念。佛陀在世的時候，所收的弟子不僅橫跨各個階級，也在阿難尊者再三為女性請命後，跨越男女的性別，招收女弟子。對於佛陀遲疑是否該讓女性出家修行的原因，可以從佛陀身處的環境和時代來討論。女性地位在當時極為低落，不僅經濟無法獨立，面對多妻制度也不能有任何怨言；加上那時候的修行者是四處托鉢、修行，幾乎以天地為家，同時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中，女性不管在面對托鉢可能無法獲得食物的問題下，或盜匪四處掠奪姦淫的種種惡劣的環境中，關於女性是否能出家修行，佛陀只好幾經考慮。在時代背景不利於女性生存和發展的情形下，往往將女性定位在卑下的角色中，佛教典籍是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被集結而成，因此對於女性的描述也不脫此模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原始佛教經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隨著思想的演變，女性形象也隨著有所變動。筆者藉由《廣律》本生故事中女性的形象，一探佛典中女性形象的發展，其著力點還是在於論述《廣律》本生故事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

第一節 部派佛教的女性觀

要討論佛教的女性觀，必須從「淫欲」的問題開始談起。佛教的修行視淫欲為最嚴重、最不可碰觸的大忌，因為僧侶出家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涅槃寂滅」，而淫欲會使人產生貪執之心，進而帶來無明煩惱，再一次的進入無止盡的輪迴之中。為使出家眾可以順利修行，以達涅槃的境界，戒「淫」是各部律中首要之務。而佛陀制戒的因緣則是因為耶舍比丘在一次的返鄉乞食中，因禁不起母親的苦苦哀求，希望他如果無法還俗，至少可以為家中留下後代，因此答應行非法之事。但比丘事後內心不安，告訴佛陀，佛陀便嚴厲的責備他：「作

是不善，耶舍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¹⁶³而爲了令比丘斷絕欲想，佛陀甚至說：「寧以利刀割截身生，若著毒蛇口中，若狂狗口中，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應與女人共行淫欲。……欲為迷醉，欲如大火燒人善根，欲為大患。」¹⁶⁴除了以此強烈的語句說明淫欲不可爲之外，爲了克治淫欲，「觀女身不淨」就成爲重要的修行手段。

雖然觀「不淨」和「無常」爲佛教重要的修行立論，但開始特別針對女身則是出現在《增一阿含經》中。在《增一阿含經》卷十二中，佛以女身變異無常來教導弟子：

設有見剎利女種、婆羅門女種、長者女種，年十四、十五、十六，……端正無雙，世之希有。彼最初見彼顏色，起喜樂想，……若後見彼女人，年八十、九十，乃至百歲，顏色變異，年過少壯，牙齒缺落，頭髮皓白，身體垢墜，皮緩面皺，脊偻呻吟，身如故車，形體戰掉，扶杖而行。……身抱重患。臥於床褥。失大小便。不能起止。……身壞命終。將詣塚間。……死經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日。身體胙脹爛臭。散落一處。¹⁶⁵

佛陀從女人面貌端正時說起，經過年老色衰，到死後屍體潰爛發臭等種種歷程，藉著如實的敘述每一階段的畫面，不斷的詢問比丘是否還會起樂想？比丘們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佛陀也達到教育目的。

二十七卷中，比丘多耆奢也透過觀女身不淨克服欲火：

是時，彼女人遙見多耆奢便笑。時，多耆奢遙見女人笑，便生此想念：「汝今形體骨立皮纏，亦如畫瓶，內盛不淨，誑惑世人，令發亂想。」爾時，尊者多耆奢觀彼女人，從頭至足，此形體中有何可貪？三十六物皆悉不淨。

166

¹⁶³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二二九中

¹⁶⁴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二二九中

¹⁶⁵ 《增一阿含經》卷十二，《大正藏》第二冊，頁六〇五中—六〇六上

¹⁶⁶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七，《大正藏》第二冊，頁七〇一中

可知觀女身不淨確實能有效的遏止比丘的欲心，有助於比丘精進修行。

除了觀女身不淨，佛陀也藉由向弟子說明女人有多種惡法，希望弟子能除去對女人的欲想。在《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七中說到有一名比丘因為起欲心跟佛陀提出想捨戒還俗，佛陀就告訴他女人有五惡：

夫為女人有五種惡，云何為五？一者穢惡，二者兩舌，三者嫉妬，四者瞋恚，五者無反復。¹⁶⁷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中佛陀也告訴老比丘，女人有九惡法：

女人有九惡法，云何為九？一者女人臭穢不淨，二者女人惡口，三者女人無反復，四者女人嫉妬，五者女人慳嫉，六者女人多喜遊行，七者女人多瞋恚，八者女人多妄語，九者女人所言輕舉。¹⁶⁸

佛陀以觀女身不淨和女人有惡法之說來教育弟子，除了為對治比丘修行時起欲想的問題，當時印度社會中嚴謹的種姓制度也是促使這項說法被接受的背景原因。這樣的說法促使部派佛教中「女人五礙說」的出現。在《五分律》卷二十九中提到：

女人有五礙：不得作天帝釋、魔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三界法王。¹⁶⁹

然而這樣的說法對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對於佛陀視眾生皆平等的本懷也是相背離。而在各部派都接受女身不淨的主張時，部派佛教中也開始為「女身五礙」和「女人是否能成佛」有了不同的論述。

說一切有部認為，經由修行，可以轉女成男，其中以一切有部在中譯資料中有關女人觀的經典—《佛說龍施女經》為代表。經中描述龍施女因見到佛的莊嚴之相，而發心「作菩薩行」，魔卻化身為其父，勸女佛道難得，求羅漢度己即可，女不為所誘，且意志堅定，魔心急之下，告訴龍施女說，如果要行菩薩行，不可貪於世間，也要不惜於壽命，倘若你真的精進，不如從樓上自投於地，後可成佛。龍施女聽了之後覺得有道理，於是「縱身自投樓下，於空中未及至

¹⁶⁷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七，《大正藏》第二冊，頁七〇〇下

¹⁶⁸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大正藏》第二冊，頁七六九下

¹⁶⁹ 《五分律》卷二十九，《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一八六上

地，女身則化成男子。」¹⁷⁰龍施化身為男子之後，佛便預言龍施當得作佛，於是龍施請求父母讓他出家修行，此時所有的親戚眷屬、天神見龍施化為男身，都發無上正真道意，魔王見眾人求佛，也憂愁不樂慚愧而歸。此處的轉女成男，可以明顯的看到是從女身五礙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雖然依舊認為女身不淨，卻也同情並鼓勵女性，只要努力修行，是可以轉女成男，再由男身成佛，因此並不否定女人修行及成佛的可能性。

除了說一切有部的「轉女成男」說，大眾部則是進一步的破除男女之見。從《增一阿含經》中收錄的大眾部資料來看，曾提到富家女須摩提信佛虔誠，嫁到他國之後，勸使夫家及該國人民歸信佛陀，佛為說過去生因緣：

此女極有敬心，向迦葉如來奉持禁戒，恒好布施，又四事供養。云何為四？一者施，二者愛敬，三者利人，四者等利。於迦葉如來所而誦法句，在高樓上高聲誦習，普作此願：恒有此四受之法。又於如來前而誦法句，其中設有毫釐之福者，所生之處不墮三惡趣，亦莫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人身，得法眼淨。¹⁷¹

須摩提於過去世奉守戒律，又能佈施供養，以此福發願來世不墮三惡道，不生貧家，生富貴家，又願「莫轉女人身」，亦能值佛聞法。以此因緣，須摩提此世再為長者女，且使夫家國土的人民也歸信於佛。此處的女人形象，不再是穢污、卑賤、事事不能為，反而能以女人身弘法，當所有願皆圓滿成就時，轉不轉女身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親自聽佛說法，以及不墮貧家。大眾部會有如此新穎的女身觀說法出現，主要是因為在向一般民眾傳教的過程中，須靠來自富門或朝廷的女性護持，因此不再強調女身穢惡的一面，也不完全否認女性修行成佛的可能性。

¹⁷⁰ 《佛說龍施女經》，《大正藏》第十四冊，頁九〇九下

¹⁷¹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二，《大正藏》第二冊，頁六六五上

第二節 初期大乘佛教的女性觀

說一切有部雖然同情女人，也鼓勵女人修行，可是對於女人的成佛卻還是帶有條件，「轉身論」的提出在當時無非是鼓勵女性可以以自殺的方式來表明成佛的心意。對於初期大乘空系來說，這種帶條件的成佛是他們所不能認同的，他們認為要解決女性的修行問題，應該是從女性被歧視的根本問題著手，而不是一味的強調「轉女成男」，空系學者認為要達到「無男女之見」才是真正實踐諸法是空的教義。在進入初期大乘佛教後，空系的學者對於女性的議題，就是針對部派佛教的身穢和轉身論既加以融攝，卻也有所駁斥。融攝和駁斥轉女身說的大乘初期空系經典相當多，因非本章論述重點，因此僅以《佛說離垢施女經》和《維摩詰所說經》為例，其他不再贅述。

《佛說離垢施女經》是一部既駁斥轉身論，卻還是以轉身論為結局的般若類經典。經中目連問離垢施：「汝族姓子，建立於慧，發無上正真道意以來久遠，何以不轉于女人身？」離垢施反問目連：「卿何以故不轉男子？」目連默然不應，於是離垢施繼續說：「不以女身及男子形逮成正覺，所以者何？道無所起，無有能成無上正覺。」離垢施堅持成佛之相的關鍵不是男身或女身，這是在般若空觀下所開展的女身觀，雖然此處破除了男女之相，但還是安排離垢施在成佛前依舊轉為男子身做為結局，經中說離垢施菩薩：「志求佛道立至誠願，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變成男子。」¹⁷² 依舊循著轉女身的舊慣例，是般若類經典中既駁斥又融攝轉女身說的例子。

對於主張一切皆空的初期大乘空系而言，為了破除一切有部以說「有」為立論基礎所建立的「轉身論」，於是開始創造許多女菩薩，透過女菩薩的辯才無礙和神通力，指出女身的存在並不是像一切有部說的「有」，而是虛幻不實，既然如此，「轉身論」也就是虛幻的，沒有存在的必要。大乘初期空系的破除男女之見最有名的例子出現在《維摩詰所說經》。在《維摩詰所說經》卷九中，天女

¹⁷² 《佛說離垢施女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九六下

一方面以辯論的方式讓舍利弗明白諸法皆空，無男女之見；另一方面利用神通將自己變成舍利弗，也將舍利弗變成自己的模樣，在一問一答間，天女告訴舍利弗：「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整場的辯論，天女明顯的佔上風，而在最後，維摩詰居士告訴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¹⁷³經中的天女不但不需要透過轉女身來證明自己的神力，還能以神通力讓舍利弗親證諸法空無，皆因緣和合的真諦，最後也不再出現轉女身的結局。這樣的內容完整且清楚的以「空義」破除「轉女成男」的說法，完全達到破除男女相的平等境界。

相較於部派佛教中大眾部的破除男女之見，初期大乘空系是以佛法的義理徹底的達到男女平等，而大眾部似乎是帶有條件的在進行，期望能獲得富門或朝廷女性的護持。不管各自的目的為何，綜合上述部派和初期大乘佛教的女身觀來說，「女身身穢」和「轉女身說」確實是影響佛教女身觀的重要因素，往後不管是對它們的融攝或駁斥，多是圍繞這兩大主軸。因此筆者於下文透過分析《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女人形象，呼應上述女身觀的發展，藉此論述廣《律》本生故事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

第三節 《廣律》本生故事中女人的形象

一、個性貪執，善用計，為修行者之障礙

《摩訶僧祇律》將耶舍比丘續種的本生故事放在整部律的最起始位置，可見其對修行者戒淫欲之事的重視。佛會制定該項戒律，是因為耶舍比丘在禁不起母親苦苦哀求後，答應為家中留下後代，於是和出家前便已結識的妻子行非法之事，遂使妻子懷孕產子，佛陀於後分別宣說耶舍和其母的本生，說明為何「耶舍初開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以及其母「巧作方便誘誑其子」的原因。

¹⁷³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維摩詰所說經觀衆生品第七，《大正藏》第十四冊，頁五四八中一下

在兩則本生故事中，筆者將討論的重心放在母親「執著」及「障礙修行」的形象表現。

耶舍比丘的母親先是希望兒子可以還俗，對其比較出家之苦和在家之樂，告訴耶舍：

「剃除鬚髮著弊納衣，持鉢乞食為世人所笑。今此家中大有財物，汝父母錢及餘先祖財寶，恣汝所欲，且汝愛婦今猶故在，當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諸勤苦？」耶舍比丘非但不為所動，甚至要求母親停止勸阻他修梵行的行為，但母親還是重複予以勸告，直到確定兒子心意堅決後，才退一步要求續種，致使耶舍比丘初開大罪門，為佛陀多所責備。針對其母的行為，佛陀也為弟子宣說過去世耶舍母亦曾誘誑的本生。本生故事中的王夫人在偶然的機緣中獨見金色鹿，一心希求可以將金色鹿的鹿皮做為被褥，但因深怕他人不相信自已看到金色鹿的事實，於是鬱鬱寡歡，引來朝廷上下甚至是國君的關心和慰問，但王夫人始終一言不語，最後才由一名青衣突破心防，讓王夫人說出內心的企盼。此時國王開始召集天下獵師，希望能捉此金色鹿為王夫人做被褥，終於有一名獵師自告奮勇，在詢問王夫人當時看到金色鹿的場景和方位後，就出發尋找金色鹿。尋找金色鹿的過程並不容易，當獵師好不容易發現金色鹿的蹤跡後，卻因金色鹿都是陵虛來去，停留的地方非一般獵具可以捕抓，就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時候，王夫人適時的提供了有效作法，讓獵師可以很有技巧的補抓金色鹿，於是經中說：「剝利百方便，婆羅門增倍，王有千種計，女人策無量。」說明女人的多計謀。但是當金色鹿被抓到王夫人的面前時，王夫人「以愛心重故前抱鹿王，以昔染污心重故，令彼鹿王金色即滅。」當金色鹿的光采褪去時，自然已無利用價值，於是國王下令將之放走。佛說過去的王夫人就是耶舍的母親，金色鹿即為耶舍比丘，其母「往昔以來曾作方便誘誑其子，令墮貪著受諸苦惱」。¹⁷⁴

此處以「母親」和「王夫人」身份所表現的女性形象是貪執、多計且阻礙梵行。母親貪執於要求耶舍比丘還俗或留下後代，不惜以種種理由誘惑其子，

¹⁷⁴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二二九上一二三一上

最後還令耶舍比丘犯下破壞梵行的大罪；王夫人貪執於以金色鹿的鹿皮做被褥，從剛開始的有心事卻不明說，明顯的是想引起國君的高度關注，到後來當大家都不知道要如何獵捕金色鹿時，唯有王夫人能提出具體且適切的作法，在在都顯示出王夫人多計。而後，因為王夫人的愛欲之心，迫使金色鹿因受染污而失去身上的光澤，一如耶舍比丘因其母而失梵行。

二、女人為淫欲的象徵，修行者不得耽染

《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女性障礙梵行，除了因對親人的貪執外，更多是因為「淫欲」所起。上一節在討論部派佛教的女身觀時，曾提到「戒淫欲」為修行者的最大課題，「淫欲」似乎成了女性的代名詞，也成了出家眾不可碰觸的禁忌，在《廣律》本生故事中有許多對於女性該形象的故事描述，數量超過所有本生故事中和女性有關的資料的半數以上，筆者將之分類為兩類，一類是修行者為女色而破梵行；另一類則是修行者道心堅固，堅決遠離女色，下文將一一例舉。

《廣律》本生故事中提到的女性形象以《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中羅刹國的故事為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故事中敘述，師子胤等人入大海中欲求珍寶，在海上遇到摩羯大魚破壞了船舶，船上的人紛紛落海並漂泊到赤銅洲的羅刹國，羅刹國中的眾羅刹見男人漂流上岸，於是「隨樂變形，若見破落商人能作美言詐為誘誑。」遂化身成貌美的女子，將師子胤等一行人誘誑回國內，並與其結婚生子。直到有一天，師子胤無意間發現了羅刹國的秘密，知道羅刹之後會將他們一一生吞活剝的吃下肚，於是馬上號召其他人希望藉助天馬的力量飛回瞻部洲。天馬告訴師子胤等人，若要安穩的抵達瞻部洲，必須心無顧戀，一旦對於羅刹女起了愛念之心，就會從天馬身上墜落，考驗的是眾男子對於女色當前是否亦能一心不動、不亂。後來當羅刹發現師子胤等人準備逃離時，紛紛趕到岸邊，除了呈現原本的美貌，也予以親情的呼喚，果然除了師子胤之外的一行人都起了愛念，愛念一起隨即掉落到海面上，羅刹遂化為駭人的羅刹貌，

將之一一吃下肚，只有師子胤平安的回到瞻部洲。世尊於此處對弟子加以警戒：「汝等苾芻若起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生耽著，棄背正教欣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苦惱無有出期。譬如無智商人棄天馬教，愛羅刹女墮大海中。」¹⁷⁵、「諸有無智人，不信於佛教，當受輪迴苦，如愛羅刹女，若有智慧人，遵奉於佛教，當出生死海，如隨天馬言。」世尊以貪愛羅刹女為喻，若人情生耽著，就是背棄正道而欣樂邪道，將於生死海中受苦，無有解脫的時日，願眾弟子能以此警惕。

世尊在述說這則故事當中，不時穿插許多對弟子的警語：「當知女人是能沈溺一切男子，若諸男子見女人時，即便迷悶荒淫失志，於所作事皆忘次緒，勝妙善品不復存心。是故苾芻求解脫者，當勤修習離欲之行，於諸染境作不淨觀。」¹⁷⁶、「當知女人於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沈溺處；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¹⁷⁵於此女性的形象為「耽溺一切男子」，使男子「迷悶荒淫失志」、「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整篇故事女性不離淫欲的象徵，羅刹女凶狠噬男的形象雖顯得誇張，卻將女性的形象定位在足以使男性陷入萬劫不復的生死海中的罪魁禍首。

除了羅刹國的故事，《廣律》本生故事中也有說明修行者為女性壞梵行的例子。《摩訶僧祇律》在鹿斑的故事中，仙人告訴一手撫養長大的鹿斑說：「可畏之甚無過女人，敗正毀德靡不由之。」鹿斑謹記仙人的教導，修習禪定證得五通。後來因為釋提桓因對鹿斑的能力起了嫉妒心，害怕鹿斑會和自己搶奪帝釋梵王之位，因此想要毀掉鹿斑的能力。於是天女阿藍浮自告奮勇的表示：「我自昔以來數壞人梵行令失神通，願更遣餘天女端正嚴好令人樂者。」果不其然，鹿斑的梵行終究難抵女色，而為天女所壞。¹⁷⁶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名為獨角的仙人因為雨天打破瓶子，遂發揮呪力，使天十二年不下雨，造成波羅痾城遭大亢旱，人民飢饉四處逃亡。國王經占卜後，知道是仙人獨角

¹⁷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八八八上一八九一下

¹⁷⁶ 《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二二二中—二三三上

惹的禍。爲使下雨，國王於是派王女寂靜使獨角敗修戒行，經中說王女寂靜「諸菓實中盛媚藥酒，奉獨角仙，彼既飲已便報假仙，共行非法，由此婬染遂失神通，戒行已虧呪力便息。」一次的非法之行讓獨角神通全失，但他馬上警覺，於是「厭心慾染便捨寂靜，精勤習定即證五通，乘空而行還歸本處。」¹⁷⁷上述不管是羅刹國、鹿斑或獨角仙人的故事，在在都警惕修行者女色的可怕、可惡，一旦稍不謹慎就會梵行全失。

以上是屬於修行者爲女色而破梵行的本生故事。下文將列舉另一類「修行者道心堅固，堅決遠離女色」的例子。《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中父親無憂因見世尊容貌莊嚴，一心想將女兒無比奉上給世尊，世尊當然不接受，於是爲此因緣宣說過去本生。世尊最後告訴弟子：「我於往時具足煩惱，尚棄其女，況今離欲爲無上師而生貪染。」¹⁷⁸表達世尊於女不起貪染的堅定心。在《四分律》中，彌却摩納因天資聰穎，在通過婆羅門的考驗後，不但取得錢財，也能娶婆羅門的女兒蘇羅婆提，但彌却摩納目的只在於取得五白金錢以報師恩，所以當蘇羅婆提女要隨他而去時，彌却摩納告訴她：「我今修梵行不須汝，若有愛欲者乃須汝。」¹⁷⁹彌却摩納的最終目標是修梵行，女色對他而言是障礙，所以在面對面容姣好的蘇羅婆提時，毅然決然的予以拒絕。世尊和彌却摩納的做法，都已達到面對女色不爲所動，能堅持自己修道的立場。

不管是修行者爲女色而破梵行；還是修行者道心堅固，堅決遠離女色，女性在此的形象跟「淫欲」始終脫不了關係，只要修行者一沾染，只有完全被毀壞的下場，於是道心堅固者視女性爲毒蛇猛獸加以拒絕；道心不堅者就只能因一時貪著而自壞梵行。

從上述女性「個性貪執，善用計」以及和「淫欲」幾乎畫上等號來看，《廣律》本生故事中女性形象是依部派佛教中「女身不淨」的說法爲主，而破壞梵行的做法，讓女性於此更不可能和「成佛」有任何的關聯。部派佛教的女身觀

¹⁷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六一上—中

¹⁷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頁八八七上

¹⁷⁹ 《四分律》卷三十一，《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七八四下

在此清楚呈現。

三、促使男子「為貪欲故，而精進不已」的形象

《廣律》本生故事中雖將女性視為淫欲的象徵，對於沾染女色的修行者多為失去梵行或神通的下場。但若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女性的角色定位，筆者認為，將女性定位在「激勵男性對於目標的追求」，女性在這樣的層面上就化身為促使男性「精進不已」的力量，雖然精進的目標非修行之正道，但對於女性的形象已開始出現異於「女身不淨」的歧視說法，這樣的例子在《廣律》本生故事中也有可以加以說明。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的世賢王與優波離本生故事中，提到有一名淫女賢壽，形貌端正，為城中男子喜愛，欲與之歡愛者，都必須付上金錢五百。城中有一名叫端正的男子，家中貧窮，雖無財物但喜愛賢壽，雖屢屢被賢壽拒之門外，他還是常常採摘花菓贈送給賢壽。有一天，端正終於獲得能與賢壽歡愛的機會，賢壽唯一的條件便是要求端正於隔天早晨採花來見她，端正聽了賢壽的話之後「心大歡悅，如囚得脫即歸本處。」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端正四處尋覓好花，但因花被城中人民採盡，他只採得一朵夜合花，當他帶著夜合花見賢壽時，賢壽不滿意的要求他再去尋覓更多的好花，於是端正「為貪欲故，而忘艱辛。時屬極熱景當正中，從城而出往遠阿蘭若，而採好花既不辭勞。」¹⁸⁰賢壽以女性的身份於此雖還是不離淫欲的角色，但對於端正而言，自始至終都未曾與之歡愛，卻能給予他不畏艱辛的鼓舞力量，以至於後來端正為了採花遠赴他城，而有另一段超乎他想像的際遇。賢壽在此翻轉了男子一旦沾染女色就有不好下場的形象，反而成為令端正精進不已的動力。

另一個例子則是出現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中，佛昔日行精進波羅蜜的本生——善財童子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為王子善財和緊那羅女悅意，當善財第一次見到悅意時，被悅意的莊嚴相貌所懾，經中描述：「(善財)見

¹⁸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九，《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四六上一中

已欲力所逼，心生愛著。……迷亂難止。無始以來，貪欲習性，煩惱境習，欲味樂故，欲之諸境，極穢心故，妄想念故。」¹⁸¹「貪欲」成了這則故事能向下開展的主因，因為善財對於悅意有貪欲之心，所以他能爲了尋找悅意而精進不已。

善財出宮征戰，殊不知宮內的父王正對自己的妻子欲加陷害，悅意不得已，只得帶著髻寶回到緊那羅王城。當善財凱旋歸國時，卻在宮中遍尋不著悅意，在知道前因後果後，失去悅意的善財內心苦悶，身心如被箭射，生大苦惱，了無生趣。後來他從帶回悅意的獵師口中得知，當初是山中的先人指引他找到悅意，於是善財便心急如焚的往仙人之處詢問，果然仙人曾獲緊那羅女告知，便指引善財童子如何前往緊那羅城，方能尋獲緊那羅女。一路上善財童子跋山涉水，經過蟒蛇、惡鳥、藥叉的種種考驗和磨難，縱使抵達緊那羅城，還得經過緊那羅王的考驗，善財在一連串的試驗之中，始終沒有放棄繼續向前，最終才能順利和悅意相見。故事中的善財就是佛陀的過去世，佛在該則本生之後說道：「我於爾時名善財童子者，莫作異見，即我是身，當於爾時行菩薩行，名善財王。我為悅意故，精勤威力，第一超越。」¹⁸¹佛以此本生作爲昔日行精進波羅蜜的例子，由此觀點來看悅意在故事中的角色定位，就脫離女身不淨和淫欲的負面形象，成爲激勵菩薩精進不已的動力。

從上述兩則例子可知，《廣律》本生故事已有將女性帶離負面形象的現象，也不認爲女性是完全厭惡、不可碰觸的，對於女性的觀點於此有向大乘思想推進的跡象。雖然此處未提及女性是否能成佛的議題，但對女性形象的改變，筆者認爲是爲女身觀進入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鋪展。再者，從上述例子中，淫女賢壽的身分，以及善財精進不已的形象，正好可以跟大乘經典《華嚴經·入法界品》產生銜接，其中便不難看出和大乘佛教的關聯之處。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的五十三位善知識中，最引世人注目的便是淫女—婆須蜜多，就連經典當中，也透過世人之口展現出善財童子參訪淫女的疑慮。當善財童子在尋找婆須蜜多女的過程中，遇到許多不了解婆須蜜多女證悟境界

¹⁸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十三，《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五九中—六四下

的人，紛紛告誡善財童子，不可迷亂，這是普天之下二元對立的價值觀，不僅是清淨與邪淫，也是男性與女性的對立，二者無法相融。但是《華嚴經》打破了世俗的二元觀，於此的婆須蜜多女是證得「離貪欲際清淨法門」的大解脫者，她能以種種方便身，以「天女、人女、非人女」等渡化眾生，使親近她的人，遠離貪欲，她告訴善財童子說：「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欲樂，而為現身。若天見我，我為天女，形貌光明，殊勝無比；如是乃至人非人等，而見我者，我即為現人非人女，隨其樂欲。皆令得見。」¹⁸²婆須蜜女以她特殊的身分進行渡化眾生，如果有眾生欲意所纏的來找她，她會為對方說法，令他聞法而離貪欲；她也讓不管是見到她的面貌、和她說話、牽她的手……的人，都可以離貪欲而得解脫。

《華嚴經》破除世人對淫欲的既定看法，讓婆須蜜多女成為眾多解脫者之一，同時能引導善財童子行菩薩道之法。《廣律》本生故事中的淫女雖尚未脫離淫欲的角色，但她已能提供端正精勤的力量，若我們能破除善財童子和端正追求對象——「正道」與「貪欲」——的二元對立，那麼在使人精進的角色扮演上，賢壽和婆須蜜女也有某種程度上的雷同。其次，對照《華嚴經》中善財童子努力尋訪善知識的行為表現，《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善財為找尋悅意，同樣也是歷經艱辛、毫不鬆懈，二者的終極目的雖不同，但所呈現的精進程度卻相同。綜合上述說法，筆者認為《廣律》本生故事中的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女性觀從部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已產生轉變的證明。

四、精進修行、得證無漏的女人

《廣律》本生故事中對女性的態度，在上述中已從消極的不可碰觸，轉成能提供精進不已的動力，雖未正面給予女性肯定的形象，但態度上的轉換是女性觀的一大躍進。銜接上文的敘述，筆者將根據《廣律》本生故事中對於女性修行給予正面形象的例子加以說明，以鋪展出女性觀在《廣律》本生故事中明

¹⁸²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八，《大正藏》第十冊，頁三六五下

顯的演進過程。

首先，是女性精進修行的部份。在《摩訶僧祇律》支梨沙彌尼的本生故事中，提到支梨沙彌尼過去世是名為嵩渠的婆羅門女，長相端正，為眾人追求，但嵩渠告訴母親：「我不欲嫁，樂修梵行」，其後果真「守志樂修梵行」。有一天，嵩渠代替母親為在田中耕種的父親送食，婆羅門因「不正思惟便生欲想，憶念婦至當共行欲。」此時雖見女兒前往，卻因「欲心迷醉不能自覺」而對嵩渠「不應觸處輒觸之。」使得嵩渠涕泣而走。其後父親不但無歉意，還勸女兒既已遭觸，應放棄修梵行，嵩渠嚴正的告訴父親：「我先恐怖時，仰憑於慈父，本所依怙處，更遭斯惱亂。今在深榛中，知復何所告？喻如深水中，而更生於火，根本蔭覆處，而今恐怖生，無畏處生畏，所歸反遭難，林樹諸天神，證知此非法。不終生養恩，一朝見困辱，地不為我開，於何逃身命？」嵩渠極力的表達自己的畏懼與困辱，令父親聽了慚愧而走。¹⁸³此處的崧渠以女性之姿，勇敢的表現出欲修梵行的意志，同時和淫欲絕緣，女性精進修行的形象在此鮮明的呈現，而女性也不再是和淫欲化上等號的負面形象。

其次，是女性得證無漏的部份。除了女性精進修行的形象外，《廣律》本生故事中也有女性透過修行證得無漏的例子，無非是給予女性修行最好的鼓舞。在《摩訶僧祇律》中，提到跋陀羅比丘尼「端正如是，在大姓家生，以信出家得證無漏。」佛陀為此說過去本生。比丘尼過去世曾為梳頭人和婆羅門女，當他為梳頭人時，因為供養辟支佛而發誓言：「願我後身生大姓家身體端正，見佛聞法得盡有漏。」因此供養功德，在她命終之後「即生天上，於百千天女，五事最勝，壽命色力名稱辯才。」當她天上命終後果然生於波羅奈城的婆羅門家，而且正值迦葉佛出世。後來婆羅門女嫁往另一婆羅門家，因為遇到姑妯嚴惡難事，於是想要自殺，就持纓絡和絞繩前往自盡之處，過程中見迦葉佛塔不忘供養佛塔，之後果真自絞命盡。然因供養的功德以及過去世所發誓願，讓婆羅門

¹⁸³ 《摩訶僧祇律》卷五，《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二六五中一下

女命終之後仍得以再生於婆羅門家，並得遇佛陀，出家修行以證得無漏。¹⁸⁴不管是梳頭人或婆羅門女，他們都因供養的功德而能如願以償，於此是否為女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生在大姓人家，以及值佛聞法，倚賴富家女性的力量護持佛法是形成這樣結果的主因。

女性修行有成的例子，也出現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中。當佛陀為眾弟子宣說耶輸陀羅惑佛的本生之後，轉而向耶輸陀羅說四聖諦法，耶輸陀羅聞法之後，便「以智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山峯，悉皆摧滅。證預流果，發起信心，從家趣非家，策勤修習，證阿羅漢果。」¹⁸⁵於此可見女性也能以女身透過精勤修行，得大智慧乃至證得阿羅漢。

由《廣律》本生故事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從部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女性觀的發展脈絡。此處有描述女性個性貪執、善用計、淫欲且為修行者之障礙負面形象；有激勵男子精進不已的形象；也有精進修行、得證無漏的正面形象。負面形象的呈現，驗證了部派佛教的「女身不淨」和「女人五礙說」；激勵男子精進的形象可視為部派佛教說法的鬆動；到了女性正面形象的出現，則是為初期大乘佛教女性觀鋪路，雖未真正以空觀達到破除男女之見，也未明確說明女性是否能成佛，但能肯定女性修行的成果，無疑是對女性修行最大的鼓舞，也打破了部派佛教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消極說法。由這樣的脈絡來看，《廣律》本生故事確實位於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

¹⁸⁴ 《摩訶僧祇律》卷三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二冊，頁五二九上

¹⁸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頁一六二上

第六章 結論

筆者以部派的廣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訶僧祇律》、《根有律》和《銅鑠律》當中的本生故事為主要材料，加以部派和初期大乘佛教的經和論，針對菩薩觀、佛陀觀和女性觀進行分析，藉此論述《廣律》本生故事做為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關鍵地位。

綜合前文篇章，於此歸納全文重點如下：

一、從現存的六部《廣律》中擇取本生故事的部份，共有一百九十一則，其結構是一致的，都是採三段式的結構：(一)當前的事緣(二)世尊說過去生中事(三)結合過去事與當前的人事。因為律師注重等流因果，不僅這些本生故事的呈現重點在前後因果對照，以達到佛制戒與教化弟子的目的；同時律師所傳的本生也不限於佛一人，而是通於佛及七眾弟子；而本生故事中的內容，大都是印度民間故事的佛化，所以本生故事中的主角除了古聖賢者，也擴及各類有情眾生。從六部《廣律》本生故事中宣說的對象分類來看，因弟子之事緣而宣說的本生為最大宗，其中以提婆達多的本生所佔篇幅最多(共四十九則)，其他比丘和比丘尼也共佔了八十則，由此可知本生故事在《廣律》中的功用多為世尊制戒的輔助教材。

二、從菩薩觀的角度切入，不難發現《廣律》本生故事中的菩薩擁有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的不同形象。部派佛教的菩薩觀以大眾部和說一切有部為兩大發展脈絡，大眾部認為「菩薩」已達聖者位階，當菩薩入母胎時，皆作白象形，也不必藉由父母的不淨身和經過在母體內長成的階段，就可以自己形成五根和四大，而當菩薩出母胎時，皆從右脇出。同時，菩薩不起欲想、恚想、害想，為欲饒益有情，願生惡趣隨意能往。

說一切有部的論師們則認為，不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及有求菩提之心就可以稱為菩薩，而是必須經過修習妙相業圓滿，菩提決定和趣決定同時俱足，才能稱為真正的菩薩。說一切有部以為白象之形只是取其意義的象徵，所以傾向於「乘白象」的吉祥徵兆。而菩薩雖然沒有眾生會起的貪愛執著之心，但說一切

有部也不否認菩薩入胎時「於父母等生親愛」，因為這是托胎的動力，否則就不可能入胎，但也強調再次「雖具親愛而無異心」。說一切有部認為菩薩是異生，要一直到一念頓證無上菩提，成為大聖佛陀之時。說一切有部更進一步具體提出菩薩修行「四波羅蜜」：施、戒、精進、般若，對於大乘的六波羅蜜有很深的影響。

初期大乘的菩薩觀則認為，菩薩為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發起種種堅固求法之心，但於一切法不起執著，也了無障礙；對於他人，則將所有有情眾生視為最重要的對象，行饒益有情之志業。菩薩為了自利利他，為了利益一切有情眾生，即使要墮入惡道中最極致的阿鼻地獄受苦一劫，得出之後只能使一人生一善心，然後直到積集無量的善心，眾生願發三乘心，自身才能成佛，縱使成佛過程如此艱辛，菩薩還是發心為利眾生，直到眾生都成佛道。至於菩薩重要的修行方針，就是依據六波羅蜜而修行。

接著，筆者透過分析《廣律》本生故事中的菩薩形象，發現於此菩薩具有部派和初期大乘的形象特徵，歸納如下：(一)菩薩出生具種種異相，形貌莊嚴；(二)通曉一切世間法；(三)擁有神通力，得龍天護法保護之；(四)發願求證無上正等正覺，堅固而不退轉；(五)為饒益眾生發起大願，以慈悲行利他之事業；(六)菩薩猶為異生、猶墮惡趣；(七)修習波羅蜜。從第(五)和(七)點來看，《廣律》的本生故事雖出自各部派，卻也已經可見大乘佛教的影子，為佛教思想從部派進入到大乘做了很有力的推進。

三、從佛身觀的角度切入，筆者針對佛身的有漏和無漏加以論述。部派佛教中主張佛身無漏的以大眾部和分別說部為代表。大眾部心目中的佛陀，由於歷經多劫的修行，在菩薩時代已具備三十二相，因此到了佛陀時就變成超於自然的形象，所以不只精神是無漏的，肉體也是無漏的，佛的生身不是為業所感，而是為了度眾生才托胎。而在部派佛教中主張佛身有漏的，以說一切有部為代表。因為詮釋立場的不同，所以說一切有部認為佛的生身是有漏所感的有漏身，是父母所生，在未成佛之前是這個身體，成佛了以後還是這個身體，與一般人相同的是，佛也須要飲食、大小便和睡眠，同時也會因業所感，不抵無常力，而有背痛、

頭痛、腹瀉和托鉢不順遂的情形發生。說一切有部雖然認為佛的生身有漏，但對於法身無漏還是認同。

初期大乘佛教的佛身觀則以《大智度論》為代表。《大智度論》提出了二身說，結合了部派的佛身觀，並且展開大乘佛教時期新的佛身思想，不但對「父母生身」有完整的解釋，對「法性生身」的發展也有詳盡的說明。所謂的父母生身就是指佛陀的色身，從以淨心意念父母來入胎，到具足三十二莊嚴相，在在說明佛陀異於凡人的色身。為顯示佛陀的崇高，對於佛受罪報之事則以「方便示現」來解釋，佛陀示現一切的不圓滿，都是為了方便說法。在「法性生身」的部份，分成法性生身、法性身和法身的形態。《大智度論》對於法性生身和法性身的形態描述是十分相近的，所呈現的都是具有神性的佛身，能以此無量無邊的佛身，遍照一切，並以其音聲為十方眾生說法；而對於法身的詮釋就是加入「空」的思想，以哲學性的佛法義理來解釋佛身，筆者認為這是龍樹菩薩為平衡部派佛教中大眾部具有神聖性的佛陀，和說一切有部中平實、世間的佛陀，而產生的論述。

接著，筆者分析《廣律》本生故事中的佛陀形象，歸納如下：(一)佛具莊嚴相，善於說法；(二)佛具有廣大的神通力；(三)佛身猶有病苦、示現病苦；(四)佛猶受業力；(五)佛令他人起欲心。佛陀的形象在本生故事中因為所屬部派的不同，對於有漏和無漏有著明顯不同的呈現，然而正因為互相的矛盾才有往後的融通，進而促使大乘佛教佛身觀的哲理化和宗教化。

四、從女性觀的角度切入，為了克制淫欲的問題，佛教修行者有了「觀女身不淨」的修行方法，同時也提出種種女性的惡法，目的在於希望修行者能除去對女人的欲想。然而這些說法促使部派佛教中有「女人五礙說」的出現，各部派也為「女身五礙」和「女人是否能成佛」有了不同的論述。說一切有部認為，經由修行，可以轉女成男，不否定女人修行及成佛的可能性。大眾部因為在向一般民眾傳教的過程中，須靠來自富門或朝廷的女性護持，所以進一步破除男女之見，不再強調女身穢惡的一面，也不完全否認女性修行成佛的可能性。到了初期大乘佛教，對於空系學者來說，他們認為要解決女性的修行問題，應該是從女性被歧

視的根本問題著手，而不是一味的強調「轉女成男」，空系學者認為要達到「無男女之見」才是真正實踐諸法是空的教義。因此空系學者對於女性的議題，就是針對部派佛教的身穢和轉身論既加以融攝，卻也有所駁斥。

接著，筆者分析《廣律》本生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歸納如下：(一)個性貪執，善用計，為修行者之障礙；(二)女人為淫欲的象徵，修行者不得耽染；(三)促使男子「為貪欲故，而精進不已」的形象；(四)精進修行、得證無漏的女人。從第(一)、(二)點的負面形象，驗證了部派佛教的「女身不淨」和「女人五礙說」；第(三)點激勵男子精進的形象可視為部派佛教說法的鬆動；到了第(四)點女性以正面形象的出現，則是為初期大乘佛教女性觀鋪路，此處能肯定女性修行的成果，無疑是對女性修行最大的鼓舞，同時也打破部派佛教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消極說法。

代表原始佛教聖典之一的律，廣律是構成律藏最主要的成分，而作為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之一的本生，也是觀看佛教思想發展的重要材料，二者同樣歷經根本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所以筆者以《廣律》中的本生故事為論述中心，從菩薩觀、佛陀觀和女性觀進行分析，顯示出《廣律》本生故事確實是推動部派佛教進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關鍵，藉此確立《廣律》本生故事在佛教發展脈絡中的價值和地位。

然因論述篇幅有限，筆者的研究尚有許多不足處和發展性，不足之處是：除了從菩薩觀、佛陀觀和女性觀加以分析外，筆者發現也能從供養佛塔、供養方式等角度進行論述。發展性則是：六部《廣律》分屬不同部派，然其中有許多本生故事內容是類似或重複，這些看似架構雷同但思想呈現稍有出入的本生故事，正是分析部派思想同異之處的切入點；同時，這些本生故事也和《六度集經》、《賢愚經》有重複之處，是做為研究部派和大乘佛教思想的重要材料。在研究佛教思想發展脈絡的議題上，《廣律》本生故事尚有許多發揮和探討的空間，還待往後針對相關議題繼續研究。